

# 契訶夫小說集

III  
金光明  
人書局  
譯刊





国营书店  
14

¥ 11,000 元






I 512.44

分類	842	號	5050.9
登記	0359	年月	

50907525


~~8950954~~



契訶夫  
說集

徐州師大圖書館

金 第  
人 三  
譯 集



(3)

89 / 55 X 3



(3)

契訶夫小說集(3)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版  
一九五一年五月再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光明書局發行

總店：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電話九六四二〇

支店：廣州永漢北路·成都祠堂街

再版 3001—4000 冊

定價 11,000 元



# 目次

信	一
吻	一七
頭等乘客	四一
賊	五一
打賭	七四
命名日	八四
無題	一三〇
喀希坦卡	一三六
郵件	一六四

目次

不愉快的事件	一七三
伏羅嘉	一九九
公爵夫人	二一七
不幸	二三三
想要睡	二四二
冷血	二五一



## 信

修道院長非道爾·奧爾洛夫神父，是一個體面的，養得胖胖的人，五十歲，和從來一樣威風和嚴肅，臉上表現出了永遠不會消滅的，習慣了的高貴表情，但是很疲倦的樣子，他在自己的小廳內，從這面角落走到那邊角落，緊張地想着一件事：他的客人什麼時候走呢？這個念頭折磨着他，一分鐘也不離開他。客人是一個城郊附近村中的神父，阿納司塔西神父，在三個鐘點之前，爲了自己的，非常不開心的和苦惱的事情，到他這兒來，直坐到現在，把兩肘放在一本厚賬簿上，坐在角落裏的一張圓桌子旁邊，雖然已經晚上九點鐘了，看來，還是不想走。

不是每個人都會及時沉默和及時離開的。時常有這種事，甚至是一些很有教養的，很有政治頭腦的人，都會注意不到他們的來訪，會使疲倦的，或者忙碌的主人發生一種類似憎惡的感覺。這種感覺被虛偽緊張地掩飾着。阿納司塔西神父却很清楚地看到而且明白，他的來訪是非常苦惱和不巧的，夜間要做晨禱，中午要做長時間的午禱的修道院長很疲倦了，想要休息了他每分鐘都在準備着站起來，離開去，但是到底也沒站起來，坐着，好像在等候什麼。這是一個六十五

歲的老頭子，衰老得已經超過了年齡，瘦骨嶙峋，駝背彎腰，一張黑暗的，老人式的瘦臉，眼皮發紅，脊背又瘦又窄，像魚背一樣；他穿着一件很漂亮的，但是非常不合他身材的亮紫色寬道袍，是才死去不久的一個青年神父的寡婦送給他的，（呢子上衣上繫了一條寬皮帶，穿一雙難看的皮靴，靴子的尺寸和顏色，很清楚地表示出來，阿納司塔西神父是不穿套鞋走路的。雖然他有高貴的地位和已達可敬的高年，但是他的赤紅的，昏花的眼睛，後腦海上的灰綠色的小髮辮，瘦背上的大肩胛骨，都表現出了可憐的，被蹂躪的和被虐待的表情……他沉默不語，一動不動，非常小心地咳嗽，彷彿害怕因為他的咳嗽聲會使他的訪問受到影響。

老頭子在修道院長處有一件案子。二月之前，禁止他在未得准許之前爲人禱告，而是派人對他實行查辦。他的罪過是很多的。他歡喜喝酒，和教會的同人以及村民都不和氣，對於唱詩和讀經都不小心——這是形式上告發他的罪名，此外，還是從很早以來，就傳說着一種消息，說他爲了金錢，曾經爲許多不合法的婚禮證婚，而且把精進證明書出售給從城中到他這兒來的文武官吏。這些消息傳說得很厲害，因爲他很窮，有九個孩子，都靠他養活，也都是些不成材的人，和他一樣。兒子們沒有受過教育，荒蕩，游手好閒，坐在家中，醜陋的女兒們也嫁不出去。

修道院長沒有力量敢坦白地說，只是走來走去，沉默不語，或者暗示着說。

「您現在還不回自己家去嗎？」他問，停在一個黑暗的窗子旁邊，把小手指伸向一隻睡着



了的，肚皮鼓着的黃雀。

阿納司塔西哆嗦了一下，小心地咳嗽着，用快調子說道：

「回家？上帝保佑他，我可不走，菲道爾·伊里支。您自己知道，我不能做禱告，我還能在那兒幹什麼呢？我是故意躲開的，免得叫人家看見。您自己知道，不禱告是難爲情的。因爲我這兒有案子，菲道爾·伊里支。我想在明天精進以後，和調查的神父細談一下。」

「這個……」修道院長打了個呵欠。「您住在哪兒呢？」

「賈福根家。」

阿納斯塔西神父忽然想起，再過兩個鐘點，修道院長就要進行復活節的晨禱了，他對於自己的不快的，窘迫的訪問非常感到害羞，決心趕快離開，叫疲倦的人安靜一下。老頭子站起身來，想要走了，但是在開始告別之前，他咳嗽了一分鐘，全身始終露着那種不確定的期待的表情，試探地望着修道院長的脊背了；他的臉上閃灼着羞愧、胆怯、和可憐的、被壓迫的笑容，這種笑容是那種不自尊的人們常露出的。也不知怎麼，他毅然地揮了一下手，帶着發沙的，噝噝響的笑聲，說道：

「菲道爾神父，請您行好行到底，爲了告別，請賜我……一杯沃得克！」

「現在不是喝沃得克的時候，」修道院長嚴厲地說。「要存點羞恥心。」

阿納司塔西神父更難爲情了，笑着，忘了自己要出去的決心，又坐到椅子上了。修道院長望他的羞慚的，警慌失措的臉，望着他的駝背的身體，他開始可憐老頭子了。

「明天上帝就准許喝酒啦，」他說，想把自己的嚴厲的拒絕緩和一下。「一切都可以隨便了。」

修道院長相信一個人是會改過的，不過現在他心中一起了憐憫的感覺，他開始覺得這個被偵查的、酗酒的被罪惡和病魔纏繞着的老頭子，生命的毀滅是必然的了，世界上已經沒有什麼力量可以能把他的脊背直起，能使他看清楚一點，能不使他發出那種故意笑出的、不快的、胆怯的笑聲了；這種笑聲本來是想調和一下人們因爲他所發生的不快印象的。

菲道爾神父已經覺得老頭子是一個無罪的和沒有過失的人了，而且是一個被損害的、被侮辱的不幸的人了；修道院長想起了他的妻，九個孩子，賈福根家的骯髒的破床，不知爲什麼想起了有些人歡喜看見酗酒的神父和有犯罪嫌疑的官吏們，又想，現在頂好，對於阿納司塔西神父——就是越快點死越好，永遠離開這個世界吧。

聽見有腳步聲了。

「菲道爾神父，您還沒有休息嗎？」前室中有低音問。

「沒有，神父，請進吧。」



奧爾洛夫的助手，劉比摩夫副神父走進廳中來了，這是一個老年人，頭頂上完全禿了，但是還很健壯，頭髮漆黑，生着兩道像格魯濟亞人的濃黑眉毛。他向阿納司塔西問候過，坐下了。

「有什麼好消息嗎？」修道院長問。

「有什麼好消息？」副神父回答，沉默了一下，含笑繼續說道：「小孩子們——有小的苦惱，大孩子們——有大的苦惱。這件事情是這樣的，菲道爾神父，我怎樣也不明白。簡直是喜劇。」

他又沉默一會兒，更闊大地笑着，說道：

「今天尼古萊·馬特悅伊支從答里科夫回來了。對我講過許多我的彼得的事。他說，他去看過他兩次。」

「他對你說些什麼呢？」

「叫人嚇一跳，上帝保佑他。他想使我高興一下。可是我想，這事實在很少高興的地方。應當難過，不能高興……他說：『你的彼得魯希加長得很快，現在你用手都夠不到他了。』托天之福，我說他又說：『我在他那兒吃了一頓飯，他的全部生活狀況都看到了。過的很安樂，再好也用不到了。』我很奇怪，於是問：在他那兒吃的什麼飯呢？他說：『先是魚，好像是做成湯，後來是碗頭燒舌頭，再後來是烤火雞。』這是在四旬大齋期中吃火雞嗎？我說，好啊，真高興。在大齋期中吃火雞呀？」

「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修道院長臆繞着眼睛，嘲諷地說。

他把雙手的大手指放在腰間，站直了身體，用平常說教時，或者在縣立學校中對學生講神法時所用的中音說道：

「不遵守齋戒的人可以分爲二類：一類是由於腦筋簡單不肯奉行，另一種是由於不相信你的彼得不肯奉行，是由於不相信。」

副神父向菲道爾神父的嚴肅臉上胆怯地望了望，說道：

「還有——還多着哪……說啊，講啊，這個啦，那個啦，原來我的不信神的兒子還和一個什麼太太同居，是生人妻。她在他家就等於妻和女主人一樣，倒茶，招待客人，和其他等等的事，像正式妻一樣。已經三年了，就和這條毒蛇這樣過下去。簡直是喜劇。同居三年了，可是沒有孩子。」

「他們是守貞節的同居。」阿納司塔西神父嘿嘿笑了，沙聲咳嗽着。「副神父，有孩子的，不過不放在家裏都送到教養院去了！噁！噁！……（阿納司塔西咳嗽着。）」

「尼古萊·馬特悅伊支也問過他：您這位坐在桌旁倒湯的太太是什麼人啊？」副神父繼續說，陰沉地望着阿納司塔西的駝背身軀。「可是他對他說：這是我的女人。那人又問：『結婚很久了嗎？』彼得又回答我們在庫里珂夫飯店結婚的。」

修道院長的眼睛很憤怒地冒火了，太陽穴上泛起了紅光。就算沒有自己的罪惡，他也對

一般人一樣對彼得沒有好感。菲道爾神父很恨他，叫他乳臭未乾的孩子。他記得很清楚，彼得還是中學生的時候，那時他已經覺得他有點不大正經了。中學生彼得魯希加不肯在聖壇上幫忙，你如果對他說什麼，他就發火，進屋也不畫十字，而他記得頂清楚的，是歡喜多說話，而且說得很激烈，照菲道爾神父的意見，多說話的孩子就是沒有禮貌，而且有害；此外，對於釣魚的事，彼得魯希加非常輕視，而且妄加批評，而修道院長和神父，都是非常歡喜釣魚的人。彼得做大學生的時候，索性簡直不進教堂了，睡到中午，從高高的上面看着人們，特別熱心地歡喜提出一些猥褻的，不能解決的問題。

「你想怎樣呢？」修道院長問，走近了副神父，怒冲冲地望着他。「你想怎樣呢？這是一定的！我早就知道，而且確信，你的彼得不會出息成什麼正人的！我對你說過啦，現在再對你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你收穫吧！」

「我種什麼啦，菲道爾神父？」副神父輕輕問道，眼睛由下向上望着修道院長。

「如果不是你，那末是誰的錯誤呢？你是父親，是你的孩子！你一定要教訓他，叫他害怕上帝。應當教育！生可是會生，教養可不會教養。這是罪惡！不好！恥辱！」

修道院長忘記了自己的疲倦，邁着步，繼續說下去。副神父的光頭上和額角上出了汗粒。他抬起了遺憾的眼睛，望着修道院長，說道：

「難道我沒有教訓過嗎！菲道爾神父，主寬恕吧。難道我不是自己孩子的父親嗎？您自己知道，我對於他什麼都不吝惜，努力一輩子，禱告上帝，都是想使他受到真正的教育。我送他進中學，我給他請補習先生，還叫他在大學畢業。可是我不能驅使他的思想，菲道爾神父，請您自己想想，對這我是沒有方法的。從前，他還是大學生的時候，到我這兒來，我開始把自己的思想灌輸給他，可是他聽不聽。你對他說：『到教堂裏去，』可是他說：『幹什麼去？』於是你向他解釋，可是他爲什麼？幹什麼？或者是拍着我的肩膀說：『這個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相對的，類似的，附條件的。爸爸，不僅是我什麼都不知道，您也是什麼都不知道的。』」

阿納司塔西神父沙聲地笑了，咳嗽了一下，在空中攪着手指，彷彿是想要說什麼一樣。修道院長望了他一眼，嚴厲地說道：

「不要插嘴，阿納司塔西神父。」

老頭子笑了，臉上放着光，看來對副神父的談話，聽得很滿意，彷彿很高興，因爲在這世界上，除了他以外，還有有罪惡的人。副神父說得很誠懇，懷着一顆悲哀的心，連他的眼睛裏都出了淚珠。菲道爾神父開始可憐他了。

「你是不對的，副神父，不對的，」他說，已經不那樣嚴厲和熱情了。「會生就應當會教養。應當從童年時代就教育他，怎麼能改正一個大學生呢！」



沉默。副神父拍了一下手，嘆了一口氣說：

「那末說我要爲他負責任啦！」

「就是這麼會事！」

沉默了一下，修道院長打個哈欠，同時又歎口氣，問道：

「誰在讀『使徒行傳』呢？」

「葉福司脫拉特。總是葉福司脫拉特讀的。」

副神父站起身來，祈禱地望着修道院長，問道：

「菲道爾神父，現在我應當怎麼辦呢？」

「你願意怎麼辦就怎麼辦好啦。我不是父親，你才是呢。你應當更明白。」

「我什麼都不知道，菲道爾神父！請行行好事，告訴我吧！您相信吧，我的心上難過死了！現在我睡也睡不着，坐也坐不定，過節也不像過節的樣子。告訴我吧，菲道爾神父！」

「給他寫封信。」

「我給他寫什麼話呢？」

「就寫說這樣不成。寫短一點，但是要嚴厲，要清楚，一點也不能減輕他的罪惡。這是你的爲父親的責任。你寫吧，履行自己的責任，你才能安心。」

「這是對的，可是寫什麼話給他？說什麼意思？我寫給他，可是他會回答我：『爲什麼幹什麼？爲什麼這是罪惡？』」

阿納司塔西神父又沙聲地笑了，捩着手指頭。

「爲什麼？幹什麼？爲什麼這是罪惡？」他尖聲說道。「有一次我爲一位紳士懺悔，我對他說，對於上帝的善心期望過多，這是罪惡，可是他問：爲什麼？我想回答他，可是這個。」阿納司塔西拍了自己的額角一下，「可是我沒有理由！嘿，囉囉……」

阿納司塔西的話句，對於並不應當笑的事件的沙聲的，尖利的笑聲，使修道院長和副神父感到了不快。修道院長想向老頭子說：「不要插嘴。」可是沒有說出來，只皺了皺眉。

「我不能給他寫信。」副神父嘆口氣說。

「你不能寫，那末誰可以寫呢？」

「菲道爾神父！」副神父說，頭歪向一旁去，把手揪在心上。「我是一個沒受過教育的人，腦筋簡單的人，主可定把智慧與聰明賜給您了。您什麼都明白都懂得，您能瞭解一切，可是我連說話的方法都不會。請發發善心，把心的內容告訴我一點吧！請告訴吧，怎麼寫法和寫什麼……」

「這有什麼可告訴的？沒有什麼可告訴的。坐下去就寫起來啦。」

「不成，行行好吧，修道院長！我求您啦。我知道，他是怕您的信，而且聽您的話的，因爲您也是

有學問的人請發發善心吧！我坐下去，請您口誦出來。明天寫就是罪過了，今天正是時候，我很安心。」

修道院長望着副神父的祈求的臉，想起了不討人歡喜的彼得，同意口授了。他叫副神父坐在自己的桌前，開始說：

「噢，寫吧……恭賀耶穌復活，親愛的兒子……驚嘆號。我，你的父親，聽到了些消息……以下括弧……至於消息的來源，這和你沒有關係……括弧……寫完了嗎……說你過的生活很不正當，既不合於神的規矩，也不合於人的規矩。不論裝飾在你的外表上，是多麼安樂，是地位多麼高尚，是多麼文明，這都遮掩不住你的異教徒的樣子。你名爲基督教徒。本質上却是一個異教徒，和其他的一切異教徒一樣的可憐和不幸，甚至你還要可憐，因爲那些異教徒們都不知道基督，他們是在無智無識中毀滅掉，你却要在擁有寶藏，而不會保守的情況中毀滅掉。我不必在這裏把你自己知道的罪惡一件一件數出來，我祇是想說，我是在你的無信仰狀態中，看到了你的毀滅的原因。你說你自己聰明，誇耀自己已有科學知識，可是你不想明白，如果沒有信仰，科學不僅不能提高人類，而且會使人類退化成爲下等動物，因爲……」

全篇的信都差不多是這一類話。寫完，副神父把它朗誦一篇，臉上閃着光，跳了起來。

「天才，真是天才！」他歡喜的望着修道院長，拍着手，說道。「上帝賜給你這樣的天才啊！」

母娘娘！大概一百年我也寫不出這樣的信來！主救你！

阿納司塔西神父也高興起來了。

「沒有天才，你不會寫成這樣的！」他說，站起身來，晃着手指頭。「你不會寫成的！這兒的詞句，是這樣美，隨便一個什麼哲學家，恐怕都沒有什麼話講。智慧！光明的智慧！菲道爾神父，如果你沒有結婚，老早你就可以做主教了，說實在話，一定做到了！」

修道院長把自己的憤怒都發洩在信上，覺得輕鬆了。疲倦和萎靡又回到他身上來了。副神父是自己人，修道院長便不客氣的對他說：

「嗚，副神父，請回去吧。我要在小牀上打盹半點鐘，要休息一下。」

副神父走了，把阿納司塔西神父也帶出去了。和從來的復活節的前夜一樣，街上很黑暗，但是天空閃爍着亮晶晶的星星。在安靜的一動不動的空氣中，發散出了春天和節日的氣味。

「他朗誦了多少時間？」副神父驚訝地說。「十分鐘，再不會多了！另外換一個人，一個月也寫不了這樣一封信。啊！這就是智慧！這種智慧我說都不會說的！怪事！真正是怪事！」

「是教育！」阿納司塔西在穿過一條骯髒的街道時，把自己的道袍大襟擦到腰部，嘆口氣。「我們不能和他相比。我們是從小神父出身的，他可是讀過科學。是的。是一個真正的人，像一般人所說。」

「您去聽聽，看他今天在禱告的時候，是怎樣用拉丁話讀福音書吧！他懂得拉丁文，還懂得希臘文……可是彼得魯哈，彼得魯哈！」副神父忽然想起來。「現在叫你看顏色！咬咬舌頭吧！叫他記住吧！他現在一定再不會問爲什麼？這就叫做人隊裏有能人啊！哈哈！」

副神父快活地和響亮地笑了。他給彼得寫完信之後，心中快活了，安心了。執行父親責任的意識，和對信的效力的信仰，使他又回復了笑意和親熱。

「彼得這個字的本意是石頭，」他向自己的房子走着說。「我的彼得不是石頭，是一塊破布。毒蛇纏在他身上，可是他還和她要好，不能把她趕掉。呸！主寬恕吧，也有這樣的女人啊！她的廉恥在哪兒？纏住了小夥子，粘住他，把他繫在裙邊……簡直就是開玩笑！」

「也許不是她繫住他，而且他繫住她吧？」

「反正一樣，她沒有廉恥！我並不是袒護彼得，信一收到……他讀過信就會搔腦袋！會羞得滿面通紅的！」

「一封很好的信，不過只是……不要發它出去，副神父。上帝保佑他！」

「爲什麼？」副神父驚奇了。

「就是這樣！不要發出去吧，副神父！有什麼意思？呸，你發出去，他讀，可是……可是將來怎樣呢？你祇不過驚慌而已。寬恕吧，上帝保佑他！」



副神父驚訝地望着阿納司塔西的黑臉，望着他的敞開的道袍，在黑暗中，很像兩個大翅膀，聳了聳肩。

「這怎麼能寬恕呢？」他問。「我要爲了他對上帝負責任的！」

「雖然如此，還是寬恕吧。勇敢點！上帝會爲了你的好心寬恕你的。」

「他是我的兒子啊？我應當不應當管教他呢？」

「管教爲什麼不能管教他呢？可以管教，不過就是爲什麼叫他異教徒呢？副神父，他會生氣的……」

副神父是個鰥夫，住在一間很小的，有三個窗子的房子內。他的姐姐，一個老處女，給他管理家務。三年之前，她的腿壞了，因此就永遠躺在床上，他很怕她，很聽她的話，如果她不答應的事，一定不做。阿納司塔西神父到他家去了。看見他的桌子上，已經擺好了蛋糕、紅蛋，忽然他不知爲什麼哭起來了，大概是想起了自己的家，爲了使這些眼淚變成玩笑，他立刻沙聲的笑起來。

「是的，快開葷了，」他說。「是的……副神父，現在已經沒有妨礙了……喝一杯酒吧。可以嗎？我非常喜歡喝酒，」他斜望着門，悄悄地說，「老太婆……不會聽見的……不……不……」

副神父一聲不響地，把酒瓶和酒杯推給他，便把信打開，大聲讀起來。現在他很高興，這封信，就和修道院長讀出它的時候一樣。他高興的滿面發光，彷彿是嚐到了什麼頂甜的東西，搖搖頭。

「呶，信哪！」他說。「彼得魯哈夢想不到這種信的。他需要這種信，會使他渾身發火……哦！」

「你知道嗎，副神父？不要發出吧！」阿納司塔西說，彷彿在一種朦朧狀態中，斟着第二杯。

「寬恕吧，上帝保佑他！我對你……對您說良心話。如果親身的父親不寬恕他，那麼還有誰寬恕他呢？一個人能這樣一點得不到寬恕活下去嗎？副神父，你想想看：就是沒有你，還不知道有多少人責罵他呢，你對於親兒子，應當愛護才對我……我，老兄，喝酒……最後一杯……要是我簡直就寫給他：我寬恕你，彼得爾！他會懂得的！他會感覺到的！我，老兄……副神父，我從自己身上可以明白別人。當我像一個人樣生活的時候，我是很少苦惱的，當我現在已經失去了人樣子的時候，便只希望一件事，要善人們寬恕我。請想想看，並不是寬恕的善人，而是寬恕的罪人。如果你的老姐姐不是一個罪人，你爲什麼要寬恕他呢？不成，你要寬恕這種人，要可憐這種人……是的！」

阿納司塔西用拳頭撐住頭，沉思起來。

「不幸啊，副神父！」他嘆口氣，看來是正在和還想喝酒的慾望掙扎。「不幸啊！我的母親在罪惡中把我生下來，我在罪惡中生活，在罪惡中死掉……主啊，寬恕我這個罪人吧！我糊塗了，副神父！我沒有救了！不僅是一輩子糊塗，而且在臨死的垂老時代……我……」

老頭子揮了一下手，又喝了一杯酒，後來站起來，移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坐。副神父手中的信，也不放下來，在屋中走來走去。他想着自己的兒子。不滿，悲哀和恐怖已經不再煩惱他了：這一切

都隨着信消失了。現在他只想着自己的彼得，描繪着他的臉，回憶着過去的許多年代，兒子每逢過節時，總要回來看他。只想着這一件美麗的、溫暖的、憂傷的感覺，這種感覺可以想一輩子，一點也不疲倦。他懷念着兒子，又讀了一次信，疑問地望了望阿納司塔西。

「不要發出吧！」那人揮着手腕子說。

「不成，反正……要的。反正信會使他……會使他聰明一點的，並不是多餘的……」

副神父從桌子上拿起一個信封，在把信裝進去之前，先坐在桌旁，笑着，在信的下面，又加上了幾句：「我們這兒新派來了一個視察員。這個人比先前一個還要活潑。跳舞、談話，什麼都是能手，因此連郭沃洛埠的女孩子們都爲他發瘋了。據說，珂斯德遼夫軍長也快退伍了。到時候啦！」他很滿意，也不明白最後這一段附言會破壞了嚴肅的信，副神父寫好了住址，便把信放在桌子上的頂明顯的地方了。

吻

五月二十日，晚八點，回營去的，N縣後備砲兵旅團的全部六個中隊，都停在梅司契亦加村過夜了。混亂到極點，一部軍官在砲附近忙亂，另一部分分散到廣場上的教堂短垣附近，聆取尋覓宿舍專使的報告，一個穿便服的騎馬人，騎在一匹怪馬上，從教堂後面轉出來了。一匹淡黃色的小馬，膝頸很美麗，一條短尾巴，走起路來不一直走，好像是斜着走，用脚作出了像跳舞一樣的小動作，彷彿有人用鞭子向他腿上抽了一下。騎馬的人走到一個軍官面前，摘摘帽子，說道：

「本地的地主，陸軍中將，馮——拉貝克大人請軍官們立刻到他府上去吃茶……」

馬鞠着躬，跳着舞，歪着身體的後退去，騎馬的人又摘了一次帽子，過了一會兒，便和自己的怪馬一同消逝到教堂後面去了。

「魔鬼知道是怎麼回事！」有幾個軍官向房子裏分散着，嘩噓了。「想要睡覺，這個馮——拉貝克又來請喝什麼茶啦！我們明白，喝的什麼茶！」

六個中隊的軍官都很快地想起了去年的一件事情，正在演習的時候，他們和一個和他們

一道的哥薩克聯隊的軍官們，也是同樣被請到一個伯爵地主家去吃茶了，他是一個退伍軍官，好客的和親熱的伯爵很歡喜他們，請他們吃喝，不放他們到村中去住，留他們在自己處過夜。自然，這一切很好，再也用不到更好的了，但是不幸，退伍的軍官想使青年們高興，却是方法弄錯了。他把自己的光榮的過去的逸話講給軍官們聽，直講到天亮，領他們到各屋子裏去，展覽貴重的照片，舊的版畫，奇怪的武器，朗讀達官貴人的原本信件，苦痛的，疲倦的軍官們聽着，望着，渴想去睡一下，小心地在袖子內打哈欠；當最後主人把他們放了時，已經不是睡覺的時候了。

這個馮——拉貝克是否也是這樣一個人呢？是或者不是，都沒有辦法。軍官們換過衣服，把身上掃掃乾淨，魚貫向地主家中出發了。廣場上，教堂附近，人們告訴他們，說從下路到紳士家去——可以在教堂後面下到河邊，沿岸一直走到花園，那兒有路通到各處去，或者從上路——一直從教堂沿着一條走出村去半哩路就可以到紳士的穀倉的道路。軍官們決定從上路走。

「這個馮——拉貝克是什麼人？」他們在路上討論。「是不是那個在普列甫納指揮N騎兵師團的呢？」

「不是，那人不叫馮——拉貝克，只是叫拉比，也沒有『馮』字。」

「天氣真好啊！」

在紳士的第一個穀倉的附近，道路岔開成兩條了：一條路一直伸展出去，消逝在黃昏的暗



霧中了，另一條——向右轉到紳士的房舍去。軍官們向右轉去，開始說話輕了……道路兩旁排列着一排紅頂的石倉房，難看和嚴肅的樣子，很像縣城的兵營。紳士的房子的窗子在前面閃光了。

「諸位，好兆頭啊！」有一個軍官說。「我們的獵狗走在大家的前面，大概牠是感覺到會有什麼收獲的……」

走在大家的前面的羅佩特科中尉，是一個高大堅實的人，但是一點鬍子也沒有（他已經二十五歲多了，但是他的圓圓的，肥胖的臉上，不知爲什麼還沒有生毛），他在旅團中，是以善於用感覺猜測女人出現的距離而著名的，他轉過身來，說道：

「是的，這兒一定有女人。這是我從本能上感覺到的。」

馮——拉貝克親身到門口迎接軍官們，他是一個樣子很體面的，六十歲的老頭子，穿着便服。他握着客人的手，說他很高興和很幸福，而且爲了上帝，一定要請求軍官們寬恕他，不能把他們請到自己家來過夜；因爲兩個妹妹領着孩子，弟兄們和憐居說到這兒來了，因此他連一間房子也沒有。

將軍握過大家的手，道歉，笑着，不過從他的臉上看來，他並不像去年那個伯爵那樣歡喜客人，他之所以請軍官來，照他的意見，這只是爲了禮貌。軍官們沿着柔軟的樓梯向上走去，聽着

他的話，覺得他們之所以被請到這兒來，只是因為不好不請他們來，從那些在下面的進口處和上面的前室匆忙點上燈火的僕人們的樣子看來，他們覺得，他們把不安和恐慌帶到這所房子裏來了。那兒大概是爲了什麼家庭盛典，或者意外事變，才把兩個妹妹連孩子，弟兄和隣居都聚了來，怎麼能會歡迎十九個陌生軍官的光臨呢？

上面，在大廳的門口，有一個高身材的和和諧的老太婆，生着一張黑眉毛的臉，很像葉福蓋妮亞女皇，迎住了客人。她恭敬而又莊嚴地笑着，說很高興和幸福，能看見客人到自己家來，她也道歉，說這一次，她和丈夫不能請軍官們到自己家來過夜。她臉上的美麗的，莊嚴的笑容，他當她不知爲什麼轉面不看客人時，便立刻從臉上消逝了；從這種笑容上，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她自己一生曾經見到過許多軍官，不過現在却顧不了他們，至於請他們到自己家來和道歉的原因，只是由於她所受的教育和在社會上的地位。

軍官們走進一間大餐室，長桌子的一面坐了十多個老少男女在喝茶。他們的被紙煙的淡薄烟氣包圍着的椅子後面，還有黑壓壓一羣男人；人羣中間，站着一個瘦小的青年人，一頭紅髮，說起話來，「Y」字音很重，正在用英語大聲的講着什麼。人羣後面，通過門，可以看見一間擺着藍色傢具的亮房間。

「諸位，你們這樣許多人，簡直沒有方法介紹啦！」將軍努力顯出快活的樣子，大聲說。「諸

位，請你們自己介紹吧！

軍官們——一部分臉上很嚴肅、很認真，另一部分微微含笑，但是同時都覺得自己很不舒服，勉強行過禮，坐下來喝茶了。

李亞博維支大尉比一切都覺得不舒服，他是一個矮小的，駝背的軍官，帶着眼鏡，留着鬚，好像山貓的鬚鬚一樣。在他的一部分同伴，臉裝得很嚴肅，另一部分同伴微微含笑的時候，他的臉，他的山貓一樣的鬚鬚和眼鏡，似乎在說：「我在全旅團中，是一個頂頂胆小的、頂頂和氣的、頂頂沒有出息的軍官！」當剛走進飯廳去，後來，又坐下去吃茶的最初一瞬間，他無論如何不能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一張臉上，或者一種物事上。人臉、衣服，裝着白蘭地酒的亮晶晶的瓶子，玻璃杯中冒出的熱氣，美麗的花紋——都交織成了一片，一種巨大的，使李亞博維支快活的印象，迫使他要把自己的頭藏起來，他像一個傳教師一樣，走在大家的前面，看見了他眼前的一切，但是非常缺少了解力（如果在一個人身上，他看到東西而不能了解時，這就叫做「心盲」。）過了一會，李亞博維支鎮定了一下，才看清了一切。他像一個胆怯的和沒有交際過的人一樣，首先跑進他眼來的，是新朋友們的非常勇敢的樣子，這是從來沒有的現象。馮——拉貝克，他的妻，兩個上年紀的太太，還有一個穿紫色衣服的小姐，以及那個紅頭髮的青年人，看來這是拉貝克的小兒子，很狡猾，好像是他們從前曾經演習過一樣，分坐在軍官們中間，立刻引起了熱烈的爭論，

客人們簡直插不進口去。紫衣女郎熱烈的證明，說炮兵的生活是很輕鬆的，比騎兵和步兵都輕鬆，但是拉貝克和上年紀的太太們意見都是相反。亂七八糟的談話開始了。李亞博維支望着紫衣女郎，她正在熱烈的爭辯，說什麼東西她覺得陌生，說什麼東西她完全不感到興趣；他注視着她的臉上，時常有輕薄的笑容出現和消滅。

瑪——拉貝克和他的家屬很巧妙地把軍官們引進了爭論，自己却目光炯炯地注視着他們的杯子和嘴，看他們是否都狂喝，是否大家的茶都很甜，爲什麼有人不吃點心，或者有人不喝白蘭地酒。李亞博維支越看得時間久，越聽得時門多，也就越喜歡這個不誠實的，但是很有紀律的家庭了。

吃過茶以後，軍官們都坐到大廳裏去。感覺並沒有欺騙羅佩特科中尉：大廳裏面有很多女孩子和青年太太。獵狗——中尉已經站在一個很年輕的金髮的，穿黑衣服的女人旁邊了，很謙恭的鞠着躬，好像是拄着一柄看不見的刀，含着笑容，諂媚地聳着肩膀。他大概是說了一個很有趣的笑話，因爲金髮女郎很客氣地望着他的豐滿的臉，冷淡地問道：「真的嗎？」如果這個獵狗聰明的話，從這一句沒有熱情的「真的嗎」上面得到結論，這是向他喊「來吧！」

鋼琴響了；憂傷的華爾茲舞的調子，從大廳內飛揚到開着的窗外去了，不知爲什麼，大家都想起了現在的窗外正是春天，五月的黃昏。大家都覺得空氣中蒸發着嫩楊樹葉子，玫瑰和丁香

花的氣味。李亞博維支在音樂的影響之下，說着些酒話，向窗子斜望了一眼，含笑，開始注意着女人們的動作，他已經覺得玫瑰、楊樹和丁香的味道，並不是從花園裏傳來的，而是從女人們的臉上和衣服上發出的了。

拉貝克的兒子，請了一個瘦長的女孩子，和他一同跳了兩次「圖爾」舞。羅佩特科沿地板滑着，向紫衣女郎飛奔過去，拉着她，在大廳中飛舞起來。跳舞開始了……李亞博維支站在門口的不跳舞的人們中間，注視着自己一生一次也沒有跳過舞，他一生從來也沒有摸過體面女人的腰。他非常歡喜，一個人能當着許多人的眼前，攬住一個陌生女孩子的腰，把她的手放在自己肩上，但是他却絕不敢想像自己也會能成這樣一個人。有時他非常羨慕自己同伴們的勇氣和敏捷，心裏很難過；意識上覺得他是一個胆怯的人，駝背，又沒有出息，他的腰又長，還有山貓一樣的鬚鬚，這許多都深深地侮辱了他，不過一年一年過去，這種意識已經習慣了，現在他望着跳舞的人們，或者望着大聲說話的人們，已經不在羨慕，只不過憂鬱地感動一下而已。

當開始跳「卡得立爾」舞時，年青的馮——拉貝克走到不跳舞的人們面前來，請兩個軍官去打彈子。軍官們同意了，便跟他從大廳內走出去。李亞博維支因為沒有事情可做，便想參加一下，不拘什麼共同的活動，便也跟他们出來了。他們從大廳走進客室去，後來又走進一條狹窄的玻璃走道，從這兒進屋去，他們一進屋，立刻有三個睡眼矇矓的僕人從沙發床上跳了起來。最後



穿過一排房間，年青的拉貝克和軍官們走進了一間小屋，那兒擺着彈子檯。開始玩起來了。

李亞博維支除了打紙牌以外，從來什麼都不玩，便站在球檯旁邊，冷淡的望着打球的人們，他們穿着做着鈕子的上衣，手中拿着球桿，走着，打着，喊叫一些不明白的話。打球的人們也沒有注意他，只是有時有人用肘部推推他，或者有人突然用球桿碰了他一下，轉過臉來，說道：「對不起！」第一盤還沒有打完，他已經覺得很寂寞了，他覺得他在這兒根本是多餘，而且礙事……他非常想回到大廳裏去，於是走出去了。

在回去的路上，他遇到了一件小小的故事。在半路上，他覺得不知往哪裏走才對了。他很清楚的記得，在路上一定應當遇到三個睡眠矇矓的僕人的，但是他穿過了五六間房子，好像這些人都鑽進地裏去了。他一發覺自己弄錯，便後退了一下，向右轉去，停在一間半黑暗的書房內了，當他到彈子室去時，並沒看見過這房子；他在這兒站了有半分鐘，毅然決然的開開了首先看到的一扇門，走進了完全黑暗的房間。發覺從門縫中向這間屋裏透進了光亮；門後傳出了憂傷的「馬祖爾卡」舞的啞啞聲音。這兒也和大廳中一樣，窗子大開着，聞到了楊樹、丁香和玫瑰的氣味……

李亞博維支停下來沉思着……這時突然他聽見了匆忙的脚步聲、和衣服的纏絆聲、女人的喘息着的耳語聲：「好啊！」於是兩隻柔軟的，有香氣的，毫無疑問是女人的手，抱住了他的脖頸；

溫暖的額頰向他的額頰上貼來，同時發出了接吻的聲音。但是接吻的女人立刻輕輕地喊了一聲，使李亞博維支覺得她是憎惡地跑開他了。他也幾乎沒有喊出來，向光亮的門縫中奔去……

當他走回大廳的時候，心還跳着，手哆嗦得非常厲害，他急忙把它們藏到背後去了。起初，羞恥心和恐怖心折磨着他，很怕全廳的人都會知道剛才不久有個女人擁抱過和吻過他。他坐立不安地向四方張望，當他確信大廳中依然還是安靜的跳舞和談笑時，他立刻又回到一種他一生到現在從未感覺到過的新感覺中去了。對他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覺得剛剛曾經被柔軟的，有香氣的手擁抱過的脖頸，現在好像塗了一層油，陌生女人剛剛吻過的左腮頰上的鬍子旁邊，顫抖着一陣輕輕的快活的涼氣，好像是塗過了薄荷錠，他越擦這塊地方，這陣涼氣越發厲害了；他從頭到腳，全身都充滿了新的感覺，這種感覺越來越向上生長……他想要跳舞，想要高談，想跑到花園裏去，大聲地笑……他簡直忘了他的駝背和沒有出息了，也忘掉他的山貓一樣的鬚鬚和「曖昧的外表」了（有一次，在婦女的談話中，會這樣稱呼他的外表，他意想不到地聽見了。）當拉貝克的妻從他面前走過時，他闊大地和愛撫地向他笑着，使她疑問地停下來，向他望着。

「我非常喜歡您的房子……」他正了一下眼鏡，說道。

將軍太太笑了，而且講述這所房子還是她的父親的，後來她問他的父母還活着嗎，他服務

好久了嗎，爲什麼他這樣瘦，以及其他等等的話頭……她對自己的問題得到了回答，便仍舊向前走去，他和她說過話以後，越發可愛地笑着，想着有許多體面的人們圍繞着他……

李亞博維支吃晚飯的時候，把給他端上來的一切東西都機械的吃光，喝酒，什麼都聽不見，努力自己想，不久以前發生的故事……這個故事是很秘密而且富於羅曼諦克氣味的，但是解釋明白它並不困難。大概是一位小姐或者是一位年青的太太，和誰約定在黑暗的屋子裏面見面，她等了很久，神經很衝動，就把李亞博維支當做自己的英雄了；而且頂頂可能發生這事的是李亞博維支走過黑暗的屋子時，停下來沉思了一下，也就是很有也在等候什麼人的樣子……李亞博維支對獲得的一吻，這樣向自己解釋着。

「她是什麼人？」他望着女人們的臉，想道。「她一定很年青，因爲老年人不會去幽會的。而且她還一定是有知識的女性，從衣服的繸綽聲上，從氣味上，從聲音上，都可以感覺出來……」他把目光停在紫衣女郎的身上，他很歡喜她；她的肩膀和手臂都很美麗，臉很聰明，聲音很動人。李亞博維支望着她，很想那個陌生女人就是她，不是另外一個……但是她好像很狡猾地笑着，皺起了自己的長鼻子，這鼻子使他覺得是老式樣子的；於是，他把目光移到穿黑衣服的金髮女郎身上。這個女孩子比較年青，天真和誠懇，太陽穴很美麗，姿式優美地用杯子喝着。現在李亞博維支又想她是那個陌生女人了。但是他很快就發覺她的臉很扁，於是把眼睛移到她的另

外的隣居上去……

「很難猜，」他幻想着，想道。「如果把紫衣女郎的肩和手臂拿下來，加上金髮女郎的太陽穴，再把這個坐在羅佩特科左邊的女人的眼睛拿來，那末……」

他在腦筋中組織着，他獲得了那個曾經吻過他的女孩子的樣子，但是他想像的那個人像，却無論如何在桌旁也找不到……

吃過晚飯以後，吃得飽飽的，醉醺醺的客人們，開始告別了和感謝了。主人們又開始道歉，說不能留他們在自己家過夜。

「真，真高興，諸君！」將軍說，這一次是很誠懇地說了（大概是由於人們送客，總比迎客更多誠懇，更加善良的原因。）「真高興，祝你們一路平安！太失禮了！你們往哪兒去？想騎馬走嗎？不成，穿花園過去，從下路走比較近。」

軍官們走到花園裏去。在走出了亮光和喧嘩的地方，他們覺得花園裏很暗，很安靜。他們一聲不響地走到板門邊。他們都是半醉、快活、高興，但是黑暗和寂靜却強迫他們要沉思一下。他們之中的每一個人，連亞博維支在內，大概有同樣的一種思想：時間會不會使他們有像拉貝克一樣，也有大房子、有家庭、有花園，使他們也有那樣愛撫人們（雖然不誠懇，）使他們飯飽酒醉，感到滿意的一天呢？

他們從板門中走出來，都同時說起話來，毫無原由地大笑起來。現在他們沿着小道，向河下走去，然後在水邊跑着，繞過沿岸的灌木叢，繞過水窪和倒垂在水面的柳樹，岸邊和小路僅能辨別出來，對岸完全沉浸在黑暗中。黑暗的水面上有些地方反映出了星光，它們顫抖着和分散開去——只能從這上面可以猜出來，河水流得很快。很安靜。睡去的鷺鷥在對岸呻吟，在這一岸的樹叢中，夜鶯們好像一點也沒注意到軍官的人羣，大聲唱着。軍官們在一叢樹旁停了一下，搖擺了一下，但是夜鶯仍然唱個不停。

「什麼東西？」聽見了稱讚的聲音。「我們站在旁邊，牠一點也不注意！真是壞東西！」

在道路的盡頭，小徑轉向上去了，在教堂的牆附近接上了正路。走疲倦了的軍官們坐在這兒的山坡上，吸着烟。對岸出現了一點紅紅的，黯淡的火光，他們因為無事可做，便討論了半天，這是篝火堆呢，還是窗子中的火光，還是什麼別的東西呢……李亞博維支也向火光望着，他覺得這點火光笑了，正向他擠着眼睛，好像知道了接吻的事情。

李亞博維支回到住所，趕快脫掉衣服，躺下去睡了。和他同住在一起的，有羅佩特科和梅爾茲里亞珂夫中尉，這是一個安靜的、沉默的、在軍官中算得起是個有教養的軍官的人，他只要有可能，總是要讀「歐羅巴新聞」，他不論走到哪兒都攜帶着它。羅佩特科脫掉衣服，在屋中走來走去，走了好久，好像一個很不滿意的人的樣子，叫護兵去買啤酒了。梅爾茲里亞珂夫躺下來，把

臘燭放到枕頭邊，又讀起「歐羅巴新聞」來了。

「她是什麼人？」——李亞博維支想，望着烟燭火燎的天花板。

他還覺得他的脖頸像塗過了油一樣，嘴邊覺得冒涼氣，好像塗過薄荷錠一樣。他的思想中閃灼着紫衣女郎的肩和手，穿黑衣服的金髮女郎的太陽穴和誠實的眼睛，纖腰、衣服、別針。他努力想把注意力集中在這些人形上，但是她們跳着、浮動着、閃耀着。當每一個閉上眼睛時都能看到的——一片黑暗降臨時，這些人形便完全消滅了，他開始聽見了匆忙的腳步聲、衣服的繹綽聲、吻聲，於是——強烈的、毫無原由的歡快擁抱住了他……他沉浸在這種歡快中，聽見護兵回來，報告沒有啤酒。羅佩特科大大地不安了，又走了起來。

「嗷，不是白癡嗎？」他忽然停在李亞博維支床前，忽然停在梅爾茲里亞珂夫面前說。「真是一個大混蛋，連啤酒都找不到啊，嗷，不是流氓嗎？」

「自然，這兒是找不到啤酒的。」梅爾茲里亞珂夫說，眼睛仍不離開「歐羅巴新聞」。

「是嗎？您這樣想嗎？」羅佩特科走了過來。「啊，我的天，把我拋到月亮上去吧，看我馬上去給您找到啤酒和女人！我馬上去找……如果我找不到，你們管我叫壞小子！」

他穿了半天衣服，穿上長靴子，然後沉默地吸上一支烟，走了。

「拉貝克，戈拉伯克，拉比克。」他嘟囔着，停在過道裏。「不願意一個人去，媽的。李亞博維支，



您不想去散散步嗎？」

他沒有得到回答，又回來了，慢慢地脫下衣服，躺下來。梅爾茲里亞珂夫嘆了一口氣，把「歐羅巴新聞」塞到一旁去，熄了臘燭。

「嗯，是的，您哪……」羅佩特科嘟囔着，在黑暗中吸着紙烟。

李亞博維支連頭蓋了起來，身體蜷起來，開始想把閃灼着的形像集結起來，把他們聯合成一個總體。但是他沒有獲得任何效果。他很快就睡着了，他的最後的思想是有人愛撫他，歡喜他，在他的生命上出現了什麼不平凡的、愚蠢的，但是非常美麗和快活的事件。這個思想在夢中還沒有離開他。

當他醒來的時候，塗油和嘴邊的薄荷錠感覺已經沒有了，但是愉快仍和昨天一樣，像波浪一般穿過胸部。他高興地望着被初升的太陽映照得發金光的窗框子，傾聽着街上發生的動作。窗前有人大聲談話。李亞博維支的中隊長，李別傑茲基，剛剛追上了旅團，因為不習慣於低聲說話，正在大聲地和自己的曹長談話。

「還有什麼？」隊長喊道。

「大人，昨天換馬掌的時候，已經給郭魯卜契克釘上掌了。醫生放上了接醋的泥。現在已經牽到旁邊去了。大人，還有，昨天鐵匠阿爾台米耶夫喝酒了，中尉命令把他坐在空砲架的前面。」

曹長還報告，卡爾波夫忘記了喇叭上繫新帶子，忘記了向牆子上插拴馬棒，還有軍官們昨天晚上曾經到馮——拉貝克將軍家去做客人。談話中間，李別傑慈基的紅鬚子的頭在窗子中出現了。他睜縫着近視的眼睛，望着軍官們的睡眠惺忪的面孔，問候了。

「都很平安嗎？」他問。

「駕駛的馬肩胛上擦破了一點，」羅佩特科打着哈欠回答，「因為是新套。」

隊長嘆了口氣，想了想，大聲說道：

「我還想到阿萊克散德嫩·葉福格拉佛芙娜處去。應當拜訪她一下。喲，別了。晚上我會追上你們的。」

過了一刻鐘，旅團前進了。當旅團沿路移動着，走過地主的穀倉時，李亞博維支向右面的房子看了一眼。窗上都掛着簾子。顯然，屋中的人還都在睡覺。昨天那個吻過李亞博維支也睡着哪。他想要幻想一下她的睡的樣子。臥室的窗子敞着，綠色的樹枝窺進了這扇窗子，清晨的新鮮空氣，楊樹丁香和玫瑰的氣味，床、椅子和椅子上的衣服，這就是昨天纏絆作響的衣服、拖鞋、桌上的鉢——這一切都刻畫得很清楚，但是臉的輪廓，可愛的矜矜的笑容，雖然很威嚴而且動人，却在他的幻想中滑來滑去，好像水銀從手指下面漏出一樣。走過去了有半哩路，向後回顧了一下：黃色的教堂、房子、河道和花園，都滿披了光亮；河道連着自己的亮綠色堤岸，把蔚藍色的天空反

映在自己的水中，有些地方還被太陽閃出了銀光，非常美麗。李亞博維支向梅司契亦加看了最後一眼，他有點憂傷了，他彷彿是和一個什麼很近的親人分別一樣。

一路上，眼前總是那樣一套老早已經熟悉的，無趣的風景……左右的田野中都是嫩裸麥和蕎麥，烏鴉在上面跳着；你如果向前望去——就會看見塵土和後腦海，向後望去——就會看見同樣的塵土和臉孔……四個跨刀的人在大家前面走着——這是先鋒隊。他們後面是合唱隊，合唱隊後面是騎在馬上的號兵。先鋒隊和合唱隊很像大出喪時的儀仗行列，時常會忘掉法定的距離，走向前去很遠……李亞博維支在第五中隊的第一尊砲旁邊。他對走在他前面的四個中隊都看得很清楚。這樣一個叫做移動的旅團的長行列，對於一個非軍人看來，會覺得莫名其妙。的混亂；不明白爲什麼一尊砲旁邊要有這許多人，爲什麼要這許多馬來拉它，還都套在奇怪的馬套中，彷彿，其實也是實際的情形，又可怕，又沉重。這對於李亞博維支當然全明白，因此非常覺得無趣。他早就知道，爲什麼在每一個砲兵中隊前面要有一個強健的砲手和軍官並排走，爲什麼都稱呼他爲頂馬；在這個砲手的背後，可以看到頭套和中套馬的騎手；李亞博維支明白，他們所騎的左面的馬，叫做坐騎，右面叫做副馬——這非常無趣。騎手的後面跟着兩匹轅馬。其中的一匹身上騎着一個騎手，脊背上還帶着昨天的塵土，右腿上有一個很難看的，很可笑的木梆子；李亞博維支知道這個木梆子的用處，所以他也不覺得它有什麼可笑。所有的騎手們，都

是機械地揮動鞭子，不時呼喝。大砲本身也不好看。砲車前架上放着裝有燕麥的口袋，用帆布蓋着，所有的砲上，都掛着茶壺、軍用袋、小口袋，樣子很像一隻不會傷人的小獸，莫明其妙爲什麼人們和馬們圍繞着牠。它的旁邊，避風的一面，有六個砲手，攙着手走着。砲的後面，又是新的頂馬，騎手，轅馬，他們的後面排着一隊新的大砲，也是那樣難看，不使人歡喜，和前面的一樣。第二隊以後是第三隊，第四隊；第四隊旁邊有一個軍官和其他的人。旅團中一共有六個砲兵中隊，每一個砲兵中隊有四尊砲。隊伍排列了有半哩路長。最後是輜重隊，在輜重隊旁邊，有一匹非常怪的東西，沉思地，垂着長耳朵的腦袋走着——這是驢子馬加爾，是一個砲兵中隊長從土耳其把牠帶回國的。

李亞博維支前後張望着，向後腦海和臉孔上望着；如果在別的時候，他已經打盹了，但是現在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新的愉快的思想中了。起初，當旅團剛剛上路時，他想使自己明白，關於接吻的事情，只能當一件很小的祕密故事，因爲在本質上她是不存在的，如果認真去想她，至少是愚蠢；但是他很快就對理論揮了一下手，又幻想起來了……他忽然幻想着自己是在拉貝克的客室內，一個又像紫衣女郎又像穿黑衣服的金髮女郎的女孩子和他並排坐着；忽然閉上眼睛，看見自己正在和另外一個，完全不熟悉的，面孔輪廓並不確定的女孩子在一起；他意識地說着，愛撫着，頭歪到肩上，自己幻想着出征、分離，然後是相會和妻、孩子吃晚飯……

「扶住砲架」在下山坡的時候發出了命令。他也喊「扶住砲架」可是害怕這一聲喊叫會把他的幻想打斷，會把他喚到現實環境中來……

走過一個地主的莊園，李亞博維支從小花園向大花園中望去。他的眼睛看見了一條又長又直的，像線一樣的林蔭路，鋪着黃砂，種着些小樺樹……他帶着幻想的人的貪婪心自己幻想着有女人的小腿，正沿黃砂走着，簡直想不到地在他的幻想中很清楚地描繪出了那個吻過他的女人，就是昨天晚上曾經給他端晚飯來的那個女人。這一個人像留在他的腦中了，不肯離開了。

中午時光，後面的輜重隊附近傳出了喊叫聲：

「肅靜！向右看！軍官老爺們！」

旅團長坐在一輛套着一對白馬的四輪車中奔馳過去了。他停在第二個砲兵中隊旁邊，也不知道喊了些什麼，誰也不明白。有幾個軍官向他跑去了，李亞博維支也在內。

「嗚，怎樣？什麼事？」將軍震着紅眼請問。「有病人嗎？」

瘦小的將軍得到回答，吧嘔了一下嘴，想了想，向一個軍官說道：

「您的第三尊砲的轅馬的膝甲摘了下來，壞小子們，掛在砲架前面了。把它拿下來。」

他把眼睛抬向李亞博維支，繼續說：

「您的皮條大概太長啦……」

將軍又做了幾次關心的解釋，向羅佩特科一望，笑了。

「羅佩特科中尉，您今天的樣子很憂鬱，」他說。「是想念羅蒲霍娃嗎？諸位，他想念羅蒲霍娃啦！」

羅蒲霍娃是一個很胖、很高，早已過了四十歲的女人，非常歡喜高大女人，而且不論年齡的將軍，也疑惑自己的軍官們也有同好。軍官們都很恭敬地笑了。旅團長很滿意地哈哈大笑，因為他說了些滑稽的和惡毒的話，他觸了馬夫的脊背一下，行了一個舉手禮。四輪車向前走了……

「我現在幻想的，現在我覺得都是不可能的和非人間的事，在本質上都很不平常，」李亞博維支望着在將軍的車後奔馳的塵霧，想道。「這一切都很不平常，誰都能過到這種生活……譬如這位將軍，在適當的時候戀愛了，現在結婚了，有了孩子。瓦賀特爾大尉也結婚了，而且還戀愛，雖然他的後腦海又紅又難看，而且也沒有腰……粗齒小子薩里曼諾夫很像一個韃靼人，但是他也有羅曼史，用結婚來結束的……我也和一切人一樣，遲早也會過到這一切的……」

他一想到他是一個平常人，他的生活也很平凡，這使他高興了，鼓勵了他。他已經很勇敢地任意描繪着「她」的樣子和自己的幸福，無論怎樣也驅除不掉自己的幻想了……



黃昏時光，旅團到了目的地，軍官們在兵營裏休息，李亞博維支、梅爾茲里亞珂夫和羅佩特科坐在大箱子周圍吃晚飯。梅爾茲里亞珂夫不慌不忙地吃着，慢慢地嚼着，讀着「歐羅巴新聞」，書是放在膝蓋上。羅佩特科不住地說着，向杯中倒啤酒，李亞博維支由於整天幻想的原故，頭腦中昏東東了，他一聲不響，喝着酒。喝過三杯之後，他醉了，沒有力氣了，他忍耐不住想把自己的新感覺和同伴們傾談一下。

「我在這個拉貝克家，遇到了一件怪事……」他努力使自己的嗓音上帶着冷淡的和嘲諷的調子，開始說。「您們知道嗎，我到彈子室去……」

他開始很詳細地把接吻的事講了一遍，不過一分鐘就沉默了……在這短短的一瞬間把故事講完，使他大吃一驚，故事所用的時間竟這樣少。他還以為關於接吻的事可以直講到天亮呢。頂頂喜歡撒謊，又誰也不相信的羅佩特科聽完他的話，疑惑地望着他笑了。梅爾茲里亞珂夫搖動了一下眉毛，眼睛也不離開「歐羅巴新聞」，說道：

「天知道是怎麼回事……奔過來抱住脖頸，也不喊一聲……一定是個女瘋子。」

「是的，一定是女瘋子，」李亞博維支同意了。

「有一天我也遇到過一件相類的事……」羅佩特科做了一個驚慌的眼色，說道。「去年我上柯甫諾去……拿着二等車的票子……車內擠滿了人，連睡都不能睡。我賞給車隊員半塊

錢……那人就拿起我的行李，領我到一個單間去……我用毯子連頭蓋了起來躺下去睡……你們明白嗎，很暗，忽然聽見有人推了我的肩膀一下，對我呼吸着。我用手動了一下，感覺到是誰的臂肘……我睜開眼睛，你們會想得到的——一個女人！黑眼睛，紅嘴唇，像一條很美麗的鮭魚，鼻孔中呼吸着熱情，胸部——是緩衝器……」

「叫我問問，」梅爾茲里亞珂夫安靜地打斷他的話，「關於胸部的事我明白，不過既然是

在黑暗中，您怎麼能看見嘴唇呢？」

羅佩特科開始轉變了話題，嘲笑梅爾茲里亞珂夫的不近人情。這樣把李亞博維支的談話就打斷了。他離開大箱子，躺下去，使自己閉住口，永遠不再想公開出來了。

營中的生活開始了……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每天都互相相像的。在這些日子中，李亞博維支的感覺，思想，都像一個戀愛的人一樣。每天早晨，護兵給他端水來洗臉時，他使用冷水澆澆頭，總會想到，他的生活上有一種很美麗的和很溫暖的東西。

每天晚上，當同伴們一談起戀愛，女人的時候，他便走近來，傾聽着，臉上顯出了一種兵士聽到別人講述他曾親自參加過的戰鬥時的表情。那些日子的晚上，荒蕩的軍官團，時常以羅佩特科爲首，玩董儒安向「村婦」襲擊的故事，李亞博維支也參加這種襲擊，不過每一次都很憂傷，覺得自己深深遺憾，意識地請求「她」寬恕……在沒有事情的時候，在失眠的夜間，當他想要

記起童年，父親、母親、一切的親人和近人時，他一定要想起梅司契赤加來，想到奇怪的馬，想到拉貝克，他的很像葉福蓋妮亞女皇的妻，黑暗的屋子，亮的門縫……

八月三十一日，他從營中回來，不過已經不是隨同全旅團，而只是隨同兩個中隊了。他一路上幻想着，衝動着，彷彿是回故鄉去。他非常地想再看看奇怪的馬，教堂，拉貝克的不誠懇的家庭，黑暗的屋子；時常欺騙着戀愛人的「心聲」，不知為什麼悄悄向他說，他一定會看見她……許多問題折磨着他：他怎樣遇到她呢？和她說什麼呢？她是否已經忘了接吻的事呢？他想，如果結局不好，他遇不到她，但是他還有一件快活事，就是他能在暗屋中走過，回憶一下……

黃昏時光，地平線上出現了熟悉的教堂和白色的穀倉。李亞博維支的心跳了……他沒有聽見和他並排走的軍官對他說的什麼，忘記了一切，貪婪地望着在遠處閃光的河，望着房頂，望着鴿棚，被夕照的陽光照着的鴿羣在上面盤旋。

走近教堂，後來聽着尋覓房舍的專使的報告，他每秒鐘都期待着，從牆垣後面出現一個騎馬的人，請軍官們去吃茶，可是……尋覓房舍專使的報告完結了，軍官們都下了馬，在村中徘徊，可是騎馬的人並沒有出現……

「馬上拉貝克就會從農民口中聽到我們來了，會派人來請我們，」李亞博維支走進一座小房去，想着，也不明白，為什麼同伴點上臘燭，為什麼護兵忙着生上自沸壺……

沉重的不安包圍住了他。他躺下去，後來又起來，望着窗子，騎馬的人來了嗎？但是不見騎馬人。他又躺下去，過了半點鐘又起來，忍受不了不安，走到街上去，向教堂走去。廣場上，牆垣附近，黑暗和空曠……有三個兵士正並排站在下坡處，一聲也不響。他們一看見李亞博維支，哆嗦了一下，行了個禮。他答過禮，開始沿着熟識的小路向河下走去。

對岸的全部天空都映照着紅色彩光；月亮上升了；有兩個女人大聲談論着，沿菜園走着，劈着白菜葉子；菜園外面有幾棵柳樹發着黑暗……這邊岸上和五月裏的樣子一樣；小路，灌木叢，倒垂在水面的柳樹……只是不聽見勇敢的夜鶯叫了……也聞不到楊樹和嫩草的氣味了。

李亞博維支走到花園前，向板門內望了望。花園裏又黑暗又安靜……只能看出近處的樺樹的白樹幹和一小塊林蔭路，其餘的一切都混成了一個黑團。李亞博維支貪婪地傾聽和瞻望，但是站了有一刻鐘，一點聲音也聽不到，一點火光也看不到，向回走了……

他走到河邊。面前是將軍的浴場和搭在小橋欄杆上的被單子閃着光……他走上小橋去，站了一下，毫無必要地動着被單。被單又硬又涼。他向下望望水面……河水迅疾地奔流，略能聽見浴場水堤附近有潺潺的聲音。紅色的月亮反映在左岸，微波沿着反光蕩漾，把它伸展出去，碎裂成一片一片，彷彿是想要漂走……

「真糊塗！真糊塗！」李亞博維支望着奔流的水，想道。「怎樣會這末不明白！」

現在他什麼都不希望了，接吻的故事，他的不能忍耐，朦朧的希望和失望，使他回到了現實的世界。他已經不覺得等候不到將軍的騎使和永遠看不到那個偶然把他當作別人吻了下的女人的事爲奇怪了；相反，如果他能看到她，那可真奇怪了……

水也不知往哪兒流去，也不知爲什麼流。水像五月裏一樣奔流；五月裏，水從河中奔流到大河，又從大河奔流入大海，然後蒸發，變成雨，也許，現在李亞博維支面前奔流的水，就還是從前的水……向那兒去？爲什麼？

整個世界，全部生命，李亞博維支都覺得是一個莫明其妙的，沒有目的玩笑……把眼睛離開水面，移向天空望去，他又記起了，陌生女人臉上的命運意外地愛撫了他一下，又記起了夏天的幻想和形像，他覺得他的生活非常地貧乏和失色……

當他回到自己屋中時，一個同伴也不見了。護兵向他報告，說他們都到「馮——特里亞布金將軍」家去了，因爲他派一個騎使來請他們……李亞博維支有一瞬間胸內升起了一陣歡欣，但是他立刻又把它消滅了，躺到床上去，忿恨着自己的命運，彷彿想向它發一陣脾氣，竟不能到將軍家去。

## 頭等乘客

一個頭等乘客，剛剛在火車上吃過飯，醉醺醺，躺在絨沙發上，甜蜜地伸了個懶腰，打起盹來了。他打了不過五分鐘的盹，用油光光的眼睛望着自己的 *vis-à-vis*。(註) 含笑說道：

「我的父親，願他在天上幸福，很歡喜在吃過飯後，女人給他搔腳後跟。我什麼都像他，只有一點不同，就是我在吃完飯以後，不搔自己的腳後跟，而是搔舌頭和腦子。真作孽，我歡喜吃飽了，肚講閒話。您答應和您談談嗎？」

「請吧，」*vis-à-vis* 同意了。

「吃過一頓好飯之後，我爲了一點頂頂小的事情，腦筋裏也會發生很偉大的思想。譬如說，您哪，剛才我和您在飯車旁邊看到兩個青年人，您也曾聽見，其中的一個是如何慶祝另外一個的成名。他說：『我慶祝您成名，開始獲得榮譽啦。』顯然，是戲子，或者是一個像顯微鏡一樣的新聞記者。不過事情不在這上面。先生，我現在有個問題，就是說『榮譽』或者『成名』如何解釋



呢？您的意見怎樣？普希金曾說『榮譽』是破衣上的新補釘，我們也都照着普希金的意思去瞭解它，可是多少這是主觀的，還沒有一個人曾經對這個字作過一次清楚的、合理的解釋。對於這種解釋，我願付很大代價的！

「爲什麼您這樣需要解釋呢？」

「您看見嗎，如果我們能明白榮譽是什麼，也許我們就可以明白怎樣獲得它了。」頭等乘客想了一想，說：「先生，應當對您說明，我年青的時候，曾經用盡心力想達到成名的目的。這樣說吧，成名的心使我發瘋了。爲了成名我讀書、工作，夜間不睡，連一塊麵包都吃不完，把健康也損失了。大概，我總可以公道道地說，我有充分理由可以成名了。第一，我的職業是工程師。我一生，在俄國造了二十座偉大的橋梁，裝設了三個城市的水道，在俄羅斯工作，在英吉利，在比利時工作……第二，我曾經寫過許多專論，討論自己的本位工作。第三，我的先生，我從幼年時代起對於化學很糟糕；我一有空閒就研究它，居然發現了幾種有機酸的取得方法，因此我的名字您可以在一切外國的化學教科書中找到。我一直服務，已經作到了四品文官的地位，我有清廉的名聲。我不願用歷數自己的功勞和工作來麻煩您的注意力，我只是想說，我做了比別的名人們還要更多的事。怎樣呢？現在我老了，快要死了，可以說，我的名聲也不過和那條沿路某奔路的黑狗一樣。

「怎麼知道呢？也許，您已經成名了。」

「噫……現在我們就來試試看……請您說說，您曾經聽到過克里庫諾夫這個姓嗎？」  
Miss D. B. 抬起眼睛望着天花板，想了一下笑了。

「沒有，沒聽見過……」他說。

「這是我的姓。您是一個知識份子，而且上了年紀，一次也沒有聽到我的名姓——這是很雄辯的證據！顯然，如想達到成名，我所做的一切都不對。我不知道真的方法，想要抓住榮譽的尾巴，走的方向都不對了。」

「真正的方法又怎樣呢？」

「鬼知道！您說是天才嗎？智慧嗎？不凡嗎？全不是，我的先生……有些人和我比起來，簡直是飯桶，無用，甚至很壞，可是也能和我一樣生活，獲得自己的社會地位。他們的工作要比我少一千倍，既不努力，又無天才，更談不到可以出名，可是您看看他們！他們的姓名都在報紙上和在談話中，到處可以碰到！如果您還不討厭，願意聽下去，那末我就來舉個例子。數年前，我在K城建築橋梁。應當告訴您，這個骯髒的K域內非常寂寞。如果沒有女人，沒有打牌，我一定會瘋的。嗚，您哪，這是過去的事情，爲了消遣寂寞，和一個女伶同居了。鬼知道她，許多人都爲這個女伶顛倒，照我的意思——怎樣對您說呢？這是一個平常的，強健的女人，這種女人很多。是一個腦筋簡單，脾氣任性，貪心不足的女孩子，而且還有點兒傻。她吃的很多，喝的很多，睡到晚上五點才起床——大概

再沒有什麼了。人們都當她野鷄看待——這本來是她的職業——如果想要文明一點稱呼她時，就叫她女伶和女歌唱家。首先，我本來是歡喜看戲的，因此，這個名爲女伶的欺騙演奏，不知爲什麼使我非常不滿！我的女歌者是一點權利也不配稱爲女伶或女歌唱家的。這是一個根本沒有天才的，沒有感情的，甚至，可以說，是個很可憐的動物。我很明白，她唱得令人討厭，她的全部的「藝術」的優點，是在於她會在必要的時候，高高地蹣起大腿來，當人們走到她的化裝室去時，她一點也不難爲情。她通常是選擇一些有歌唱的翻譯喜劇，以及那種可以女扮男裝的東西。總而言之——吓，您哪，我請您注意。到現在我還記得，在慶祝新建橋梁開通典禮時，我們曾舉行盛大的儀式。有禱告，有演講，有電報和其他等等的。您知道嗎，我靠在自己的創造品的旁邊，總害怕似乎我的心會由於創造者的衝動而爆炸。事情是早已過去了，沒有什麼客氣的必要了，因此我對您說吧，我的橋是一個偉大的工程！不是橋，是一張畫，一片歡喜！在舉行開通典禮時，全城的人誰能不衝動呢。我想：「現在全部眼睛都望着我。往哪兒藏呢？」我的先生，我可是白不安了——

嗚喊！除了幾個官方人士之外，誰都一點也不注意我。人羣站在岸上，像羊一樣望着橋梁，至於誰建築的橋梁，那和他們沒有關係。滾他們的蛋，照實說吧，從那時起，我就開始看不起我們這一羣可敬的人民了。不過我們還要繼續說下去。忽然人羣騷動了：呼呼……臉上笑了，肩膀移動了。『一定是看我啦，』我想。怎麼辦呢，等着吧！我一看，我的女歌者穿過人羣走來了，她身後跟着一

羣游手好閒的人，人羣的眼睛都向這一隊人的身後望去。幾千個喉嚨的耳語聲開始了！「這是那樣一個……真漂亮真迷人！」這時大家都看我了……兩個乳臭小兒，一定是本地的戲迷，——向我望了望，又互相望望，小聲說：「這是她的情人！」您怎麼能歡喜這個？這是有一個戴禮帽的醜人，臉上好久沒有刮過了，在我面前倒動了好久的腳，然後轉向我問道：

「您知道，在對岸走的那位女太太是什麼人嗎？這是那樣一個……她的嗓子並不如批評的那樣好，但是她却靠它成了名……」

「您能不能告訴我？」我問那個醜人問，「誰建築的這座橋？」

「我可真不知道！」那人回答。「是一個什麼工程師吧！」

「誰給你們K城建築的教堂？」我又問。

「我也對您講不出這個人。」

「後來我又問，誰是K城的頂有名的教授，誰是頂有名的建築家，這個醜人對我的一切問題都答稱不知。」

「請您講講，」我最後問，「這個女歌唱家和誰同居？」

「和一個什麼工程師克里庫諾夫。」

「噢，我的先生，您怎麼會高興這樣？至於以後……現在世界上再沒有中古時期的戀愛詩

人和朗誦詩人了，若想出名只有依靠了報紙。橋梁開通典禮後第二天，我貪婪地把當地的『新聞紙』拿過來，貪婪地尋找上面關於自己的記載。眼睛在四頁報紙上跑了半天，最後——就是它！嗚啦！我開始讀起來：『昨日天氣晴朗，萬頭攢動，在省長大人和其他機關首領參加之下，舉行新建橋梁開通典禮云云。』最後等是：『K城居民的愛人，我們的天才女伶某某，也曾參加開通典禮，宛如萬綠叢中一點紅。女伶一出現時，自然立刻轟動。穿着宛如燦星云云。』對於我總應當提到一個字呀！半個字也好！這可實在不像話，您相信嗎？我那時簡直恨得哭起來了！

「我安慰自己，認為他們鄉愚無知，向他們要求不到什麼，如果想要出名，應當到文化中心，到都市裏去。恰好那時我有一件作品送到皮特爾去參加競賽。競賽的日期臨近了。」

「我和K城告別過，到皮特爾去了。從K到皮特爾是一段很長的路，爲了免得沿路寂寞，我要了一個單間，噢……自然和女歌者在一道。我們在車上，一路吃個不停，喝香檳酒和嗒——啦——啦！於是我們到了文化中心。我恰好在競賽那一天到的，我的先生，我高興地慶祝勝利了！我的作品榮膺頭獎。嗚啦！次日，我到涅甫斯基大街，花七毛錢買回各種報紙。我急忙回到自己住處，躺在沙發床上，抑制着顫抖，趕快讀起來。我看過一份報——什麼也沒有看過第二份——我的天，還是什麼也沒有！最後在第四份報紙上，我找到了這樣一段消息：『昨日著名的外省女伶某某，搭郵車抵彼得堡。我們很高興地說明，南方的天氣對於我們的女朋友的影響很好；她的美麗

的舞台上的儀表……——我不記得下文如何了！下面，離這段消息很遠，用頂小的鉛字印着：『昨日某某工程師於某某競賽今獲得頭獎。』就是這個！還有，把我的姓也弄錯了：把克里庫諾夫印成了基爾庫諾夫。現在就叫您看看文化中心。自然這並沒有完……過一個月之後，當我離開皮特爾時，所有的報紙上，已經都不斷地登載『我們的空前的，神聖的，高才女伶』了，對我的愛人已經不再稱呼姓，而是稱呼名和父名了……

「過了幾年，我到了莫斯科。我是由市長親手寫信叫到那兒去辦事的，關於這件事，莫斯科的報紙已經吵嚷了一百多年了。在處理事務的中間，我在那兒的一個博物館中舉行了五次公開演講，都是爲了慈善的目的。雖然是只有三天，大概使全城聞名的，已經足夠了吧，不對嗎？但是，嗚呼！連一份莫斯科的報紙上都沒有寫過我一個字。失火啊，演劇啊，睡覺的市議員啊，酒醉的商人啊——這一切都有記載，可是關於我的工作，計畫，演講——一個字也沒有。親愛的，莫斯科市民啊！我坐在鐵道馬車上……車內的人擁擠不堪：這兒又是女太太，又是軍人，又是男學生，又是女學生——各種人物都是一對一對的。」

「『據說國會把工程師召來做某某事呢！』我大聲向一個隣居說，爲了使全車人都聽見。『您不知道這個工程師姓什麼嗎？』」

「隣居否定地搖了搖頭。其餘的人們都向我瞥了一眼，在全體人的眼光中，我看出都是



「不知道。」

「據說，有人在某某博物館演講哪！」我粘住人們，想引起談話來。「據說很有趣！」

「沒有一個人點頭。顯然，都沒有聽到過演講的事，而且女太太們甚至連那個博物館的名字都不知道。這還不要緊，我的先生，請您想想，人們忽然都跳起來，俯到窗邊去了。什麼事發生什麼事啦？」

「您看，您看！」隣居推了我一下。「您看見那個坐在馬車上的褐色頭髮的人了嗎？這是著名的跑王！」

「全車的人立刻都談起了賽跑的事，這事正佔據了莫斯科人的全部腦筋。」

「我還可以給您舉出許多別的例子來，不過，我想，這足夠了。現在就算我自己誤解了自己，就算我是一個牛皮大王，根本沒有才能，但是，除了我以外，我還可以向您指出許多現代人來，都是些在天才和努力上很有成就的人們，可是都默默無聞地死掉了。這些全是俄國的航海家、化學家、物理家、技術家、農學家——他們都聞名全國嗎？我們的受教育的人們都知道俄國的藝術家、雕刻家、文學家嗎？有一個老文學家，很能工作，很有天才，跑了三十三年印刷所，不知寫了多少原稿紙，被攻擊了二十二次，但是沒能從自己的蟻穴多走一步去！請您隨便舉一個我們文學上的巨匠，沒有一個不是在上世界上還沒有獲得榮譽之前，先以決鬪被殺，神經錯亂，被流放，或沉

溺賭博而出名的。」

頭等乘客說得非常起勁，連嘴中的紙烟都落掉了，站起身來。

「是的，您哪。」他瘋狂地繼續說道，「和這些人同時，我却能給您舉出幾百個各種歌唱家，走練藝人和小丑來，連吃奶的孩子都會知道他們。是的，您哪。」

門響了，一陣過堂風，一個樣子很憂鬱的人走進了車子，他穿着斗篷，戴禮帽和藍眼鏡。這人把地位看了看，皺了皺眉，又向前走了。

「您知道這是誰嗎？」聽見車箱的遠處的角落裏發出了胆怯的耳語聲。「這是N·N圖拉城的著名騙子，他曾經爲了Y銀行的案子被法院審判。」

「您看！」頭等乘客笑了。「會認識圖拉的騙子，可是您若問他，認識不認識謝米拉德斯基，查依珂甫斯基，或者哲學家索洛維約夫，他一定向您搖腦袋……豬獯！」

沉默着過了三分鐘。

「讓我來問問您，輪到自己的班了，」Vig & Vig 胆怯地咳嗽了一下，「您聽說過普希科夫這個姓嗎？」

「普希科夫？……普希科夫……不知道！」

「這是我的姓……」Vig & Vig 說，很難爲情。「您真不知道嗎？我已經充任俄國某大學的



## 賊

葉爾古諾夫醫生助手，是一個頭腦簡單，全縣聞名的牛皮大王和醉漢，在一個過節的晚上，他從列平諾鎮回來，他是到那兒去爲醫院買東西的。爲了使他不要誤事和早點回家，醫生特把自己的最好的馬給了他。

起初，天氣很好，很安靜，但是到八點時光，刮起了猛烈的風雪，當離家一共還剩了七哩路時，醫生助手簡直就失迷路途了……

他不會管理馬了，道路也不認得了，向回走起來了，只希望馬能自己拉到眼睛能看到的地方去。走了兩個鐘點，馬疲倦了，他自己也凍得不得了，他已經覺得他不是回家，而是向列平諾走去；現在透過風雪的喧鬧聲，聽見了瘖啞的狗吠聲，前面出現了紅色的，昏暗的點子，漸漸地出現了高大門和長板欄，板欄上面豎立着許多尖尖向上的釘子，後來，看到了欄柵裏面的歪斜的井轆轤。風把眼前的雪霧吹散了，有紅點子的地方，出現了一座有很高的蘆葦頂的，不很大的貼地面的小房。三個小窗子上裏面都掛着些紅東西，被燈光映照著。

這個院子是幹什麼的？醫生助手記得，道路的右面，離醫院六七哩路處，有一座安得烈·契里科夫開的小旅館。他還記得，這個契里科夫不久之前被車夫殺掉，現在只剩下老太婆和女兒流普珈了，她在兩年前曾經到醫院來看過病。旅館的名聲很不好，深夜時候到這兒來，而是還是套的別人的馬，這是相當危險的。但是沒有辦法。醫生助手摸到了自己口袋中的手槍，嚴厲地咳嗽了一下，用鞭子向窗框上敲去。

「喂，這兒有人嗎？」他喊道。「神仙老奶奶，請放進去暖一下吧！」

一條黑狗沙聲吼叫着，在馬腳底下滾着，後來是另外一隻白狗，後來又有一條黑狗——差不多有十條！醫生助手望着一條頂頂大的，用盡力量，用鞭子向牠抽去。一條長腿的小狗，向上抬起了尖臉，用透亮的紅嗓音叫着。

醫生助手在窗前站了好久，敲了半天。板柵內房子旁邊的樹上的霜發紅了，大門吱扭響着，一個包頭的女人身形，手中提着燈籠出來了。

「請放進去，老奶奶，暖暖吧，」醫生助手說。「我是到醫院裏去的，失迷路了。天氣真壞。你不要害怕，老奶奶，我們都是自己人。」

「自己人都在家，我們也沒說你是生人，」女人身形嚴峻地說。「你白敲些什麼？大門也沒有關。」

醫生助手走進了院子，停在台塔旁邊了。

「老奶奶，請囑咐一下工人，把我的馬收拾一下，」他說。

「我不是老奶奶。」

的確這不是老奶奶。當她吹熄燈籠的時候，把她的臉照亮了，醫生助手看出了黑色的眉毛，認出了是流普珈。

「現在是些多末好的工人？」她向屋中走着，說道。「有些喝醉了酒去睡了，有些還是從早上起就到列平諾去了。是過節的事情……」

葉爾古諾夫把自己的馬拴在房檐下，聽見了馬嘶聲，黑暗中看見了還有匹別人的馬，身上備的是一副哥薩克式鞍子。當然，屋中除了主人們以外，還有人。醫生助手把自己的馬鞍子卸掉，向屋中走去，自己把購來的物品和鞍子都隨手攜進屋來。

他走進的第一間屋子很寬廣，燒得很暖，和蒸發着不久才刷過地板的氣味。桌旁的聖像下面，坐着一個不很高的，瘦削農民，四十歲年紀，一部不很大的紅鬍子，穿一件藍色襯衫。這是卡拉石尼珂夫，一個著名的騙子手和偷馬賊，他的父親和叔叔在包加達甫加開了一座小飯店，和販賣賊馬。他到醫院中來過幾次，不過他並非來醫病，而是來和醫生談論馬的事：有沒有要賣的馬，醫生老爺想不想把栗色母馬換一匹黃驃馬。現在他的頭上塗了油，耳朵上閃灼着一隻銀環子。



樣子是過節的樣子。他皺皺眉，抵住下嘴唇，注意地看一本很大的，有插圖的破書。另外一個農民躺在爐子的旁邊；他的臉，肩膀和胸部都用半截皮襖遮住——一定是睡了；他的裝着閃光的後跟的新靴子旁邊，有兩塊融雪的水窪。

卡拉石尼珂夫一看見醫生助手，問候了。

「是的，天氣……」葉爾古諾夫用手掌擦着凍僵的膝蓋說道。「脖頸上填滿了雪，我全身都濕了，這簡直和烏龜走路一樣困難……我的手槍，大概……」

他掏出手槍來，從各方面把它仔細看了一遍，又放回口袋去。但是手槍並沒有發生什麼印象；農民繼續看着書。

「是的，天氣……迷了路，如果不是這兒的狗，大概要凍死了。有過這種事情。女主人哪兒。」

「老太婆到列平諾去了，女孩子在燒晚飯……」卡拉石尼珂夫回答。

沉默。醫生助手哆嗦着，抽着鼻子，向手掌吹氣，全身簫着，好像他非常冷的樣子，苦痛着。聽見許多兇狠的狗在院子裏吼叫，感到寂寞了。

「你是從包加遼甫加來嗎，怎麼的？」醫生助手嚴厲地問農民。

「是的，從包加遼甫加來的。」

醫生助手因為沒有事情做，開始想起這個包加遼甫加來了。是一個很大的村莊，座落在很深的山谷內，因此，你若在月夜沿大路走時，你向下面的深谷中看看，然後抬頭望望天空，這時會覺得，月亮是懸掛在無底的深淵中，好像這兒是世界的盡頭。一條峻急的，蜿蜒曲折的，非常狹窄的道路向下伸出去，當你到包加遼甫加去檢疫，或者施行猩紅熱注射時，一路上要不斷地可着喉嚨大喊，或者打着口哨，否則，如果你和一輛車相遇，雙方就讓不開了。包加遼甫加的農民是以種植菓園和偷馬出名的；他們有豐富的菓園：春天，所有的樹都沉浸在白色的櫻花中，夏天的櫻桃賣三分錢一桶，付三分錢，隨便摘吧。農民的女人都很美麗，和飽滿，歡喜裝飾，在平常日子什麼事都不做，都坐在土台上，互相亂七八糟地瞎談。

脚步聲響了。流普珈走進屋來，二十來歲女孩子，穿一件紅色衣服，赤腳……她斜着眼向醫生助手望了一下，來回走了兩次。她走起路來並不很簡單，用輕輕的步子走着，胸部向前挺着；看來，她很歡喜用赤着的脚在不久才刷過的地板踏來踏去，她脫掉鞋襪也是故意爲了這樣。

卡拉石尼珂夫笑了笑，用手指招她到自己面前來。她走到桌邊，他把書上的預言家伊里亞給她看，那人正駕着三匹馬，向天上升去。流普珈雙手交叉放在桌子上，她的辮子從肩上用前面來，是一條很長的，紅頭髮的，辮尾上拴着一條紅繩的辮子——差不多要拖到地板上了。她也笑了。

「很美麗的畫！」卡拉石尼珂夫說。「真美麗！」他又說一遍，用手做着，他好像要代替伊里亞，把馬韁繩拿到手中來。

爐子裏有風吹的聲音；有一種嗚咽和啣啣的聲音，好像一條大狗在咬一隻老鼠。

「看，是魔鬼出來啦！」流普迦說。

「這是風，」卡拉石尼珂夫說；他沉默了一下，眼睛抬向醫生助手，問道：「照你們有學問人的意見怎樣，奧西普·華西里支，這個世界上有沒有鬼呢？」

「老兄，這怎樣對你說法？」醫生助手聳了聳一面的肩膀，回答。「如果照科學上來說，自然是沒有鬼的，因為這是迷信；如果照平常來說，像我和你現在的情形，那末簡短地說吧，有鬼……我在自己的生活上曾經經驗到很多……我畢業之後，派到一個龍驤聯隊中去充任軍醫，自然打過仗，得過獎章和『紅十字』的功勞標誌，在締結了聖司提芬條約之後，回到俄羅斯來，進了地方自治會。由於我的生活的非常不安定，我可以說，曾經看見過許多別人連做夢也看不到的事。曾經看見鬼，這並不是那種生了角或者生了尾巴的鬼——說實在，不過是像人一樣的愚蠢東西。」

「在什麼地方？」卡拉石尼珂夫問。

「各處都有。夏天時候，用不到走遠，不到夜間他就會出現，我就在這兒的院子旁邊遇到過

鬼。我記得，我是到郭雷申諾去，去注射猩紅熱藥針。大家都知道，和從來一樣，坐着跑車，嗚馬和必需的用俱，此外，我還帶着一隻錶和其他的東西，我這樣走着，警戒着，好像很怕遇上事情……各種流氓很多。我走到蛇谷附近，他媽的，我開始向下走去，忽然有一人走過來了。黑頭髮，黑眼睛，全部面孔都像用煤烟塗過……走近馬來，簡直就抓住了左面的馬韁。站住！他把馬仔細看了看，後來又看看我，然後拋掉馬韁，並不說什麼兒話：「你往哪兒去？」他的牙齒呲在外面，眼睛很兇……我想，哎呀，你是開玩笑哪！我說：「我去打猩紅熱針。你有什麼事？」他又說：「既然如此，給我打一下猩紅熱針吧。」把手臂露出來，把它伸到我的鼻子下面。自然，我並沒有和他說話，注射了一針猩紅熱藥針，爲了免去麻煩。後來，我看看自己的針頭，竟完全鏽住了。」

睡在爐旁的鄉下人，忽然轉了一下身，把自己身上的半截皮襖掀了下來，醫生助手覺得非常奇怪，看見那個陌生人，就是他從前在蛇谷遇到的那傢伙。這個農民的頭髮、鬍子和眼睛都黑的，像炭一樣，黝黑的臉，再加上右腮上有一塊扁豆大的黑痣。他嘲笑地望着醫生助手，說道：

「抓住左面的韁繩——這是不錯的，至於猩紅熱針可是說謊，先生。而且簡直我們就沒有談到過猩紅熱的事。」

醫生助手不安了。

「我不是說的自己，」他說。「躺着，就躺着吧。」

黑臉的農民一次也沒到醫院中來過，醫生助手也不知道他是哪兒來的。他是什麼人，現在望着他，斷定這是一個基卜西人，農民站起身來，伸了個懶腰，大聲打哈欠，走到流普珈和卡拉石尼珂夫面前，並排坐下去，也看起來，他的睡眼惺忪的臉上，露出了疲倦和羨慕的表情。

「喂，梅立克，流普珈向他說，「給我牽這種馬來，我要上天去。」

「有罪的人是不能上天的……」卡拉石尼珂夫說。「這是聖人。」

後來，流普珈收拾了一下桌子，拿來一塊豬油，許多醃黃瓜，一木盤子烤肉，切成了一小塊一小塊的，後來又端來一隻鍋子，鍋子裏的白菜香腸還噹噹響着。桌子上出現了一隻裝着沃得克的玻璃瓶子，當斟酒到杯中時，滿屋子聞到了一陣橘皮香氣。

醫生助手很氣憤，卡拉石尼珂夫和黑臉的梅立克只顧自己談話，一點也不注意他，彷彿他不在屋內。但是，他很想和他們談談，吹吹牛，喝喝酒，吃吃東西，如果可能的話，也和流普珈開開玩笑，在吃晚飯的時候，她在他身旁坐了五次，似乎時常用自己的美麗的肩膀碰上他，用手摸自己的大屁股。這是一個強健的，滑稽的女孩子，站也站不住，坐也坐不住；忽然坐下去，忽然站起來，忽然胸部轉對隣人坐着，忽然脊背對着，活像一個沒有定心的人，不時用肘部或者膝部觸到隣人。這也是使醫生助手不高興，農民們只喝了一杯酒，再也不多喝了，剩他一個大喝酒，自然很不舒服。但是他忍耐不住，又喝了一杯，後來又是第三杯，把全部香腸吃光。爲了想使農民們不

躲避他，而且把他也加入到他們自己一夥去，他決定向他們獻媚了。

「你們包加遼甫加好漢子真多！」他扭了一下頭，說道。

「什麼好漢子？」卡拉石尼珂夫問。

「像關於馬的事。偷馬的好漢子！」

「噢，真是好漢子呀！只有醉漢和竊賊。」

「從前有過，現在已經過去了，」梅立克沉默了一會兒說。「現在他們之中只剩下一個老菲里亞了，而且他還是瞎子。」

「是的，只有一個菲里亞了，」卡拉石尼珂夫嘆了一口氣。「他現已經七十歲了；一隻眼睛被德國的移民挖去了，另外一隻視力也不佳。有白內障。從前，警察署長一看到他，便喊道：『喂，你呀，沙米里！』於是全部農民都這樣——沙米里呀，沙米里呀，可是現在，他除了斜眼菲里亞這個名字之外，再沒有別的名字了。他青年時代可真是——一個人他和死去的安得烈·戈里高利依支和流普珈的父親，有一次夜間侵入了羅日諾沃——那時那兒正駐紮着許多騎兵聯隊，——趕走了九匹最好的軍馬，連哨兵都沒有驚動，清晨，把全部馬匹都賣給基卜西人阿豐加了，得到二十塊錢。是啊！可是現在的人，都只想偷醉人，或者睡着的人的馬，而且也不害怕上帝，把醉人的靴子還脫掉，然後害怕着，騎着那匹馬，跑出二百哩路，到市場上去出售，像猶太人一樣講價錢，直等



到兵士把他捉住爲止。這不是做事，這是恥辱！不值得提起的小孩子。」

「梅立克呢？」流普問。

「梅立克不是我們的人。」卡拉石尼珂夫說。「他是答里科夫人，生在米希里契。這當然是個好漢子，好人。」

流普狡獪地 and 快活地望了梅立克一眼，說道：

「是的，善人們把他放在冰窟中浸浸的事，的確不是浪費。」

「這是怎麼回事？」醫生助手問。

「這是……」梅立克笑着，說道。「有一次，菲里亞把薩摩依洛夫加的佃戶的馬趕走了三匹，他們都以爲是我趕的。薩摩依洛夫加一共有十個佃戶，領着三十個工人找來了，都是莫洛康派教徒……一個人在市場對我說：『梅立克，到我們那兒去看看，我們又從市場上趕回新馬來了。』我很奇怪，便去看他們，可是他們人很多，三十個人，把我的手臂背綁起來，送到河裏去。他們說，我們叫你看馬。已經鑿好一個冰窟了，他們在附近，離一沙繩遠處，又鑿了一個。後來，抓起繩子來，在我的兩腋下打了一個結，另外一端拴了根斜形棍子，爲了可以貫通兩個冰窟。噢，把棍子塞下去，又拉起來。我那時穿着皮襖和長靴子——在冰窟中咕嚕咕嚕響着！他們站着，有人用腳踢，有人用斧子柄推，把我向冰窟中塞去，然後從冰下面拉過去，從另一個冰窟中拉出來。」

流普珈哆嗦了一下，全身都縮起來了。

「起初我覺得是從冷地方被拋到熱地方來了，」梅立克繼續說，「可是等到一拖出外面，便一點也不能動了，我躺在雪上，莫洛康教徒站在旁邊，又用棍子向膝蓋和肘部打，痛得很哪！他們打了一頓，便走了……我全身都凍住了，衣服都結了冰，我沒有力量站起來了。謝謝，來了一個女人，把我送回來了。」

這時，醫生助手已經喝了五六杯；他的精神興奮了，也想講一個不平凡的，奇怪故事，想表示一下他也是英雄，什麼都不怕。

「這是在我們平扎省……」他開始說。

他因為喝得太多了，眼睛失去了神氣，也許是因為他有了兩次說說的嫌疑，所以農民們根本不注意他了，甚至完全停止回答他的問題了。他們當着他的面，這樣公開講述，這使他非常難堪，覺得更冷了，這顯然他們是沒有在乎他。

卡拉石尼珂夫的樣子很強健，很像一個又體面，思想又縝密的人，他說話很仔細，每次打哈欠都要向自己口上畫十字，誰也不會想到，這是一個賊，是個無心肝的，掠奪窮人的賊，他已經坐過兩次監獄，法院已經把他判決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了，父親和叔叔把他贖了出來，那倆人也和他一樣是賊和廢物。梅立克自負自己是一個快手。他看見流普珈和卡拉石尼珂夫都在欣賞着

他，便越法自以爲是英雄了，忽然歪歪身子，忽然挺挺胸，忽然伸伸懶腰，連長椅子弄得吱吱響；吃過晚飯，卡拉石尼珂夫也不站起來，對聖像禱告過，握握梅立克的手，那人也禱告過，握握卡拉石尼珂夫的手，流普珈把晚飯端走，又把薄荷點心、炒花生、南瓜子擺到桌上，還放上兩瓶甜葡萄酒。

「願安得烈·戈里高利依支永遠在天堂幸福，」卡拉石尼珂夫和梅立克碰着杯說道。「他活着的時候，有一次，我們在這兒，或者是在馬爾丁的哥哥處聚會——我的天，我的天——是些什麼人哪！說的話多末好啊！真漂亮的談話！馬爾丁，菲里亞，綽號椰子的菲道爾，都在場……一切都很平安，理想……就像玩一樣，這樣玩哪，這樣玩啊！」

流普珈出去了，過了一會兒回來，頭上披了一塊綠頭巾，戴上了一串珠子。

「梅立克，你看，卡拉石尼珂夫今天給我帶來的東西！」她說。

她對鏡子照着，點了幾次頭，使珠子響起來。後來打開大箱子，忽然從那兒拿出一件有紅花藍花的布衣服來，忽然又拿出另外一件紅衣服來，縫着摺襟，繡綵響着，像紙一樣，忽然又拿出一條新的藍頭巾來，有彩色的繡花——她把這一切都展示過，笑着，拍拍手，彷彿很驚訝，她會有這樣的寶貝。

卡拉石尼珂夫調了調絃子，彈了起來，醫生助手無論如何聽不明白，他是奏的什麼曲子，是

快活的，還是受傷的，因為正在很憂傷的時候，想叫人哭出來了，忽然又快活了。梅立克忽然跳起來，用鞋後跟在原處踏起來，後來，豎起手掌來，單用腳後跟，從桌前走到爐邊，從爐邊走到大箱子，然後一跳，像被刺了一下，用鐵鞋掌在空中劃了一下，蹲了下來。流普珈兩手一揮，絕望地尖叫了一聲，跟在他後面跳起來；起初，她歪着身子，很狡猾地，彷彿是想要偷偷地向誰走去，從後面打了一下，像梅立克一樣，不住地踏着腳後跟，後來大轉了一下身，也蹲下了，她的紅色衣服便像一口鐘一樣鼓脹了起來；梅立克狠狠地望着她，咬着牙齒，蹲着向她跳過來，想用自己的可怕의脚把她踏死，但是她一動，頭向後一仰，雙手一揮，很像一隻大鳥煽動了翅膀，略微觸到地板，在屋子裏飄揚起來……

「啊呀，女孩子和火一樣啊！」醫生助手想着，坐到大箱子上，從這兒望着舞蹈。「真熱情啊！把一切都貢獻給她也不多……」

他很遺憾爲什麼他是一個醫生助手，而不是一個普通農民呢？爲什麼他身上穿着套三衣，戴着金鑰匙的鍊子，而不穿藍襯衫，用繩子繫腰呢？那樣他也可以勇敢地唱歌、跳舞、喝酒，用雙手抱住流普珈，像梅立克所做的樣子……

因爲震動和喊叫，櫥內的磁器都響了，臘燭上的火光跳動着。

線斷了，珠串散了一地，綠頭巾也從頭上落下來了，現在已經看不見流普珈，只能看見一片

紅雲了，閃灼着黑暗的眼睛，現在如果看看那個梅立克，好像他的手臂和大腿都要從身上飛開了。

梅立克用腳踏了最後一次，停下來，像一個鐵人……流普珈很疲倦，輕輕喘息着，倒在他的胸前，像靠在一根柱子上，他抱住她，望着她的眼睛，溫柔地和愛撫地彷彿玩笑一樣說道：

「我已經知道你的老太婆的錢藏在什麼地方了，我殺死她，用小刀子把你的喉嚨切斷，以後，我就把旅館燒掉……人們會以為你們是被大火燒死的，我就帶着你們的錢到庫板去，我那兒買一羣馬，經營牧羊……」

流普珈什麼也沒有回答，只是遺憾地望了望他，問道：

「梅立克，庫板很好嗎？」

他什麼話也沒說，走到箱子前面，坐下來，沉思着，大概是在幻想庫板。

「我到走的時候啦，」卡拉石尼珂夫站起身來，說道。「大概，菲里亞已經等在那兒了。別了，流普珈」

醫生助手到院子裏去看了看：卡拉石尼珂夫可不要乘他的馬走掉。風雪還在繼續着。白色雲片用自己的長尾巴觸到蓬蒿和灌木上，從院子上飄過，在板柵的外面，田野裏有些穿白外套的巨人，大揮開手旋轉着，跌下去，又站起來，再揮起手來，實行鬪毆。風就是風！光禿禿的白樺和櫻

桃樹，忍受不住風的粗暴的愛撫，低低地彎身到地面上，哭了起來——天哪，是爲了什麼罪過，你罰我們貼到地面上，不允許自由啊？

「特爾爾爾！」卡拉石尼珂夫嚴厲地說道，騎到自己的馬上；一扇門開在那兒，門附近堆了一個大雪堆。「噢，走啦，怎麼的！」卡拉石尼珂夫喊道。他的矮身材，短腿的小馬走起來了，雪堆直沒到腹部。卡拉石尼珂夫身上落滿雪，變成白顏色了，很快和自己的馬就一同消逝到大門外去了。

醫生助手回到屋子裏的時候，流普珈正在地板上爬，收集珠粒。梅立克不見了。

「體面的女孩子！」醫生助手想着，躺在長椅子上，把半截皮襖放在頭底下。「啊嚇，如果梅立克不在這兒有多好！」

流普珈使他很衝動，她在長椅子旁邊的地板上爬，他想，如果梅立克不在這兒，他一定會站起來，抱住她，以後的事，自然會明白的。真的，她是處女，簡直是個忠實的女孩子；雖然是忠實的女孩子——不過在賊巢內，不值得尊敬呢？流普珈收集完珠串，走出去了。臘燭燒完了，火光已經燒到了燭台上的紙片。醫生助手把手槍和火柴放在自己身旁，吹滅了臘燭。一盞小神燈拚命地震着，使眼睛都痛了，天花板、地板、櫃子上有許多點子跳動，強健的胸部飽滿的流普珈也攪雜在它們中間跳動；忽然轉成了一團，忽然疲倦着和困難地呼吸着……



「啊呀，頂好魔鬼把梅立克捉走！」他想。

小神燈閃爍了最後一次，爆炸了一聲，也熄滅了。有人，一定是梅立克走進了屋子，坐在長凳子上。他吸着烟袋，有一瞬間照亮了有黑痣的黑面頰。醫生助手被惡劣烟草的烟氣薰得喉嚨癢了。

「你的烟草太壞啦——齋它的媽！」醫生助手說。「簡直令人作嘔。」

「我的烟草裏攙有燕麥花，」梅立克回答，沉默一下。「可以使胸膛輕鬆。」

他吸過烟，睡了一口，又出去了。過了半點鐘，門洞中忽然有了亮光；梅立克穿着半截皮襖和戴着帽子，出現了，後來流普珈手中也端着蠟燭出現了。

「留下來吧，梅立克！」流普珈用祈求的嗓音說道。

「不成，流普珈！不要拉着。」

「聽我的話，梅立克，」流普珈說，她的嗓音開始溫和和柔軟了。「我知道，你是想我媽媽的錢，把她和我都殺死，然後你到庫板去愛另外的女孩子，上帝看着你呢。我只是從心裏請求你一件事：留下來吧！」

「不成，我要去玩……」梅立克繫着腰說。

「你沒法子可以去玩……你是步行來的，你騎什麼東西走呢？」

梅立克俯到流普珈身上，向她的耳朵上悄悄說了幾句什麼；她向門望了望，透過眼淚笑了。

「他睡着哪，驕傲的魔王……」他說。

梅立克擁抱過她，用力地吻了一下，走到外面去了。醫生助手把手槍塞到口袋裏，急忙跳起來，跟他跑出去。

「讓開路！」他向流普珈說，她正在門洞中迅速地門大門，停在門坎上了。「讓開！爲什麼站在這兒？」

「你幹嗎要到那兒去？」

「去看看馬。」

流普珈從下向地上，狡獪地和愛撫地望了他一眼。

「爲什麼要去看牠？你看看我吧……」她說過，彎下腰來，用手指動着掛在他的鍊子上的金鑰匙。

「讓開，否則他要把我的馬騎走啦！」醫生助手說。「讓開，魔鬼！」他喊叫着，惡狠地向她的肩上去，用力把胸部向前一撞，想把她推離開大門，但是她牢牢地抓住了門門，好像一個鐵人。

「讓開！」他苦痛着，喊道。「他要走啦，我說！」

「他在哪兒哪？他不會走！」

她困難地呼吸着，撫摸着疼痛的肩膀，又從下向上地望了他一眼，臉紅着，笑了。

「不要走吧，心肝……」她說。「我一個人寂寞。」

醫生助手向她的眼睛望了一眼，想了想，抱住了她，她沒有反抗。

「噢，不要玩笑，讓開！」他請求。

她沉默不語。

「我聽見了，」他說，「你剛才對梅立克說，你愛他。」

「有什麼……我愛誰，只有我的思想明白。」

她又用手指動着小金鑰匙，輕輕地說：

「把這個給我……」

醫生助手把小鑰匙解下來，給了她，她忽然伸長了脖頸，傾聽了一下，裝了一個嚴肅的臉相，她的目光使醫生助手感到是冷淡而又狡猾；他記起了馬，於是輕輕地把她推開，跑到院子裏去。廊下，一隻已經睡去的豬有規律地和懶懶地哼哧着，一頭牛用角亂觸……醫生助手劃着火柴，看見了豬，看見了牛，還看見了狗，牠們正從各方□向他的火光處奔來，只有馬不見了。他向狗喊叫着，揮着手，在雪堆上磕絆着，陷進雪去，跑出了大門，向黑暗中看去。他集中了目光，只見雪飛，雪片很清楚地交織成了各種樣子；忽然從黑暗中出現了一隻死人的滑稽的白臉，忽然跑過了。

一匹白馬，馬身上騎着一個盛裝的女騎士，忽然頭頂上飛過了一隊白色的天鵝……醫生助手憤怒和被凍得哆嗦着，也不知道怎麼辦，用槍向狗開放，但是一槍也沒打中，後來他又奔回屋子去。

當他走進門洞時，他很清楚地聽見，好像有人從房中衝出來，把門碰上了。屋中很黑暗；醫生推了推門，闔上了；於是他劃着火柴，奔回門洞中了，從那兒走進廚房，從廚房走進一間小屋子，那兒的牆上遍掛着裙子和衣服，蒸發着矢車菊和茴香的氣味，爐子旁邊的角落裏，放着一張床，床上山一樣一堆枕頭；這兒一定是流普珈的母親老太婆住的；他從這兒走到另一間小屋子去，在這兒看見了流普珈。她躺在大箱子上，蓋着一床花棉被，用破布片縫成的，好像已經睡着了。她的頭上點着一盞小油燈。

「我的馬在哪兒？」醫生助手嚴厲地問。

流普珈一動不動。

「我的馬在哪兒，我問你哪？」醫生助手更嚴厲地問了一遍，把她身上的被子掀下來。「我問你哪，女妖怪！」他喊道。

她跳起來，蹣跚着一隻手扶着襯衣，另一隻手努力抓住被子，靠在牆上……她憎惡地和恐怖地望着醫生助手，她的眼睛很像被捕的野獸的眼睛一樣狡猾地注視着他的每一小動作。

「躲開，討厭鬼！」她沙聲地說。

醫生助手抓住了她的脖頸附近的襯衣，拖了一下；這時他忍耐不住，用力抱住了女孩子。她恨得發出嗷嗷聲，在他擁抱中滑着，抽出了一隻手臂——另一隻手被纏在撕破的襯衣中了——用拳頭向他頭上打去。

他的頭被打得痛昏了，耳朵裏響起來，他向後退去，這時又挨了一擊，已經是打在太陽穴上了。他爲了不要跌倒，搖晃着，抓住門框，走到安放他的東西的屋內去，躺在長椅子上，躺了一會兒以後，從口袋內掏出火柴盒來，一根一根的火柴劃了很多，一點用也沒有；他劃着，又吹滅，然後扔到桌子下邊——這樣一直把火柴劃完。

然而，窗外的空氣已經開始發藍光了，雄鷄啼叫了，頭還是疼，耳朵裏還是那種喧鬧聲，葉爾古諾夫彷彿坐在一座鐵路的橋梁下面，聽見火車從他的頭上開過去。他穿上半截皮襪，戴上帽子，馬鞍子和有物品的包袱他找不到了，物品袋也空了；他從院子裏走進來時，有人從屋中衝了出來，這當然就是他幹的事。

他在廚房中拿起了一把火鎗，想用來抵擋狗的攻擊，走到院子裏去，門也不關。風雪已經停了，院子裏很安靜……當他從大門中走出來時，白色的原野像死了一樣，清晨的天空上，一隻鳥也沒有。道路的兩旁，直到很遠處，都有小樹林發着藍光。

醫生助手開始想着醫院中如何迎候他，醫生要對他說什麼話：一定要想到這個，好早點預備着回答問題，但是這些思想飄忽不定，又遠離了他。他走着，只想着流普珈，農民，他曾和他們度了一夜，他記起了，流普珈第二次如何打了他，又彎到地板上去拾被子，她的散亂的辮子還拖到地板上。他的頭昏亂了，他想：醫生，醫生助手，商人，書記，農民，在這個世界上幹什麼，爲什麼不是些簡單的自由人？有自由的鳥，有自由的野獸，還有自由的梅立克，他們誰都不怕，他們誰也不用不到這是誰想出來的，誰說的，清晨要起來，中午要吃飯，夜間要睡覺，醫生比醫生助手地位高，還要住在屋子裏，只能愛自己的老婆？爲什麼不能反過來：夜間吃飯，白天睡覺？啊呀，跳到馬上去，也不問這是誰的，像刮風一樣飛奔起來，沿着田野，沿着樹林和山谷，愛女孩子，嘲笑一切人……

醫生助手把火筯拋到雪上，額部靠在白樺樹的白色的，冰冷的樹幹上，想起了他的灰色的，單調的生活，想起了他的薪水、屬員、藥房，永久和繃帶以及藥膏的忙亂，他覺得這一切真該藐視，令人作嘔。

「誰說的，玩樂是罪惡？」他憤怒地問自己。「那些說這種話的人，一定是從來沒有像梅立克或者卡拉石尼珂夫過過自由的生活，也沒有愛過流普珈；他們一生寄人籬下，沒有過過滿足的生活，只能愛自己的像青蛙一樣的老婆。」

他現在對於自己的想法，是這樣的，如果說到現在他還沒有成爲一個賊，一個騙子，或者一



個強盜，那只是因爲他不曾，或者是還沒有遇到這樣的機會。

過了三年半。春天，過了復活節之後，老早已經被醫院裁撤的，流浪賦閒了的醫生助手，一個深夜，在列平諾，從酒館走出來，毫無目的地沿街徘徊。

他走到田野中了。那兒散發出了春天的氣息，吹着溫暖的，愛撫的微風。安靜的，滿天星的夜，從天空向大地上望着。我的天，天空敷張在世界上，是多末深，多末難以測量的寬哪！醫生助手想，世界創造得很好，只是爲什麼和有什麼理由，人們相互之間要分出醉人和清醒的人，要分出服務的人和被裁的人來，還有其他等等的呢？爲什麼清醒的和飽食暖衣的人就可以安穩穩穩地睡在自己家中，而酒醉的和飢寒交迫的人就應當在田野中徘徊，連庇護都不知道呢？爲什麼不服務的人，得不到薪水的人，便一定要挨餓、受凍，連鞋襪都沒有呢？這是誰想出來的？爲什麼飛禽和走獸不服務，也不領薪水，但是自己過得很滿意呢？

遠方的天空上，有美麗的紫色霞光，從地平線上鋪張開去，哆嗦着。醫生助手站着，向天空望了半天，總在想：如果他昨天把別人的自沸壺拿走，把它浪費在酒館內，爲什麼這就是罪惡？爲什麼？

沿路走過去了兩輛大車：一輛上面睡着一個女人，另一輛車上坐着一個沒戴帽子的老頭

子……

「老人家，這是誰家的房子火燒啦？」醫生助手問。

「安得烈·契里科夫家……」老頭子回答。

醫生助手想起來了。一年半之前，冬天他在這個院子裏所遇到的事情，想起了梅立克的吹牛；他現在幻想着，被殺死的老太婆和流普珈燒死在裏面，羨慕着梅立克。當他又回到酒店去時，看着富裕的酒店主人，鹽商和鐵匠的房子，想道：頂好夜間到一個比較有錢的人家去。

## 打賭

一

黑暗的秋夜。老銀行家在自己的書房內走來走去，想起了十五年之前的秋天，他曾經舉行一次晚會。這次晚會上有許多有學問的人參加，談了些很有趣的話。其間還談到死刑的問題。客人中間有不少的學者和新聞記者，大多數是反對死刑的。他們認為這種刑罰是已經過時的了。對於基督教因既不適用，而且又不道德的。依照其中幾個人的意見，認為死刑簡直完全可以用活刑來代替。

「我不同意你們的意見，」主人——銀行家說。「我既沒嘗試過死刑，也沒嘗試過活刑，不過如果處罰一個加特力教徒，那末照我的意見，死刑是比徒刑更講道德，更人道化的。死刑一下子把人殺死，活刑却是慢慢地把人殺死。哪一種劊子手更近人情呢？還是那種在數分鐘內把你們殺死的，還是那種在繼續不斷的許多年中，把你們的生命逐漸消磨掉的呢？」

「都是一樣的不道德。」一個客人說，「因為都是有一個同樣的目的——剝奪生命。國家——不是上帝。如果一個人不願死的話，它沒有權利可以剝奪那種一去不復還的生命。」

客人中間有一位法學家，是個青年人，二十五歲。當人們問他的意見時，他說：

「不論是死刑是活刑，都是一樣的不道德，如果有人叫我在死刑和活刑之間選擇，那末自然我要選第二種。活着無論如何比死去好。」

引起了熱烈的爭論。那時好像年青了的和有點神經質的銀行家，忽然忍耐不住了，用拳頭向桌上一捶，向青年法學家喊道：

「不對！我們來打二百萬塊錢的賭，您不會能在監獄裏坐夠五年的。」

「如果這是真的，」法學家回答，「那末就打賭，而且不止要坐五年，還要坐十五年。」

「十五年好吧！」銀行家喊道。「諸位，我把二百萬塊錢先存起來！」

「贊成！您存起二百萬來，我就剝奪自己的自由！」法學家說。

這種野蠻的，沒有意義的打賭成立了！銀行家那時對二百萬塊錢真是毫不在乎，而且對於打賭很高興，陷入一種惡意玩笑和腦筋簡單的狀況中了。吃晚飯的時候，他向法學家玩笑着說道。

「青年人，請您仔細想想看，現在還不晚。二百萬對於我是小事一段，可是您要冒險喪失掉

您一生的頂好年月的三四年。我說——三四年，因為您不能坐到更多年月。不幸的人，請不要忘掉，自願的坐監牢，是比負刑事責任更難過的。您每分鐘都有權利恢復自由，在監獄裏會腐蝕掉您的全部生命。我可憐您！」

現在，銀行家走來走去，想起了這一切，向自己道：

「這打賭是爲了什麼？叫法學家損失了十五年的生命，我浪費二百萬塊錢，這有什麼好處？這可以向人們證明，死刑比活刑更壞或者更好嗎？不能，不能，荒誕無稽。在我這方面，是吃飽了飯的人的奢望，在法學家方面——只是對錢的貪心……」

後來，他又記起來上面描寫的那一天晚上以後的事。決定，法學家的徒刑是要在銀行家的花園內的一間廂房裏執行，由看守監視。當時言明，在十五年之內，他沒有邁出廂房門坎去看看活人，聽聽人聲和收取信件報紙的權利。准許他有一隻樂器，可以讀書、寫信、喝葡萄酒和吸煙。依照約定，他對外面的世界往來，不能出聲，要經由一隻特意做成的小窗子。一切需要的東西，如書籍、樂譜、酒和其他等等的東西，他可以寫字條領取需要的數量，但是只能從窗子中遞。契約上訂得很詳細，連一點瑣事都不遺漏，在羈留中是非常孤獨的，法學家一定要坐夠「足」十五年，從一八七〇年十一月十四日十二時起，到一八八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十二時止。如果法學家有一點企圖破壞條約的舉動，即使在滿期前二分鐘發生，銀行家也免除償付他二百萬元的義務。

法學家在被羈押的第一年中，可以從他的簡短的字條上判斷出來，是孤獨和寂寞得很苦。晝夜不斷地聽見他屋內有彈琴的聲音。他不喝酒，也不吸煙。他寫道，酒可以刺激慾望，慾望——是囚人的大敵；而且喝了好酒以後，一個人也看不到，再沒有比這更寂寞的了。煙會損害他屋中的空氣。第一年送給法學家所看的書，特別多是些內容輕鬆的作品。小說中充滿了複雜的戀愛陰謀，刑事上的和幻想的故事、喜劇，以及其他等等的。

第二年，已經聽不到廂房裏音樂聲了，法學家在自己的字條上只要古典作品。第五年上，忽然又聽見了音樂聲，囚人要酒喝了。那些在窗外看着他的人們說，這一年他只是吃、喝、睡在床上，不斷地打哈欠，生氣地自己和自己說話。他不讀書了。有時夜間他坐下寫字，寫了很久，到天亮時候，又把寫成的一切都撕成了碎片。沒有聽見他哭過一次。

第六年的下半年，囚人很熱心地研究起了語言、哲學和歷史。他貪婪地接受這些科學，使銀行家來不及給他訂購書籍。在繼續不斷的四年中，由於他的要求，差不多訂購了有六百本書。在這個迷戀期間，銀行家會從自己的囚人處得到這樣一封信：「我的親愛的看守人！我用六國文字給您寫這幾行字。請把它們給內行看看。叫他們讀讀。如果他們找不到一個錯字，那末我請求您，命令用槍在花園中放一響，這一聲槍響是告訴我，我的努力沒有白費。宇宙的一切天才都是用各種語言說話的，但是在他們的身上都燃燒着同樣的火焰。噢，如果您能知道啊，我現在正由



於會瞭解它們，靈魂上是體驗到一種非人間的幸福啊！囚人的希望照辦了。銀行家命令在花園裏放了兩槍。

第十年以後，法學家便一動不動地坐在桌旁，僅僅讀福音書了。銀行家覺得奇怪了，一個在四年功夫內讀完了六百本深奧的書的人，現在對於一本很容易懂的和很不厚的書却浪費了將近一年的功夫。讀完福音書以後，又讀起宗教史和神學來。

在獄中的最後兩年，囚人讀得非常多，一點也不選擇。忽而他研究起了自然科學，忽而又要拜崙和沙士比亞。他曾寫出過這樣紙條，同時請求送給他化學和醫學的書籍，小說和什麼哲學，或者神學的論著。他的讀書法，很像他是在大海中的破船中間游泳，想要救自己的性命，貪婪地忽抓抓這個破木片，忽而抓抓另外一塊！

## 二

老銀行家記起了這一切，想道：

「明天十二點鐘他就獲得自由了。依照契約，我應當付他二百萬塊錢。如果我付給他，我就毀滅了我完全破產了……」

十五年之前，他不在乎二百萬塊錢，現在他却怕問自己什麼東西比較多了——錢呢還是

債務呢？市場上的賭博，冒險投機和到老年還不能斷絕的熱烈愛情，漸漸地使他的事業衰落了。下去，一個大無畏的，很有希望的，驕傲的富翁，變成了一個中產的銀行家，而且一天到晚要耽心着紙幣價格的高漲和低落。

「該死的打賭！」老頭子嘟囔着，失望地抓抓自己的頭。「爲什麼這個人不死呢？他才四十歲，他把我最後的一文錢都拿去，結婚，過舒服生活，在市場上賭博，我呢，却像一個叫化子，羨慕着他。每天都要聽到同樣的一句話：『我的生活上的幸福應當對您負責任，叫我來幫助您吧！』不成，這太厲害了！對於挽救破產和恥辱的唯一辦法——是使這個人死掉！」

敲過了三點鐘。銀行家聽了聽家中的人都睡了，只聽見窗外被凍的樹木喧鬧着。他努力不使發出一點聲音，他從保險箱內拿出一把門鑰匙，這扇門已經十五年沒有開過了；他穿上大衣，從屋內走出去。

花園裏黑暗，寒冷。下着雨。尖利的潮濕的風，吼叫着吹過了整個的花園，不叫樹木得到安靜。銀行家緊張了一下視線，但是既看不見地面，也看不見白色的石像，廂房和樹木。他走近了那塊廂房豎立的地方去，把看守人喊了兩聲。沒有回答。顯然，看守人因爲天氣不好藏起來了，現在大概是睡在廚房裏，或者是在花房內。

「如果我敢大胆執行我的決心，」他想，「那末嫌疑首先就要落到看守人身上。」

他在黑暗中摸索到台階和門，走進了廂房的前門洞，然後又摸索着走進一個不很大的過道，劃亮了自來火。這兒一個人也沒有。一張沒有鋪蓋的床擺在那兒，角落裏有一隻鐵爐子發着黑煙。到囚人室去的門上的封印還很完整。

火柴熄滅了，老頭子衝動地哆嗦着，向小窗子看了一眼。

囚人室內，憂傷地燃着一支臘燭。他自己坐在桌旁，只能看到他的脊背，頭髮和手臂。桌子上，兩張圓椅上，地毯上，桌子旁邊，擺着些打開的書。

過了五分鐘，囚人一動也不動。十五年的監獄生活使他學會一動也不動地坐着了。銀行家用手指敲敲窗子，囚人對這敲聲連一個動作也不回答。於是銀行家小心地把門上的封印撕掉，把鑰匙放進鎖孔中去。鑰住了的鎖發出了沙沙的聲音，門吱吱響了。銀行家期待着發出驚奇的呼聲和腳步聲，但是過了三分鐘，門後依然是靜悄悄。他決定走進屋內去。

一個不像普通人了的人，一動不動地坐在桌旁。這是一個皮膚包着骷髏，留着很長的女人式的捲髮，一部亂蓬蓬的長鬍子。他的臉的顏色發黃，有一種泥土色，兩腮深陷，脊背又長又窄，他用來扶着自己的長頭髮的手臂，又細又瘦，看看它都覺得難過。他的頭髮中已經有了銀絲，望望他的衰老疲憊的臉，誰也不相信他才剛剛四十歲。他睡着了……他的伏在桌上的頭前面有一張紙，紙上用小字寫了許多話。

「可憐的人！」銀行家想。「他睡着啦，大概正夢着二百萬塊錢呢！我只要把這個半死的人抓住，把他攢在床上，輕輕地用枕頭一堵住他，就是一個頂頂熱心腸的鑑定人也找不到一點暴力致死的痕跡。但是，先讀一讀他這兒寫的什麼吧……」

銀行家從桌子上拿起紙片來，讀着下面的字句：

「明天中午十二時，我就得到自由和人交往的權利了。不過在離開這間屋子和看到太陽之前，我認爲頂要緊的是先告訴您幾句話。我從純潔的良心上和對着上帝——他能看見我的——講，我要向您聲明，我輕視自由、生命、健康，以及在您的書中所稱爲世界幸福的東西。」

「十五年來，我注意地研究地球上的生活。不錯，我沒有看見世界和人類，但是在您的書內，我會喝到了芳香的酒，唱了歌，在樹林內追過鹿和野豬，愛過女人……您的天才的詩人用魔法創造出來的空中美女，像白雲一樣，夜間曾經來訪問過我，對我講過珍奇的故事，這些故事使我的頭都沉醉了。在您的書中，我曾攀到過愛爾布魯司和孟卜蘭的山頂，從那兒瞻望，清晨太陽升上來，黃昏太陽把紅色的金光遮滿了天空，海洋和山頂；我從那兒看見，閃電在我的頭頂上劃開黑光，閃灼不止；我看見綠色的樹林子、田野、河道、湖泊、城市，聽見警鐘的歌唱和牧笛的吹奏，撫摸着飛到我面前來講述上帝的美麗天使的翅膀……在您的書內，我落進了無底的深淵，創造了奇蹟，殺死人，燒燬城市，宣傳新宗教，佔領許多地盤……」

「您的書給了我智慧。那種創造了好久的，不屈不撓的人的全部思想，在我的腦殼內形成了一小團。我知道，我比你們什麼人都聰明。」

「我也輕視您的書籍，輕視一切世界幸福和智慧。一切都是虛無、撒謊、像蜃氣一樣透明和騙人。您驕傲吧，聰明吧，美麗吧，但是死神要把您和地下的老鼠一樣看待，把您從地上除去，您的後裔、歷史，不朽的天才都要和地球一同死去，或者被焚燬。」

「您瘋了，您走的路不對。您把虛偽當作真實，把醜惡當作美麗。如果發生了在蘋果樹上和橘子樹上生的不是果實，而忽然生出了青蛙和鬣虎，或者玫瑰發出了汗馬的氣味，您會覺得奇怪；我還要叫您奇怪一下，把天要改成地。我不願意瞭解您。」

「爲了我要表示對您所享受的生活輕視，我不要您的二百萬塊錢，這是從前我會幻想過的，認爲那是天堂，現在我却輕視它們了。我爲了要喪失掉對它的權利，我要在約定時期滿前五小時從這兒出去，就這樣破壞契約……」

銀行家讀完這個，把紙放在桌上，向怪人的頭上吻了一下，哭起來了，從廂房裏走出去。在別的時候，甚至在市場上大敗北之後，他也沒有像現在這樣輕視自己過。他走到屋裏，躺在床上，但是不安和眼淚好久使他不能入睡……

次日清晨，臉色蒼白的看守人跑來了，告訴他，他們看見住在廂房內的人爬出窗子，跑到花

園裏，向大門走去了，後來也不知藏到什麼地方去了。銀行家立刻和僕人們一同到廂房裏去調查自己的囚犯的逃走情形了。他爲了免去多餘的閒話起見，把那張寫着譴責詞的紙從桌上拿起來，回到自己屋子裏，把它放在保險箱中了。



## 命名日

吃完了，一頓八個盤子，和談了無數話的命名筵席以後，命名者的妻奧麗珈·米海羅福娜，到花園裏去了。不斷的含笑和談話的責任，傢俱的響聲，僕人的愚蠢，每一個菜中間的長時等候，以及穿在她身上的，爲了使客人不要看出她懷孕的襯裙，都使她疲倦到極點。她很想離開屋子，遠點，坐在陰影中，休息一下，想着兩個月之後她就要生出的小孩子。她對這種向她襲來的思想已經習慣了，她從一條大路向左轉去，走上一條窄徑；這兒是李子樹和櫻桃樹的濃蔭，乾枝擦着她的肩膀和脖頸，蜘蛛網落到臉上，思想中出現了一個性別不確定，輪廓不清楚的小人，開始覺得觸得她的臉和脖頸上癢癢的不是蛛網，而是這個小人；走到小徑的盡頭，出現一片稀疏的籬笆，籬笆外面，是一帶用蘆葦作頂的大蜂房，當空氣凝結不動的時候，開始蒸發出了乾草和蜜的氣味，聽見了蜜蜂的短促的嗡嗡聲，奧麗珈·米海羅福娜被小人迷住了。她坐到用柳枝搭成的

小棚子附近的長椅子上，開始想起來。

這一次她又走到長椅子邊，坐下來，開始想了；但是在思想中却不是小人，出現了些她剛剛離開的大人。她非常不安，因為她是女主人，竟把客人拋下走掉了；她想起來，在吃飯的時候，她的丈夫漂特爾·德米特里支和她的叔父尼珂萊·尼珂拉伊支，爭論着陪審裁判，報紙和婦女教育的事；丈夫的爭論，照例是爲了在賓客們前面誇示一下自己的保守主義，而主要的，是爲了不贊成叔父的意見，因為他不歡喜他；叔父反對他，對於他所說出的每一個字，都要向食客們表示一下，他是叔父，雖然已經有了五十九歲的高年，自己却還保存着青春的活力和思想的自由。奧麗珈·米海羅福娜在吃完飯時，自己也忍耐不住，開始笨拙地保護起了婦女教育——這並非是由於婦女學校是否值得保護，只是由於她想要使丈夫生生氣，因為照她的意見，他是不對的。這種爭論把客人弄得疲倦不堪，但是他們却都尋覓些適當的話參加進去，而且說了很多，其實他們大家對於陪審裁判問題，婦女教育問題，都一點關係也沒有……

奧麗珈·米海羅福娜，坐在籬笆的這一面的小棚子附近。太陽隱藏到雲彩後面去了，樹木和空氣都顯得很憂鬱，像在下雨之前一樣，但是，雖然如此，還是又熱又悶。漂特爾命名日前一天晚上割倒的羊草，躺在樹下面，也沒有收集起來，很悲哀的樣子，點綴着自己的枯萎的花，發出了猛烈的甜味。安靜。蜜蜂在籬外面，單調地嗡嗡着……

突然聽見一陣脚步聲和人聲。有人沿着小路向蜂房處走去。

「真悶人！」一個女人的聲音說。「您以為怎樣，會不會下雨呢？」

「我的美人，要下的，不過不會在黑夜之前。」一個很熟悉的男人聲音疲倦地回答。「要下一場好雨。」

奧麗珈·米海蘿福娜想，如果她趕快藏到茅棚中去，他們就會看不見她，走了過去，她也就不用說話和緊張地笑了。她撩起衣服來，彎下身子，走進了小棚子。她的臉、脖頸和手臂，立刻感到被一陣像蒸氣一樣的悶熱空氣所包圍住了。如果不是窒息和難以忍受的陳腐糧食，茴香和柳枝的氣味使人呼吸困難，那末在這兒的草頂下面的黑暗中，躲避一下客人和想想小人，是再好不過了。又舒適，又安靜。

「這是多好的一塊地方呀！」女人嗓音說。「我們這兒坐坐吧，漂特爾·德米特里支。」

奧麗珈·米海蘿福娜開始向兩根柳枝中間的縫中望去。她看見了自己的丈夫漂特爾·德米特里支和女客人柳博契珈·雪萊爾，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子，才在大學中畢業不久。漂特爾·德米特里支，帽子戴到後腦海上，因為吃飯時喝酒太多，顯得很疲倦，很懶，在籬笆旁邊慢慢走着，用腳把羊草集成了一堆；柳博契珈因為炎熱，臉泛桃色，和從來一樣美麗，把手背到後面去站着，她注視着他的長大美麗身軀的懶洋洋的動作。

奧麗珈·米海蘿福娜知道，女人是愛她的丈夫的，所以——不歡喜看見他和她們在一道。漂特爾·德米特里支懶洋洋地把羊草集成一堆，然後和柳博契珈坐上面，談些瑣碎的話，這是沒有什麼特別的；美麗的柳博契珈簡短地望着他，這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但是奧麗珈·米海蘿福娜却始終是憤恨丈夫，對於馬上可以偷聽到的話，又害怕又高興。

「請坐，女妖精，」漂特爾·德米特里支說着，坐到羊草上去，伸着懶腰。「就這樣吧，噢，請對我講點什麼。」

「還要講哪！我一講，您就睡着啦。」

「我睡着？天神哪有這種眼睛望着我，我會睡着嗎？」

丈夫的話中，以及他當着女客面前，腿伸開坐下去和帽子戴到後腦海上，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女人們是很溺愛他的，他知道她們是歡喜他的，他和她們講話，總是用一種特別的聲調，像面對面說話的人一樣。他對待柳博契珈和對待一般婦女一樣。但是奧麗珈·米海蘿福娜總是嫉妬。

「請說說，」柳博契珈沉默了一下之後開口說，「對不對呢，據說您要受法庭裁判？」

「我嗎？是的，要受裁判……認爲是惡人，我的美女。」

「爲什麼？」

「什麼也不爲，不過……多數是爲了政治問題，」漂特爾·德米特里支打了哈欠。「左派和右派的鬭爭。說我是一個保守主義者和守舊人物，葛拉德斯託諾夫也竟如我們的區法院推事庫季瑪·戈利高里耶維支·沃司特里亞科夫和烏拉吉彌爾·巴甫洛維支·烏拉吉彌爾夫一樣，在官面的文件中，對這些無罪的人，加上侮辱的名詞。」

漂特爾·德米特里支又打了一次哈欠，繼續說道：

「我們的規矩是這樣的，你們可以非難太陽，月亮，隨便什麼都可以，但是上帝保佑，可不要干涉自由主義者！上帝保佑你們！自由主義者，這是——那種頂頂壞的乾蘑菇，如果您無意中用手指動它一下子，就會爆出一陣塵霧來包圍住您。」

「您這兒發生了什麼事情？」

「沒有什麼特別的，只不過是小題大作。有一位什麼討厭的，氣量狹小的教員，向沃司特里亞科夫遞狀子，控告一個飯館主人，在公共場所用言詞與行動侮辱他。大家都看的很清，教員和飯館主人兩個人都喝醉得像皮鞋匠一樣，兩個人都是一樣的無恥。如果說到侮辱，那末一定是相互侮辱。沃司特里亞科夫應當依照破壞安寧的罪名把兩個人判處罰金，然後把他們從法庭趕出——這就完啦。可是我們這兒怎樣？我們這兒的第一件事不講什麼人，什麼事實，只講商店的牌號和商標。教員不論是個多末廢物的人，他總是對的，因爲他是教員；飯店主人永遠是不對

的，因為他是飯店主人和地主。沃司特里亞科夫判處飯店主人拘役，那人就把案子送到評議會上來了。評議會又很嚴肅地確認了沃司特里亞科夫的判決。嗚，我却意見特別……有點兒發火了……這就是一切。」

漂特爾·德米特里支很安靜地說着，帶着很輕視的諷刺。實在當前的審判事件非常使他不安。奧麗珈·米海羅福娜記得，當他從倒楣的評議會上回來時，努力躲開家裏人們，他非常難過，非常不高興。他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不能不感覺到他的特別的意見相差太遠了，他要說很多謊，爲了把這種感覺瞞住自己和瞞住別人，說了多少不必要的話，抱了多少不平，還要對根本不可笑的事情勉強笑笑！他一聽說要把他送法庭裁判，他忽然疲倦了，精神不振了，夜間失眠，比平常更多地站在窗前，用手指敲玻璃。他很羞於在妻面前承認自己難過，但是她很生氣……

「據說，您會到波勒塔瓦省去過。」柳博契珈問。

「是的，去過。」漂特爾·德米特里支回答。「才從那兒回來三天。」

「大概，那兒好吧？」

「好，而且很好。我應當告訴您，到那兒的時候，正是割草季節，烏克蘭的割草季節，是頂頂富於詩意的時節。我們這兒有大房子，大花園，許多人忙碌，您還沒看見他們怎樣割呢？一切都在不知不覺中過去了。我在那兒的村中也有十五畝草地，好像在手掌上一樣：您不論站在哪一個窗



子邊，到處都可以看到割草人。在草原上割，在花園裏割，沒有客人，也在忙亂，您不由自主地看到聽到和感覺到的，只是一種割草的印象。院子裏和屋子裏，蒸發着羊草的氣味，鐮刀從早上響到晚上。總而言之，霍賀蘭（註）是片可愛的地方。您相信吧，我在有轆轤的井邊喝水時，他們却在猶太人的酒店裏——喝該死的沃得克，在安靜的夜晚我一聽到霍賀爾人的琴聲和鑼聲，就有一種誘人的力量在招引我——隱居在自己的村中，住在裏面，生活下去，遠離開這些評議會，遠離開這些有學問的談話，哲學化的女人，吃不完的筵席……」

漂特爾·德米特里支沒有說謊。他非常難過，實在想要休息一下。而且他到波勒塔瓦省去，就是爲了不要看到自己的辦公室、僕人、朋友，以及一切凡是能使他想起他從前的自尊和錯誤的東西。

柳博契珈忽然跳起來，恐怖地揮着手。

「哎呀，蜂，蜂！」她尖聲喊道。「整人啦！」

「拉倒吧，不會整的！」漂特爾·德米特里支說。「您太胆小啦！」

「不成，不成，不成！」柳博契珈喊道，張望着蜜蜂，迅速向後退去。

漂特爾·德米特里支跟在她後面，很感動地和憂傷地望着她的後影。他一定是，一面望着

（註）烏克蘭的階梯，同時有輕視的意思——譯者

她，一面想着自己的村莊，想着自己的孤獨，而且——誰知道呢？——也許還想着他住在村中很舒適，很溫暖。如果他的妻就是這個女孩子——年青，純潔，有生命，沒有破壞過貞操，沒有懷孕：

當人聲和脚步聲靜下去時，奧麗珈·米海蘿福娜從茅屋中走出來，向屋中走去。她想哭。她已經非常嫉妬丈夫了。她明白，漂特爾·德米特里支很疲倦，不滿意自己，又害羞，當人們羞愧的時候，總是首先要逃開近人，只和陌生人來往；她也明白，柳博契珈也和那些現在在屋中喝咖啡的女人一樣，一點也不危險。但是在總的方面，却非常難瞭解，非常可怕，奧麗珈·米海蘿福娜已經覺得，漂特爾·德米特里支有一半不屬於她了……

「他沒有權利！」她嘟囔着，努力想着自己對丈夫的嫉妬和憤怒。「他一點權利也沒有。我現在把一切對他講出來！」

她決定馬上去找丈夫，把一切對他講出來：叫陌生的女人歡喜他，無恥，簡直的無恥。像想吃天露一樣，要達到目的；不正直和失禮貌，他把在權利上屬於妻的東西讓給別人，把自己的靈魂和良心瞞住妻，却把它們獻給遇到的第一個美女。妻有什麼對不住他呢？她有什麼過錯？最後，她久已厭倦他的撒謊了：他經常所說的，所描述的，都不是他所想的，努力表示他決沒有什麼越規行動。這種撒謊是爲了什麼？她算是委身了一個體面人嗎？如果他說謊，也就是侮辱自己和侮辱被誑騙的人，也就是不尊敬他所撒謊的事情。他真不明白嗎？如果他在法案前面撒嬌和發威，

或者在吃飯的時候談論機關的特權，這只是使叔父不快，他真不明白嗎？這樣豈不是把法庭，把自己，把一切聽見他的話的和看見他的人都弄得一個銅板也不值了嗎？

奧麗珈·米海羅福娜走到大路上，自己的表情很像剛剛去料理了一次家務事回來。男人們正在陽台上喝李考爾酒和吃小菓子；其中有一個是檢察官，是個胖胖的上了年紀的人，是個話匣子，思想很敏捷，一定是在講述一個不能通過檢查的故事，因為他一看見女主人，忽然收住了厚嘴唇，鼓出了眼睛，坐了下來。奧麗珈·米海羅福娜一向不歡喜縣裏的官吏。她不歡喜他們的又難看又死板的太太，不歡喜他們的造謠言，不斷的來串門，以及在她丈夫的面前的獻媚，其實他們是都憎恨他的。現在他們已經喝完，吃飽，還不預備走路，她覺得他們的存在簡直使人疲倦到苦痛，但是，爲了免得表示出不敬的樣子來，她慫恿地向檢察官笑着，用手指指點着。她含笑穿過大廳和客廳，樣子好像是去發佈什麼命令和處理什麼事情。「可不要有人攔住吧！」——她想，但是自己却爲了禮貌上，要聽一個坐在鋼琴旁邊彈奏的青年人的技術，強迫自己停在客廳內了；她站了一分鐘，喊道：「真好，真好，米斯脫邵士！」拍了兩次掌，向前走了。

她在書室內找到了丈夫。他坐在桌旁，正在想什麼。他的臉很嚴肅，沉思而又遺憾。這已經不是那個在吃飯時爭論，客人們都熟識的漂特爾·德米特里支了。而是另外一個——疲倦的，遺憾的，對自己不滿意的，而且只有太太一個人熟識的那個漂特爾·德米特里支了。他到書室內

來，一定是想要拿紙烟。一隻裝滿紙烟的烟盒擺在他面前，一隻手還放在桌子抽屜內。把紙烟拿出來了！就這樣呆住了。

奧麗珈·米海羅福娜開始可憐他了。很顯明，這是一個很疲倦了的和找不到處身地位了的人，正在自己和自己鬭爭。奧麗珈·米海羅福娜沉默地走到桌子面前；想表示出她已經不記得吃飯時的爭論，也不發怒了的樣子，她關上了烟盒，把它放在丈夫的旁口袋內。

「對他講什麼話？」她想。「我說，你說的謊簡直和樹林子一樣了；越深進樹林子去，你越法難從裏面走出來。我說：你被自己的虛偽的身份迷住了，越走越遠了；你侮辱了想和你接近，對你不懷什麼惡意的人們了。去吧，自己勇敢點，向他們道歉，你心中會輕鬆點的。如果你想要安靜和孤獨，那末我們就一同離開這兒。」

漂特爾·德米特里支眼睛和妻相遇了一下，忽然自己臉上又露出了在吃飯時和在花園中的表情——冷淡和略微嘲笑，打了個哈欠，從原處站立起來。

「現在五點多鐘了，」他向鐘望了一下，說。「如果客人們可憐，在十一點鐘時走，我們還要等六個鐘點。快活，沒有什麼話說！」

他也不知口中吹着什麼歌，慢慢地，用自己的堅定步法，從書室走出來。可以聽見他是怎樣堅定地邁着脚步，穿過了大廳，後來穿過客廳，不知爲什麼大笑起來，向彈琴的青年說道：「好啊，

好啊！他的脚步很快就消逝了。大概是到花園裏去了。現在包圍着奧麗珈·米海蘿福娜的，已經不是嫉妬和憤怒了，而是對於他的脚步，不誠懇的笑聲和嗓音的真正憎惡了。她走到窗前，向花園裏望了一眼。漂特爾·德米特里支已經沿林蔭路走着。他把一隻手插進口袋，用手指彈着另外一隻口袋，頭略微向後挺着，堅定地走着，步法上好像露出了很滿意自己，滿意宴會，滿意菜館，滿意自然風景的樣子……

林蔭路上出現了兩個小中學生，是剛剛來的，那希福絲卡亞地主的太太的孩子，一個穿白帆布上衣和很瘦的褲子的補習教師——一個大學生——陪着他們。孩子們和大學生和漂特爾·德米特里支走平，停下來，大概是向他賀喜。他很漂亮地聳聳肩，摸摸孩子們的腮頰，很隨便地把手遞給大學生，也不看他。一定是大學生在稱讚天氣，又和彼得堡的天氣比較比較，因為漂特爾·德米特里支大聲地，用彷彿不是對客人講話，而是對法院執行員或者證人們講話的音調說：

「什麼，您哪？你們彼得堡天氣冷嗎？我的爸爸，可是我們這兒的空氣非常好，生產豐富啊？什麼？」

他又是一隻手插進口袋，手指彈着另外一隻口袋，向前走去了。在他還沒有消逝到一叢胡桃樹後去時，奧麗珈·米海蘿福娜始終是注視着他的後腦海，疑惑着。一個三十四歲的人，這種

堅定的，將軍式的步法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沉重的，美麗的姿勢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這種官長式的嗓音，從哪兒來的，這一切「什麼，您哪，」「嗯，是的，您哪，」以及「好爸爸，」都是從哪兒來的？

奧麗珈·米海羅福娜想起她因爲不願意一個人在家感到寂寞，在結婚的最初幾個月總是到城裏去參觀評議會，有時漂特爾·德米特里支代替她的教父，阿列克塞·彼得洛維支伯爵主席。他戴着大禮貌，胸前掛着鍊子，坐在主席的太師椅上，完全改變了一個樣子。莊嚴的姿勢，雷一樣的聲音，「什麼，您哪，」「嗯，是的，您哪，」輕視的嗓音……奧麗珈·米海羅福娜在家中在他身上所慣常看到的，平凡人的個人的樣子，都在莊嚴中消逝了，在太師椅上坐的不是漂特爾·德米特里支，而是另外一個大家都稱呼他爲主席老爺的人。他感覺到有權威的意識，不叫他安靜地坐在原處，他總要尋求機會搖一搖鈴，嚴厲地看着羣衆，喊叫……當他忽然開始看不清和聽不清時，這種近視和聾瘡的毛病是從哪兒來的，他莊嚴地皺着眉要求人們大聲點說話，向桌子走近來一些。他從莊嚴的高座上，對於人臉和人聲都分辨不出了，大概，即使奧麗珈·米海羅福娜自己走到他面前來，他一定也是向她喊道：「您貴姓？」他對於鄉民的證人總是叫「你，」對於羣衆的呼叫聲，簡直可以在街上都聽到，至於對於律師，自己却忍受不了。如果是一個律師陳述意見，那末漂特爾·德米特里支就身子略微斜着對他坐着，眼睛向天花板睜縫着，想用這種情形表示，這兒根本用不到律師，他不承認他，也不聽他的意見；如果是一個穿灰衣服的私人



代理人陳述意見，於是漂特爾·德米特里支便注意聽着，用嘲諷的、輕視的目光打量着代理人。現在是些什麼樣的律師啊！「您這是想要說明什麼？」他打斷說。如果有一個雄辯的代理人用了一個不拘什麼外鄉字，例如把「虛構的」發音成「瞎構的」，那末漂特爾·德米特里支立刻就會很活潑地問道：「什麼，您哪？怎樣瞎構的？這是什麼意思？」然後教訓地說道：「不要用那些你們不懂的字眼。」於是代理人紅着臉，滿頭大汗，結束了自己的陳述，離開了桌子，但是漂特爾·德米特里支自滿地含着笑容，慶祝着勝利，向太師椅背上一靠。他自己對待律師們的態度，有點兒學着阿列克塞·彼得洛維支伯爵的樣子，不過當伯爵要說：「保護人，請肅靜一會兒！」時，樣子是一種年老的親熱和自然樣子，但是漂特爾·德米特里支却很粗暴和做作。

二

一陣鼓掌的聲音。這時青年人已經彈完琴了。奧麗珈·米海羅福娜想起了客人，急忙向客廳走去。

「我很注意聽您彈。」她走近鋼琴，說道。「我很注意聽您彈。您有驚人的才能！也許，我們的鋼琴對於您有什麼不便吧？」

這時，兩個中學生和跟着他們的大學生走進了客廳。

「我的天，米恰和珂里亞！」奧麗珈·米海羅福娜拖長聲地和快活地說道，向他們迎去。「長得這樣大啦！簡直認不出是你們啦！你們的媽媽在哪兒？」

「恭賀您命名之喜，」大學生很快活地說道，「希望您各方面都好。葉卡契琳娜·安德烈福娜也恭喜您，而且請求寬恕。她有點不大舒服。」

「她可真不好！我等了她一天啦。您從彼得堡來了好久了嗎？」奧麗珈·米海羅福娜問大學生。「那兒的天氣現在怎樣？」她也不等到回答，便愛撫地向中學生望了一眼，又重複一句：「長得這樣大啦！還是很早以前他們和奶媽一同到這兒來的，現在已經是中學生啦！老的人漸漸老了，青年的又生長起來……你們吃過飯了嗎？」

「啊嚇，請不要操心啦！」大學生說。

「你們還沒有吃飯嗎？」

「爲了上帝，不要操心吧！」

「你們想要吃點東西嗎？」奧麗珈·米海羅福娜用粗鹵的和硬板板的聲音，不能忍耐地和氣憤地問——這在她簡直是意外，但是她立刻咳嗽了一下，臉紅了，含着笑容。「長得這樣大啦！」她溫柔地說。

「請不要操心呢！」大學生又說了一次。

大學生在請求不要操心，孩子們一聲不響；顯然，三個人都想吃飯。奧麗珈·米海羅福娜把他們領進飯廳中去，命令瓦西里擺上桌子。

「你們的媽媽真不好！她讓他們坐下，說：『簡直把我忘掉啦。不好，不好，不好……你們這樣告訴她吧。您是讀什麼科呢？』」

「讀醫科。」

「噢，我可不配做一個醫生。我很可惜，我的丈夫不是醫生。這是要很大勇氣的，譬如在施行手術或者解剖尸體的時候！可怕啊！您不怕嗎？我也許會被嚇死的。自然，您要喝點酒嗎？」

「請不要操心吧。」

「一路走來，要喝點的。我是女人，有時還要喝點。米恰和珂里亞喝點葡萄酒。不要害怕，葡萄酒沒有什麼力量。真是的，他們是多末好的小影子！簡直可以討媳婦啦。」

奧麗珈·米海羅福娜不住聲地說。她從經驗上知道，說話是比聽話更容易吸住客人的注意力的。當你說話的時候，客人既不用緊張注意力，思考什麼問題的回答，也不用改變面部的表情。但是她想不到地發出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使大學生說了很長的時間，使她不由自主地傾聽着。大學生知道，她從前曾經進過學校，因此，對她的態度努力裝得很嚴肅。

「您讀的什麼科？」她忘記已經問過這問題一次了，又問。

「讀醫科」

奧麗珈·米海蘿福娜記起來，已經好久不招待女太太們了。

「是嗎？這末說，您是要做醫生了嗎？」她站起身來說。「這很好。我可惜，自己沒有進醫科學校。諸位，請你們吃過飯到花園裏去。我把你們介紹給幾位小姐。」

她向外走着，看了看鐘，差五分鐘六點。她覺得奇怪，時間走得這樣慢，非常害怕，到客人散去的半夜，還有六個鐘點。這些時間消滅到哪兒去呢？說些什麼話呢？自己對丈夫怎麼辦呢？

客廳內和陽台上一個人也沒有了。全部客人都到花園去散步了。

「應當向他們提議，在喝茶以前請他們游小樺樹林，或者划划小船。」奧麗珈·米海蘿福娜想，急忙向玩克洛凱特（註）處走去，從那傳來話聲和笑聲。「叫老頭子們來打紙牌……」

僕人葛利高里拿着些空瓶子，從玩克洛凱特的地方向她迎面走來。

「女太太們在哪兒？」她問。

「在紅莓叢中。老爺們也在那兒。」

「啊，我的天，主啊！」有人在克洛凱特場上憤恨地喊道。「我已經過一千次啦，您還是這樣！要想瞭解保加利亞人，就必需要看到他們！從報紙上是無法判斷的！」

（註）一種戶外的投擲遊戲——譯者

也不知是由於這一聲喊叫呢，還是由於別的什麼，奧麗珈·米海蘿福娜忽然覺得全身沒有力氣了，特別是腿上和肩上。她忽然不想說，不想聽，也不想動了。

「葛利高里，」她疲倦地和努力地說，「你們端茶或者幹什麼的時候，請不要問我啦，什麼話也不必說啦……你們都自己做吧……不要用腳亂踏。我疲倦……我不能因為……」

她沒有說完，繼續向克洛凱特場走去，但是一路走，一面想起了女太太們，於是轉向紅莓叢去。天空，空氣和樹木，依然很憂鬱，要下雨的樣子；又熱又悶；預感到天氣改變的一大羣烏鴉，呱呱叫着，從花園上空掠過。離菜園越近，道路越法荒僻了，越法黑暗了；在一條伸展到野梨，酸丁子，小檉樹，金合歡叢去的路上，有一大羣小黑蚊子，像雲彩一樣包圍住了奧麗珈·米海蘿福娜；她用手遮住臉，開始努力幻想起小人來……葛利高里，米恰，珂里亞，早上來道喜的鄉下人的臉，都從幻想中閃過了……

聽見了一陣脚步声，她睜開了眼睛。尼珂萊·尼珂拉依維支叔父很快向她迎過來了。

「這是你嗎，親愛的真高興……」他喘着氣，開始說。「有兩句話……」他用手帕擦擦自己的，刮得光光的紅下頰，後來忽然向後退了一步，拍了一下手，瞪起了眼睛。「媽媽啊，這要繼續到什麼時候啊？」他迅速說，吸着氣。「我問你：界限在什麼地方不必講到，他那種使人們灰心喪氣的偵察式的目光，是怎樣侮辱我和侮辱每一個忠厚的，有思想的人了，我不必說了，可是請他

有福貌一點吧！算什麼事？喊叫啊，哭泣啊，發威啊，自己模仿着暴君，不叫人講一句話……鬼知道他莊嚴的姿勢，將軍一樣的笑聲，看不起人的聲調！請准許問問您：他是什麼人？我問你：他是什麼人？自己的妻的丈夫，小地主，依靠娶了個有錢的老婆才享起福來！是個侍進者和軍官，這種人多得很！施契德林式的典型！我向上帝起誓，無論如何，兩者他必有其一；或者他是被出名狂的念頭弄得苦痛着，或者是果如這個糊塗老鬼，阿列克塞·彼得洛維支伯爵所說，現在的孩子們和青年人們，都成年太晚了，在四十歲之前還裝馬車夫和將軍玩！」

「這很好，很對……」奧麗珈·米海羅福娜同意了。「請讓我過去。」

「現在你想想，這是幹什麼？」叔父阻止她的道路，繼續說。「怎樣來結束這種假裝保守主義和將軍的把戲呢？已經要受審判了，要受了我很高興！喊叫啊，敲打啊，直到坐到犯人的位置上才算。而且還不是在什麼地方法院，是在高等法院！這真糟糕，連想都不敢想！其次，是和大家都口角！今天是命名日，可是看看，不論是沃司特里亞科夫，不論是亞洪託夫，不論是烏拉吉彌洛夫，不論是石福德，不論是伯爵，誰也沒有來……大概他比阿列克塞·彼得洛維支伯爵還更保守，所以連他都不來，而且再也不會來了！你看着吧，不會來啦！」

「啊嚇，我的天，這和我有什麼關係？」奧麗珈·米海羅福娜問。

「怎麼什麼關係？你是他的太太！你很有學問，進過女學堂，你應當要把他選成一個忠實的



工作人員！

「女學校裏並不教這個，這只是更使人難過。大概爲了我曾經進女學校的事，一定要向你們大家道歉吧！」奧麗珈·米海羅福娜厲聲說道。「叔父，你聽，如果有人整天在你的耳朵上總唱這同樣調子的歌，那末你會連坐都坐不住，要趕快跑的。我已經整整一年了，總是聽到這同樣的談話。諸位，應當完啦，對不起！」

叔父裝了個很嚴肅的臉相，後來試探地向她望着，嘲諷的笑容使嘴巴都歪曲了。

「就是這末回事！」他用老太婆一樣的聲音唱道。「對不起，您哪！」他說着，很恭敬地行下禮去。「如果你自己也受了他的影響，改變了自己的信仰，這是要早點說的。對不起，您哪！」

「是的，我改變了信仰！」他喊道。「我高興！」

「對不起，您哪！」

叔父最後一次很恭敬地行過禮，也不知怎樣向旁邊一轉，聳着肩，向回走去了。

「混蛋！」奧麗珈·米海羅福娜想。「滾回自己家去吧！」

她在菜園裏的紅莓叢中找到女太太和青年們。一部份人在吃紅莓，一部份已經吃厭了紅莓的人，在楊梅叢中徘徊着，或者在嚼着糖豌豆。離開紅莓叢不遠，一棵被許多舊籬笆柱子圍繞着的枝葉杈杈的蘋果樹旁邊，漂特爾·德米特里支正在割草。他的頭髮披到額上，領帶也解開

了，鍍鍊也從鈕孔內墜了下來。他的每一步，和每揮動一次鐮刀，都表示出很熟練，有很大的力量。他旁邊站着柳博契珈和一位隣居，布克萊耶夫大佐的女兒，娜塔麗亞和娃蓮琴娜，一般人都稱呼她們爲娜塔與娃塔，都是害貧血病的，病態胖腫的金髮女孩子，十六歲到十七歲，穿着白衣服，互相非常的像。漂特爾·德米特里支正在教她們砍草。

「這很簡單……」他說。「只要會拿鐮刀，不要着慌，就是說不要用力太大。就這樣……您現在不要試試嗎？」他把鐮刀遞給柳博契珈。「來試試！」

柳博契珈笨拙地把鐮刀拿在手中，忽然臉紅了，笑了。

「不要怕，柳博芙·阿列克散德洛芙娜！」奧麗珈·米海羅福娜大聲說，爲了要使一切女太太們都聽見，而且知道她也和他們在一起。「不要怕，應當學學！您是一個託爾斯泰主義者，就得要會砍草。」

柳博契珈舉起鐮刀來，又笑了，笑得力氣都沒有了，立刻把鐮刀放下來。人們對她講起話來，像對大人一樣講話，她很害羞，也很快活。娜塔也不笑，也不怕，面孔很嚴肅，很冷淡地，拿起了鐮刀，一揮，就把鐮刀砍進草中去了；娃塔也和姐姐一樣，也不笑，嚴肅而且冷淡地，沉默地拿起鐮刀來，把它砍進了地中。兩姊妹砍完草，就攙着手，沉默地向紅莓叢走去了。

漂特爾·德米特里支笑着，像小孩子一樣玩笑着，他有這種幼稚的玩笑樣子的時候，便特

別比別人顯得更親熱了。奧麗珈·米海羅福娜很歡喜他這樣子。但是他的童心照例是繼續得不很長久。這一次也是如此，他和鑿刀鬧過一陣之後，不知怎麼一來，就給自己的玩笑樣子上加了一層嚴肅的影子。

「當我砍草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很強健，很正常，」他說。「如果強迫我只過一種有學問的人的生活，那末，我大概非發瘋不可了。我覺得，我並不是生來就是文明人！我要砍草，耕田，播種，趕馬……」

於是，漂特爾·德米特里支開始和女太太們談論體力勞動的好處，談論文化，然後又談到金錢之害，談到私有權。奧麗珈·米海羅福娜聽着丈夫的話，不知爲什麼想起了自己的嫁粧。

「有時他竟不能寬恕我，」她想，「因爲我比他更有錢。他驕傲，自尊。爲了我負的責任多。而憎惡我。」

她停在布克萊耶夫大佐的身旁，那人正在吃紅莓，也參加談話了。

「請吧，」他讓路給奧麗珈·米海羅福娜和漂特爾·德米特里支說。「這兒有熟透了的……是的，您哪，照普魯東的意見，」他提高着嗓音說，「簡直就是竊盜。不過我是不承認普魯東的意見的，不承認他的哲學的。法國人對於我並不是無上的權威，上帝保佑他們！」

「噢，說到普魯東和什麼包克爾，我可是一竅不通，」漂特爾·德米特里支說。「關於哲學

問題，請請教我的夫人。她曾經進過女子大學，對於什麼叔本華啦，普魯東啦都研究過……」

奧麗珈·米海蘿福娜又覺得寂寞了。她又走到花園裏去，沿着狹窄的小路，走過蘋果樹和梨樹，她的樣子又變成一種又像去做什麼重要事情的樣子了。這兒是園丁的小屋……園丁的妻華爾娃拉和她的四個生着大腦袋，但是頭剃得光光的小孩子，都坐在門坎上。華爾娃拉也懷孕了，快要生產了，照日期計算，大概在伊里亞預言家節日以前。奧麗珈·米海蘿福娜問候着，沉默地望望她和孩子，問道：

「噢，你自己覺得怎樣？」

「沒有什麼……」

沉默。兩個女人都沉默不語，好像彼此很瞭解。

「初產是很可怕的，」奧麗珈·米海蘿福娜說，想了想，「我總覺得我受不了，我會死的。」

「我想是會活的……有什麼呢！」

懷孕的華爾娃拉已經要生第五次了，很有經驗了，她自上而下地望着自己的太太，用教訓的腔調和她說話，但是奧麗珈·米海蘿福娜不由自主地感覺到她的權威；她想要講講自己的恐怖，講講孩子，講講感覺，但是她害怕，這會使華爾娃拉覺得太瑣碎，太天真了。她沉默地等候着華爾娃拉自己講些什麼。

「奧麗亞，我們回家吧！」漂特爾·德米特里支從紅莓叢處喊道。

奧麗珈·米海羅福娜很歡喜沉默着，等着和望着華爾娃拉。她很高興這樣沉默地，毫無必要地站到夜間。但是非走不可了。她剛剛離開小房子，柳博契珈、娃塔和娜塔已經向她跑過來了。後面兩個人跑到離她還有一沙繩遠，倆人一同停下來，像泥塑木雕一樣；柳博契珈却跑到她面前，摟住了她的脖頸。

「親愛的！美麗的！無價之寶啊！」她吻着她的臉和脖頸，說道。「我們到島子上去喝茶吧！」

「到島子上去！到島子上去！」娃塔和娜塔都笑也不笑地同時說出了同樣的話。

「要下雨啦，我的親愛的。」

「不會下，不會下！」柳博契珈裝着要哭的樣子，喊道。「大家都願去親愛的，美麗的！」

「大家都想到島子上去喝茶，」漂特爾·德米特里支走過來說道。「叫預備吧……我們都乘小船去，自沸壺和其餘的東西，叫傭人用馬車送去。」

他和妻並排走着，攙住她的手。奧麗珈·米海羅福娜想向丈夫說幾句不快的，刺心的話，即使講講關於嫁粧的話也可以，越殘忍越好。她想了一下，說道：

「爲什麼這個阿列克塞·彼得洛維支不來？真可惜！」

「我很高興他不來，」漂特爾·德米特里支撒謊了。「我已經像吃苦蘿蔔一樣討厭這個

白癡了。」

「可是你在吃飯之前，等他等的簡直難以忍耐呀！」

三

過了半小時，全部客人都聚集在碼頭附近了，小船就拴在那兒。有許多人在談笑，許多人由於多餘的忙亂，無論如何佔不到地位。三隻船上的客人已經擠透了，可是還有兩隻空在那兒。因為這兩隻船的鑰匙失落了，便派人從河邊跑到院子裏去尋鑰匙。一部分人說，鑰匙在葛利高里處，另一部分人說，在管事人處，第三部分人商量着去叫個鐵匠來，把鎖打壞。大家都是同時說話，互相打斷，互相壓着別人的聲音。漂特爾·德米特里支不能忍耐地沿岸邊走着，喊道：

「誰他媽的懂得，這是怎麼回事！鑰匙本來總擺在前室的窗台上！誰把它們拿走啦？也許是管事人拿去開自己的船了吧！」

最後鑰匙找到了。但是又少了兩把槳。立刻又鬧亂起來了。漂特爾·德米特里支已經走煩了，跳到一隻用楊樹鑿成的狹長獨木舟上去，搖擺着，幾乎沒有跌到水裏去，離開了岸邊。其餘的船，在女孩子們的哄笑和尖叫聲中，一隻一隻地，跟在他後面划起來。

天空佈滿了白雲，沿岸的樹，蘆葦和載滿人的，打着槳的小船，反映到水中，就像照在鏡子裏



一樣；小船的下面，水深處，彷彿是無底的深淵內，也是天空，有鳥兒掠過。庭院建築在上面的那邊岸上，很高，很峻急，遮滿了綠樹；另一岸的斜坡上，有一片被水浸着青草發着綠色，河水閃着光。小船駛過了有五十沙繩，悲哀地垂下頭去的柳樹後面的斜坡上，出現了許多小房子，一羣牛開始聽到歌聲，酒醉的呼叫和手風琴的聲音了。

河上到處點綴着漁人的獨木舟，這是爲了下網過夜的。一隻獨木舟上坐着些游逛的音樂家們，彈奏着自製的小提琴和大提琴。

奧麗珈·米海羅福娜坐在舵旁，她慫慫地笑着，說了許多話，爲了使客人不寂寞，自己則斜眼望着丈夫。他站在自己的獨木舟上，在大家前面划着，只用一隻槳划。尖頭的輕獨木舟，全部的客人都管它叫殺人兇手，但是漂特爾·德米特里支却不知爲什麼叫它笨叫拉克里亞，(註)很快地向前駛去；它的表情很活潑，很狡猾，彷彿是憎惡沉重的漂特爾·德米特里支，在等候着一個適當的機會，從他的腳底下滑出去。奧麗珈·米海羅福娜望着丈夫，她很憎惡他的，被許多人歡喜的漂亮樣子，憎惡他的後腦海姿勢，以及對待女人的親暱樣子；她憎惡所有坐在船上的女人，嫉妬着，同時每一分鐘都哆嗦着，害怕不穩當的小獨木舟會翻掉，會發生不幸。

「輕一點，漂特爾！她喊道，她的心嚇得失去了知覺。」坐到船上來！我們相信你是勇敢的！

那些和她一同坐在小船上的人們非常使她不安。這是一些很平凡的，不壞的人，這種人很多，但是現在，她覺得他們每一個人都不平凡，而且很壞。她對每一個人都只看到缺點。她想：「那個戴金眼鏡的和留着漂亮的小海鬍的，打着槳的青年小伙子，本來是一個富裕的，飽暖的，永遠幸福的母親的兒子，大家都認為他是一個忠實的，自由思想的前進人物。他從大學畢業，回到縣裏的莊園來還不到一年，但是一說到自己時：『我們是地方事業家。』但是過一年之後，他也和另外許多人一樣，感到寂寞，跑到彼得堡去了，對於自己的逃跑，逢人便解釋為，地方事業簡直沒有用，他被欺騙了。從另外一隻船上，眼睛不離開地注視着他的青年太太，也相信他是一個『地方事業家。』過了一年之後，也相信他在地方事業上是沒有用了。還有這個肥胖的，臉刮得很光的紳士，戴着闊帶草帽，嘴上叨着一隻貴重的雪茄。這個人歡喜說：『我們已經到拋棄幻想，實際幹事的時候了！』他有約克希爾產的豬，布特萊洛夫廠的蜂箱，油菜田，鳳梨林，油坊，奶油廠，用意大利的複式簿記。但是每年夏季，爲了要在秋天和情人到克雷木去住，總要把樹林子賣給人去砍，或者抵押一部分田地，還有那個尼珂萊·尼珂拉依支叔父，他非常生漂特爾·德米特里支的氣，可是不知爲什麼總不肯回家去！」

奧麗珈·米海羅福娜望着另外的幾隻船，她只能看到無趣的怪人，戲子和頭腦簡單的人們，她想起了縣中的一切認識的人，簡直就想不起一個，可以說上好，或者想到一件好事的人。她

覺得大家都是愚笨、糊塗、無知、偏狹、虛偽、無心，說的話都和想的不一樣，做的事也和要做的不同。寂寞和失望窒息了她；她忽然想要不笑，跳起來，喊道：「我討厭你們啦！」然後從船上跳到水裏，向岸上游去。

「諸位，抓住漂特爾·德米特里支的船練吧！」有人喊道。

「抓住船練！抓住船練！」其餘的人也同聲說。「奧麗珈·米海羅福娜，拉住您先生的船練！」

坐在舵旁的奧麗珈·米海羅福娜，一點時間也不肯放過，巧妙地抓住了笨叫拉克里亞的頭上的鍊子。當她彎下身去抓鍊子時，漂特爾·德米特里支皺着眉頭，害怕地望着她。

「你在這兒會受涼的！」他說。

「如果你爲我和爲孩子耽心，那末爲什麼你折磨我呢？」奧麗珈·米海羅福娜想。

漂特爾·德米特里支認爲自己勝利了，又不願把船套在繫帆練上，便從笨叫拉克里亞上跳到小船上來，船上本來已經擠得滿極了，他跳得偏不小心，以致小船大偏了一下，大家都嚇得叫起來。

「他這種跳法是爲了取悅女人，」奧麗珈·米海羅福娜想道。「他知道這樣很漂亮……」她一想到寂寞、憤怒、緊張的微笑，以及全身所感覺到的不方便，手和腳便開始哆嗦起來了。

她爲了不使客人看到這種顫抖，努力大聲說話，笑，活動……

「萬一如果我會哭出來，」她想，「我就說我的牙齒痛……」

最後，小船靠上了「好望島」。由一個銳角形成的河灣，構成了半島形，上面生滿了老樺樹、柳樹、楊樹的林了。樹下面已經放好了桌子，生起了自沸壺，瓦西里和葛利高里已經在杯盤附近忙亂了，都穿着自己的燕尾服，戴着白色的線結的手套。載送食具來的馬車，停在「好望島」的對岸。用一隻很像笨叫拉克里亞的獨木舟，把裝着傢俱食物的籃子和包，從馬車上渡到島上來。僕人、車夫，甚至連坐在獨木舟上的鄉下人，臉上的表情都很莊嚴，這種表情只有小孩子和僕人才有。

在奧麗珈·米海蘿福娜燒好茶，斟過第一巡時，客人只是忙着吃糖菓和看斟茶。後來，普通在野餐中喝茶時的，令主人非常苦惱和疲倦的忙亂開始了。葛利高里和瓦西里剛端送出去，立刻又手端着空杯子伸遞給奧麗珈·米海蘿福娜。一個人請求不要放糖，另一個——要齶一點，第三個——要淡一點，第四個只謝一聲。奧麗珈·米海蘿福娜一定要記住這一切，然後喊着：「伊萬·彼得洛維支，您要沒糖的嗎？」或者：「諸位，誰要淡一點呀？」但是那個請求淡一點或者不要糖的人已經不記得了，被愉快的談話迷住，送到手邊來的第一杯便趕快接過來了。有些憂鬱的人形，像影子一樣，從桌子旁邊走開走，裝做在草中尋覓蘑菇，或者讀繡頭上的商標，——

這是一些拿不到杯子的人。「您用過茶了嗎？」——奧麗珈·米海蘿福娜問，那個被問的人便請求不要麻煩，而且說：「我等等吧，」其實客人們不等，匆忙一點，對於女主人倒方便。

一部份忙着談話的人，茶喝得很慢，把茶杯放在自己面前，是有半小時，另外一部份，特別是在吃飯時喝了很多酒的人，簡直就不離開桌子，一杯又一杯地灌下去，使奧麗珈·米海蘿福娜剛能來得及斟。一個年青的小丑咬着糖喝茶，(註)而且總在說：「罪人哪，我自己很歡喜喝點中國茶葉。」於是他便深深地探口氣：「請再倒一杯吧！」他喝了很多，把糖咬得山響，以為這一切都是很滑稽，很奇怪的，他模仿商人很像，誰也不明白，這許多瑣碎事情，對於女主人是很苦痛的，而且也很難明白，因為奧麗珈·米海蘿福娜總是很慇懃地笑着，說些可笑的話。

她覺得自己不大很好……許多人哄笑，問題，玩笑，糊塗的僕人，在桌子旁邊打轉的孩子們，都使她激怒；甚至娃塔很像娜塔，珂里亞很像米恰，也使她發怒，也分辨不出誰已經喝過茶，誰還沒有喝茶了。她覺得，她的緊張的慇懃的笑容變成了惡狠的表情，她每分鐘都覺得她馬上要哭了。

「諸君，下雨啦！」有人喊。

(註)我們通常喝茶總是把糖放在杯子裏，候其溶解再飲，但是俄國人有一種一面喝茶，一面咬糖塊的喝法——

譯者。

大家都向天空望去。

「是的，的確下雨了……」漂特爾·德米特里支擦了擦腮頰，證實了一下。

天空只落下了幾點，真正的雨還沒有來，但是客人們已經都再也不要喝茶，忙亂起來了，起初，大家都想坐馬車走，但是想了想，又都到小船邊去了。奧麗珈·米海羅福娜因為要趕快去預備晚飯，向大家道過歉，先坐馬車回家了。

她坐在四輪車上，首先是使自己的笑着的臉休息一下。她臉孔很兇狠地穿過了鄉村，臉孔兇狠地回答迎接她的鄉人的敬禮。她到了家裏，急急忙忙地走回自己的臥室，躺在丈夫的牀上了。

「主啊，我的天，」她小聲說，「這種罪刑一樣的工作是爲了什麼？這些人在這兒擁擠，他們還裝做快活的樣子，是爲了什麼？爲什麼我要笑，要說謊？我不明白，不明白！」

一陣腳步聲和人聲。這是客人們回來了。

「叫我再躺一會兒吧。」奧麗珈·米海羅福娜想。

但是一個女婢走進了臥室，說道：

「太太，瑪麗亞·戈麗高里耶福娜要走啦！」

奧麗珈·米海羅福娜跳起來，把鬚角理了理，急忙從臥室裏出來。



「瑪麗亞·戈麗高里福娜，這是什麼事？」她用受侮辱的嗓音說着，向瑪麗亞·戈麗高里福娜迎過去。「您這是忙着到哪兒去？」

「不行啦，親愛的，不行啦！我已經坐得太久啦。家裏的孩子們還等着我哩！」

「您真不好爲什麼您不把孩子帶來呢？」

「親愛的，如果可以的話，我一定在平常日子把他們帶到府上來，但是今天……」

「啊嚇，請來呀！」奧麗珈·米海羅福娜打斷他的話，「我一定很高興您的孩子真可愛！吻他們大家……可是，您真看不起我！爲什麼忙着走，我不明白！」

「不行，不行……再會，親愛的。自己保重吧。您現在正在這種環境中……」

兩個人接過吻。奧麗珈·米海羅福娜把客人送到馬車上，又走到客廳內的太太們處去。那兒已經點上了燈火，男人們都坐下去打牌了。

#### 四

吃過晚飯以後，直到十二點一刻鐘，客人才開始散去。奧麗珈·米海羅福娜送着客人，站在台階上，說道：

「請您帶條圍巾走吧！有點兒冷了。主保佑，可不要傷風啊！」

「不要麻煩啦，奧麗珈·米海羅福娜！」客人們回答着坐上車去。「喲，再會！再會！我們等着你們！可不要騙人哪！」

「特爾爾爾！」車夫勒住馬。

「趕吧，丁尼司再會，奧麗珈·米海羅福娜！」

「吻吻孩子們！」

四輪廂車從原處移動開了，立刻消逝到黑暗中去了。燈光照出的紅圈中，又出了兩匹或者三四不能忍耐的馬和雙手伸向前去的，車夫的黑影。又是接吻，責備，請求再來玩一次，或者拿圍巾。漂特爾·德米特里支從前室跑出來，幫着太太們坐到四輪車上。

「你現在向葉福萊摩甫士城趕去，」他教訓着車夫，「從曼金諾近一點，可是那兒路壞。不要把車子翻掉……別了，我的美人！*Millie compliments*（註）您的藝術家！」

「別了，心肝，奧麗珈·米海羅福娜！請進屋子去吧，否則會受風的！太涼了！」

「特爾爾爾！你要鬧嗎？」

「你這是什麼馬？」漂特爾·德米特里支問。

「大齋的時候買的海達洛夫的，」車夫說。

（註）問候的意思。——譯者。

「好體面的小馬……」

漂特爾·德米特里支向二套馬的身上拍了一下。

「呸，走吧！祝一路平安！」

結果，最後一個客人走了。路上的紅圈搖動了，向旁邊移去，變小了，熄滅了——這是瓦西里把燈從台塔上拿去了。從前的時候，送完客人，漂特爾·德米特里支和奧麗珈·米海蘿福娜開始互相追逐跳進大廳去，拍着掌，唱道：「走啦！走啦！走啦！」現在，奧麗珈·米海蘿福娜已經顧不得這樣了。她走進臥室去，脫掉衣服，躺到床上去了。

她覺得她馬上就要睡着了，而且要睡得很熟。她的腿和肩膀痛得難過，頭因為說話太多沉重得不得了，全身都依舊感到一種不便的感覺。她矇住頭，躺了有三分鐘，後來從被子下面向燈光望了望，傾聽了一下，笑了。

「好啊，好啊……」她曲着腿小聲說，她覺得腿好像因為走路太多，開始變長了。「睡啦，睡啦……」

腿無處安放，全身都覺得不方便，她翻身到另一面去。一隻大蒼蠅嗡嗡叫着在臥室內飛，不安地向天花板上撞。還聽見葛利高里和瓦西里在大廳內，小心地走着，收拾着桌子；奧麗珈·米海蘿福娜開始覺得，她已經睡熟了，直到這些聲音靜下去時，才覺得舒適。她又不能忍耐地翻到

另一面去了。

丈夫的聲音從客廳內傳過來。一定是有人留下過夜了，因為漂特爾·德米特里支好像是對誰大聲說道：

「我並不是說阿列克塞·彼得洛維支伯爵是一個虛偽的人。不過他不由自主地成了這樣一個人，因為你們諸君都努力不想看到他的真實面目。在他的愚蠢樣子中，可以看到真正的才能，在親暱的招呼中——是親熱的樣子，在完全看不到的地方，却可以看到保守主義。老實說，他是百分之百的保守主義者。但是在本質上，保守主義是什麼東西呢？」

既憤慨阿列克塞·彼得洛維支伯爵，又憤慨客人和自己的漂特爾·德米特里支，現在揭開了自已的靈魂。他咒罵伯爵，咒罵客人，對自己更加憤慨，想要隨便說些什麼話出來。他送走客人，在客廳裏走來走去，穿過飯廳，穿過夾道，穿過書室，然後又回到客廳，又走進臥室。奧麗珈·米海羅福娜仰面躺着，被頭只蓋到腰部（她已經感到熱了），臉色兇狠地望着蒼蠅，牠正在天花板上攪。

「有人留下過夜了嗎？」她問。

「葉高洛夫。」

漂特爾·德米特里支脫掉衣服，躺在自己的床上。他沉默地吸上一枝紙烟，也開始注視起

蒼蠅來，他的目光很嚴峻，很不安。奧麗珈·米海蘿福娜向他的紅色側面望了五分鐘。不知爲什麼她覺得，如果丈夫忽然轉面問她，說道：「奧麗亞，我真難過！」那末她就會哭一頓，或者笑一頓，她也會輕鬆一點的。她想着，但是腿很難過，而且因爲精神緊張，她的全身都不舒服。

「漂特爾，你想什麼事哪？」她問。

「這個，什麼事也沒想……」丈夫回答。

「你最近好像總有什麼秘密瞞着我。這可不好。」

「爲什麼不好？」漂特爾·德米特里支乾燥地，並非立刻地回答。「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個人的生活，因此一定要有自己的秘密。」

「一個人的生活，自己的秘密……這都是說話！你要明白，你是侮辱我了！」奧麗珈·米海蘿福娜抬起身來，坐到床上，說道。「如果你的精神上難過，爲什麼你要瞞住我？爲什麼你覺得和陌生的女人坦白講話更舒服，不願和自己的妻說話？我已經聽見你今天在砍草時，怎樣向柳博契珈傾吐一切了。」

「噢，我祝賀你。我很高興你能聽見。」

這意思就是叫我安靜一下，不要妨礙我思想！奧麗珈·米海蘿福娜不安了。這些日子集聚在她胸中的氣憤，憎惡和忿怒，忽然好像鼎沸起來了；她很想不再等到明天，馬上對他講出一切，

侮辱他一頓，報復一下……她努力把自己抑制了一下，不要喊叫出來，說道：

「你知道吧，這一切都是無恥，無恥，第三個無恥！我今天憎惡了你一天——因為你做出的事！」

漂特爾·德米特里支也站起來，又坐下了。

「無恥，無恥，無恥！」奧麗珈·米海蘿福娜開始全身哆嗦着，繼續說道。「我沒有什麼可慶祝的！你自己慶祝自己吧！羞恥，羞恥！撒謊撒到這種地步，你和妻住在一間屋子裏應當羞死！你是一個騙子！我看透你了，明白你的每一步動作！」

「奧麗亞，你什麼時候精神不對，請你預先告訴我。我好住到書室裏去。」

漂特爾·德米特里支說完這話，拿起枕頭，從臥室出去了。奧麗珈·米海蘿福娜並沒有預見到這一點。她沉默了一分鐘，張着口，全身哆嗦着，望着門，丈夫就隱藏到門後去了，努力想要明白一下，這是什麼意思。這是不是虛偽的人們在口角中一遇到不對時，便採取的一種手段，或者這是一種故意給她的自尊心一種侮辱呢？怎樣瞭解法？奧麗珈·米海蘿福娜記起了她的表兄，一個快活的小軍官，時常笑着對他講，每當夜間，「太太開始嘮叨」他時，他照例是拿起枕頭，吹着口哨，走到自己的書室去，把妻弄成了尷尬和可笑的样子。這個軍官娶了一個有錢的，脾氣很壞的蠢女人，他並不尊敬她，只是忍耐着。



·米海羅福娜從床上跳了起來。照她的意見，現在只剩下她一個人了；趕快穿起衣服，離開這座房子。房子是她自己的，不過這樣對於漂特爾·德米特里支更糟糕。她也不用得着或者用不着這樣，迅速走到書室中去，想把自己的決心告訴丈夫（女性的邏輯！）在她的思想中一閃，對他說再會，以及還有什麼侮辱的，辛辣的辭句……

漂特爾·德米特里支躺在沙發上。裝着讀報的樣子。他旁邊的椅子上點着一枝臘燭。他的臉被報紙遮住，看不清楚。

「趕快對我說明，這是什麼意思？我問您哪！」

「問您……」漂特爾·德米特里支模仿着，臉也不露出來。「奧麗珈，我討厭啦！說實在話，我疲倦，我現已經到了那種地步……明天我們再相罵吧。」

「不成，我非常明白你！」奧麗珈。米海羅福娜繼續說。「你看不起我！是的，是的！你因我比你富，所以看不起我！你對這一點永遠不寬恕我，永遠向我撒謊（女性的邏輯！）又在她思想中閃了一下。）我知道，現在你在嘲笑我……我簡直確信，你娶我只是爲了我有資格和這許多該死的馬……噢，我不幸啊！」

漂特爾·德米特里支把報紙失落，抬起身來。意想不到的侮辱使他發呆了。他幼稚地而無告地笑着，驚慌地望着妻，彷彿是防範自己不要被打，把手伸向她去，祈求地說道：

「奧麗亞」

他等候着她再講些什麼可怕的話，靠在沙法背上，他的全部身形開始露出了那樣無告而幼稚的樣子，像像審一樣。

「奧麗亞，你怎麼能說這話？」他小聲說。

奧麗亞·米海羅福娜醒過來了。她忽然感覺到自己對這個人的瘋狂的愛情，想起了她是她的丈夫，漂特爾·德米特里支，沒有他她連一天都不能過的，他也是非常愛她的。她大聲地哭了，簡直不是自己的聲音，抱住自己的頭，向後跑去，回到臥室去。

她倒在床上，輕微的，歇斯底里的，妨礙呼吸的飲泣聲在屋子裏響着，這種聲音聽到令人手足痠軟。她想起來，隔開三四間屋子就有客人在過夜，把頭藏到枕頭底下，爲了壓低飲泣聲，但是枕頭落到地上去了，當她俯身去拾它時，她自己也幾乎沒跌下來；她把被頭向臉上拉了拉，但是手臂不聽使喚，痠軟地把她抓住的一切東西都落掉了。

她覺得，一切東西已經全完了，她用來侮辱丈夫，所說的一切不正的話，把她的全部生活粉碎了。丈夫不會寬恕她。她加到他身上的侮辱，簡直是屬於不能用什麼愛撫，不能用什麼誓言所能和好的那一類……她怎麼能向丈夫證明，她自己也不相信她所說的話呢？

「自然，自然！」她也沒注意枕頭又落到地上去了，喊叫道。「爲了上帝，爲了上帝！」

她的呼叫聲一定把客人和僕人都驚醒了；明天全縣的人都要知道她發神經病了，大家都爲這事譴責漂特爾·德米特里支。她努力想抑制住自己，但是哭泣聲越來越響了。

「爲了上帝！」她用非自己的嗓音喊道，也不明白這是爲什麼喊叫。「爲了上帝！」

她覺得身底下的床倒了，腳亂踏在被頭裏。漂特爾·德米特里支穿着睡衣，手中擎着蠟燭，走進了臥室。

「奧麗亞，夠啦！」他說。

她抬起身來，跪在床上，被臘光照得皺起眉頭，透過哭聲，說道：

「明白……明白……」

她是想要說，客人，他的說謊，還有她的說謊，以及一切在她心中鼎沸着的事都使她苦痛，但是她却只能說：

「明白……明白！」

「哪，喝一口！」他把水遞給她，說道。

她很服從地接過杯子，喝起來，但是水向外迸濺着，流到她的手上，胸前，膝蓋……「我現在一定非常難看！」她想。漂特爾·德米特里支沉默地，使她躺在床上，蓋住被頭，然後端起臘燭走出去。

「爲了上帝！」奧麗珈·米海蘿福娜又喊。「漂特爾，明白，明白！」

忽然不知什麼東西撞了她的肚皮下面和脊背一下子，力量非常大，使她的哭聲停止了，她痛得咬住了枕頭。但是疼痛立刻又解放了她，她又哭起來了。

女婢走進來，整整她身上的被頭，快活地問道：

「太太，親愛的，您怎麼啦？」

「從這兒出去！」漂特爾·德米特里支走近床前，嚴厲地說。

「明白……明白……」奧麗珈·米海蘿福娜開始說。

「奧麗亞，我求你，安靜點！」他說。「我不想使你生氣。如果我知道這對於你發生這大影響，我一定不會從臥室出去的。我只是難過。我對你說，以一個誠實人的資格……」

「明白……你撒謊，我也撒謊……」

「我明白……噢，算了，我明白……」漂特爾·德米特里支溫柔地說，坐到她的床上。「你只是太熱情了，很明白……我向上帝發誓，我愛你，比愛世界上的一切都厲害，我和你結婚以後，我一次也沒想到過你是一個富人。我是無邊際地愛你，只要……我向你保證，我從來沒有窮過，也不知道錢的價值，因此我也不明白你我之間的處境上的不同。我永遠覺得，我們是同樣的有錢。至於我在小事方面撒撒謊，這是……自然是對的。我的生活直到現在還不夠嚴肅，好像

不撒點小謊就不能過去。我現在非常難過。我們不要談這話吧，爲了上帝……！

奧麗珈·米海羅福娜又覺得了非常的疼痛，抓住了丈夫的袖子。

「痛啊，痛啊，痛啊……」她趕快說。「啊呀，痛啊！」

「叫這些客人滾他們的蛋吧！」漂特爾·德米特里支抬起身來，嘟囔道。「你今天不應當到島子上去！」他喊道。「我這個混蛋，怎麼我沒攔住你？主啊，我的天！」

他氣憤地搔着自己的頭，揮了一下手，從臥室走出去了。

後來他又進來幾次，坐在她的床前，說了許多話，忽而很溫柔，忽而很生氣，但是她不大注意他的話。哭泣和劇烈的陣疼輪流着襲擊他，每一次新的疼痛比上一次更厲害，時間更長。起初，在疼痛的時候，她抑制住呼吸和咬住枕頭，後來却用難聽的，破裂的嗓音喊了起來。有一次，她看見丈夫在自己身旁，想起來曾經侮辱過他，也不考慮這是幻像呢，還是真正的漂特爾·德米特里支呢，用雙手抓住了他的手，開始吻起來。

「你說謊，我也說謊……」她開始解釋。「明白，明白……我苦痛，我忍耐不住……」

「奧麗亞，並不是只有我們在這兒！」漂特爾·德米特里支說。

奧麗珈·米海羅福娜抬起頭來，看見了華爾娃，她正跪在五斗櫥邊，把下面的抽屜開開。上面的抽屜都已經開開了。華爾娃把五斗櫥弄好，站起身來，緊張得臉紅着，面色冷淡而又莊

嚴地開開了保險箱。

「什麼門都不能開……」華爾娃妲小聲說。「開開這個箱子吧，我的母親老爺。」她向漂特爾·德米特里支說。「請您派人到米海爾神父處去，叫他把聖門開開！一定要！」

「您隨便怎麼辦吧，」漂特爾·德米特里支說，繼續地呼吸着，「爲了上帝，只要趕快去請醫生，或者產婆瓦西里去了嗎？再派人去，派你的丈夫去！」

「我要生啦，」奧麗珈·米海羅福娜想。「華爾娃妲，」她呻吟道，「他生下來不會活的！」  
「不要緊，不要緊，太太……」華爾娃妲小聲說。「上帝保佑，費（她把「會」字說成了這種音）活的費活的。」

奧麗珈·米海羅福娜在又一次痛完之後，她已經不哭，不動了，只是呻吟。甚至在不痛的時候，呻吟都不能停止。臘燭還點着，但是曦微的晨光已經透進了窗簾。大概有清晨五點鐘了。臥室內，一張圓桌子後面，坐着一位穿白色外衣的陌生女人，身材很和諧。從她的身體的表情上看來，她好像坐了很久了。奧麗珈·米海羅福娜猜想這是產婆。

「快完了嗎？」她問，在自己的聲音內聽到了一種特別的，陌生的調子，那種調子是從前她所沒有的。「我一定要難產死掉，」她想。

漂特爾·德米特里支小心地走進了臥室，穿得和白晝一樣，站在窗前，脊背對着妻。他揭起



窗帘，向窗外望望。

「好大雨！」他說。

「幾點鐘啦？」奧麗珈·米海蘿福娜還想再聽一次自己嗓音中的陌生調子，問道。

「差一刻六點，」產婆回答。

「怎麼的，如果我真死了呢？」奧麗珈·米海蘿福娜想着，望望丈夫的頭和窗玻璃，雨點正向上面打個不停。「如果他失去了我怎樣過下去呢？她將和誰在一道喝茶，吃飯，在晚上談話，睡覺呢？」

她覺得他成了小孤兒了；她開始可憐他了，想對他說幾句什麼快活的話，愛撫的話，安慰的話。她記得是在春天，他想給自己買幾頭獵犬，但是她覺得打獵太殘忍和太危險，不叫他做這事。「漂特爾，你買幾隻獵狗吧！」她呻吟道。

她放下窗帘來，走到床前，想說幾句話，但是這時奧麗珈·米海蘿福娜又覺得痛起來了，用難聽的，破裂的嗓音喊叫起來。

由於疼痛和呻吟，她發糊塗了。她聽見，看見，有時還說話，但是不很明白，她只覺得痛，或者馬上就要痛了。她覺得，命名日已經過去好久好久了，不是昨天，彷彿是一年之前，她的新的，疼痛的生活將要長久繼下去，比她的童年，在中學校讀書，進大學，出嫁還要長久，一直還要不停地繼續。

下去。她看見產婆端來一杯茶，在中午時光叫她吃飯，後來又吃午飯，看見漂特爾·德米特里支習慣地走了進來，在窗前站好久，又出去，有些陌生的男女，華爾娃也，都時常走進來……華爾娃總在說「費活，費活」，如果有人推一推五斗櫥抽屜，她就發脾氣。奧麗珈·米海羅福娜看見屋子裏和窗子裏改變着光線，忽然很昏暗，像有霧一樣，忽然很晴朗，像白晝一樣，像昨天吃午飯時一樣，忽然又是昏暗……每變化一次都要經過很長久時間，好像經過了童年，在中學讀書，進大學……

黃昏時光，兩個醫生——一個瘦骨嶙峋，禿頭，一部很大的紅鬍子，另外一個生一張猶太人的臉，黑頭髮，戴眼鏡。——給奧麗珈·米海羅福娜實行某種手術了。她對於陌生男人接近她身體的事，感到毫不在意。她已經不知道羞恥，失去意志了，每個人都可以隨便怎樣對付她。如果這時有人拿着一把刀向她奔來，或者是辱罵漂特爾·德米特里支，或者剝奪掉小人的一切權利，她一定一句話也不會說的。

在實行手術的時候，曾經給她服過麻藥。當她再醒來時，疼痛還在繼續着，而且忍耐不住了。夜間，奧麗珈·米海羅福娜又記起來，彷彿這樣同樣一個寂靜的夜間，伴着燈光，一動不動坐在窗前的產婆，五斗櫥抽屜開着，漂特爾·德米特里支站在窗前，這已經是很久，很久的事了……

五

「我沒有死……」——當奧麗珈·米海蘿福娜開始明白了周圍的一切，已經不痛了時，她想。

晴朗的，夏天的白晝，向開着兩扇的臥室的窗子窺探着；窗外的花園裏，麻雀和喜鵲，一秒鐘都不停止地叫着。

五斗櫃的抽屜已經關上了，丈夫的床已經收拾好了。臥室裏既不見產婆，也不見華爾娃妯和奴婢；只有一個漂特爾·德米特里支依舊一動不動地站在窗前，向花園裏望着。聽不見孩子的哭聲，沒有一個人道喜，也沒有人高興，顯然，小孩子生下來就死了。

「漂特爾！奧麗珈·米海蘿福娜招呼丈夫。

漂特爾·德米特里支回顧了一下，一定，從最後一位客人走後，奧麗珈·米海蘿福娜侮辱了自己的丈夫以後，已經過了很多時候，因為漂特爾·德米特里支很明顯地憔悴了，瘦了。

「你怎樣？」他走到床前來，問道。

他向旁邊望着，翕動着嘴唇，幼稚而無告地笑了。

「一切都完了嗎？」奧麗珈·米海蘿福娜問。

漂特爾·德米特里支想回答些什麼，但是他的嘴唇哆嗦着，嘴像老頭子一樣歪了歪，就活像沒有牙齒的尼珂萊·尼珂拉耶維支叔父一樣。

「奧麗亞！他彎着手臂說，他的眼睛裏忽然迸出了大滴眼淚。」奧麗亞！我不需要你的資格，也不需要陪審法庭（他飲泣起來了）……我不需要特別的意見，不需要這些客人，也不需要你的嫁粧……我什麼都不需要，爲什麼我們不能保護住自己的小孩子啊呀，有什麼可說的！」

他揮了一下手，從臥室走出去了。

但是奧麗珈·米海蘿福娜已經覺得什麼都是一樣了。她的頭內還是麻藥殘餘的昏蒙，靈魂上很空虛……那種當兩個醫生給她實行手術時，她對生命的冷淡，始終還沒有離開她。

## 無題

在五世紀的時候，和現在一樣，太陽每天早晨升出來，每天晚上落下去。清晨，第一陣陽光和露水一接吻時，大地就活潑了，空中充滿了快活，歡欣和希望的聲調，黃昏時光，那片大地又安靜了，沉浸到巖峻的黑暗中去了。每一個白晝都很相像，每一個黑夜也很相像。有時有黑雲跑過，怒氣沖沖地打雷，或者從天上落下來打哈欠的隕星，或者有一個臉色蒼白的神父向同僚們講述，在離教堂不遠處，他看見了一隻老虎——也就完了，然後又是每一個白晝都很相像，每一個黑夜也很相像。

神父們工作和禱告上帝，他們的主持老頭子奏鋼琴，編拉丁文的詩和寫樂譜。這個老頭子有非常的天才。他奏鋼琴的藝術非常高明，就是頂老的，行年就木的，耳朵沉重的神父們，一聽到從他的住室中傳出鋼琴聲時，也忍不住會流眼淚的。當他講述一件什麼事情的時候，即使是頂平凡的，譬如像講樹木啦，野獸啦，或者海洋啦，聽他講述的人，都不能不笑，不能不哭，覺得在他的靈魂上有一根像鋼琴中的絃子一樣響着。如果他發起怒來，或者大高興起來，或者開始要講

述什麼可怕的和偉大的故事時，那末熱情的激動會包圍住他，閃光的眼睛中出了眼淚，臉紅着，聲音轟轟響，像打雷一樣，神父們聽着他講，覺得他的激動把他們的靈魂結合起來了；在這莊嚴奇異的一瞬間，他的權力是無限的，如果他命令自己的長老投海。那末他們也會同聲一致，很高興地，急忙去執行他的願望。

他的音樂，聲音和歌頌上帝的詩，天和地，對於神父們是經常歡喜的源泉。有時候，他們會因為生活單調，很想念樹，花，春秋，海的喧鬧會使他們耳朵疲倦，鳥的歌唱也會變成不好聽，但是主持老頭子的天才，却像麪包一樣，是大家每天所不可缺少的。

過了幾十年，每一個白晝都很相像，每一個黑夜也很相像。除了野鳥和野獸以外，在教堂附近沒有出現一個活物。頂近的有人的村落也離得很遠，如果從教堂走到村莊，或者從村莊走近教堂，一定要穿過一百哩路的曠野。只有那些輕視了生活，像要逃開生活的人們，才毅然決然地穿過曠野，到教堂裏去，就像到墳墓裏去一樣。

因此，當一天的一夜間，有一個城市中的人，是一個頂頂平凡的，愛好生活的罪人，來敲神父們的大門時，他們不由大大吃了一驚。這個人，在請求主持祝福和禱告之前，先要喝酒和吃飯。對於問他怎樣從城中跑到曠野上來的問題，他用一個很長的打獵故事來回答：他去打獵了，喝酒太多，失迷路途了。至於對叫他出家作神父，以挽救自己的靈魂的建議，却用微笑和一句話回答：



「我不是你們同伴。」

他吃完，喝完，把侍候他的神父們看了一遍，責備地搖了搖頭，說道：

「你們什麼事都不做，神父們。你們只知道吃啊，喝啊。難道這樣可以挽救靈魂嗎？請想想吧：就在你們安靜地坐在那兒吃啊，喝啊，幻想着幸福的時候，你們的近人却毀滅掉，和下了地獄了。請看，城裏幹些什麼事吧！一部份人飢餓而死，另一部份，却不知道把自己的金子藏到哪兒去，使自己沉浸在荒淫中，像粘在蜜上的蒼蠅一樣毀滅。在人世間，是沒有信仰，沒有真理的！誰的事業可以挽救他們？誰的事業可以傳揚呢？那個從早上醉到晚上的人，是不是我呢？難道你們坐在這兒的四面牆壁中間，什麼事也不做，你們倒可以算是有安靜的靈魂，愛人的心和對神的信仰嗎？」

城中人的醉話非常大胆和無禮，但是奇怪的樣子却感動了主持。老頭子和自己的神父們交換了一下目光，臉色蒼白着，說道：

「兄弟們，他說的是真理呀！實在是，窮人們由於愚蠢和軟弱毀滅在罪惡和無信仰中，可是我們連地方都不動，好像這和我們完全無關。爲什麼我不能去，把他們久已忘掉的基督去叫他們再記起來呢？」

城市人的談話迷住了老頭子；第二天，他帶着自己的錫杖，和同僚們告別過，到城裏去了。神

父們留下來，再聽不到音樂，再聽不到他的談話和詩了。

他們掛念了他一個月，又一個月，老頭子還不回來。最後，在第三個月之後，聽見了他的錫杖的熟悉的敲門聲。神父們奔出去迎接他了，向他問了許多問題，但是他並沒有使他們高興，悲痛地哭起來了，一句話也沒有說。神父們看見他老子和瘦了很多；他的臉很疲倦，露出了深深的悲哀，他哭的時候，更有一種被人侮辱了的樣子。

神父們也哭了，同時問他爲什麼哭，爲什麼他的臉這樣憂傷，但是他一句話也不說，幽禁在自己的住屋內。他在自己屋內坐了七天，什麼也不吃，什麼也不喝，也不彈鋼琴，只是哭。敲敲他的門，對於神父們要他出來，和他們談談自己的悲哀的請求，他却是用深深的沉默來回答。

最後，他出來了。他把所有的神父都聚到自己周圍來，臉上露出哭泣和悲哀憤怒的表情，開始講述起最近三個月他所遇到的事情來。當他描繪從教堂到城市的一路時，他的聲音很安靜，眼睛也笑着他說，在路上鳥對他唱歌，河水潺潺地流，甜蜜的，青春的希望刺激着他的靈魂；他走着，覺得自己是個兵士，開向前線去打仗，確信一定會勝利；他幻想着，走着，編着普通詩和讚美詩，也沒注意到路是怎樣完結的。

但是當他說到城市和人們時，他的嗓音哆嗦了，眼睛閃着光，全身充滿了憤怒。他一生從來沒有見到過，甚至也沒有敢想到過他走進城去所遇到的事情。這是生平第一次，直到老年時代，

他才看見和明白，魔鬼的力量是如何強大，仇恨是如何厲害，人類是多末軟弱，無情和卑賤。頂不幸的，是他所走進的第一所房子，竟是一座妓館。和五十個有許多錢的人一同吃飯，喝了無量數的酒。他們喝醉了，唱歌，勇敢地說些可怕的話，無恥的話，那些的話都是怕上帝的人不敢說的；他們是無限地自由，活潑，幸福，也不怕上帝，也不怕魔鬼，也不怕死，願意說什麼就說什麼，願意做什麼就做什麼，色慾驅逐他們任意所之。葡萄酒像透明的琥珀一樣，照上了一層金星，一定是很甜，很香，因為每一個喝酒的人都幸福地笑着，還想要喝。對於人的笑，它也用笑來回答，喝它的時候，很快活地閃着金光，彷彿知道在它自己的甜味中，藏有多末迷人的魔力。

老頭子越說越生氣，憤怒地哭着，繼續描繪他所見到的一切。他說，在宴會的桌子上面，站着一個半裸體的蕩婦，很難想像，在自然界中還能找到比這更美麗，更富魅力的東西了。這條年青的，長頭髮的，黯色臉的毒蛇，生着一雙黑眼睛和肥胖的嘴唇，無恥而又下賤，咄着自己的，像雪一樣的白牙齒，笑着，彷彿是想說：「你們瞧吧，我是多末無恥，多末美麗呀！綢子和織錦做成了美麗的褶子，披在她的肩膀上，但是美麗不願隱藏在衣服下面，像春田裏的嫩草一樣，貪婪地透出了褶子。無恥的女人喝葡萄酒，唱歌，獻身給一切歡喜她的人。」

以後，老頭子搖擺着手臂，描繪跑馬廳，鬥牛，戲院，藝術館，那兒用粘土製造和描繪裸體女像。他很興奮地，美麗地和響亮地說着，彷彿是在奏着看不見的絃子，但是包圍着他的神父們貪婪

地注意着他的話，歡喜地喘着氣……老頭子描寫完一切魔鬼的優美，仇恨的可愛和可憎的女人身體的誘人雅態，把魔鬼詛咒一頓，轉回身去，消逝到自己的門後去了……

當他第二天早上，從住屋中走出來時，教堂中已經一個神父都不剩了。他們全都跑到城裏去了。

## 喀希坦卡

### 一 品行不端

一隻紅毛的小狗——是塔克撒（註）種和守夜犬的混合種——嘴臉很像狐狸，前前後後地在便道上跑來跑去，不安地向各方面張望。牠有時停下來，哭着，忽而抬起一條抖索着的腿來，忽而抬起另一條，竭力想給自己尋出理由：這是怎麼回事，難道牠是迷了路嗎？

牠很清楚地記得，牠怎樣過了一個白天，最後却跑到這條陌生的便道上來了。

白天是這樣開始的，牠的主人，盧卡·阿列克散得雷支木匠，戴上帽子，腋下夾起一個用紅布手巾包着的木東西，喊道：

「喀希坦卡，我們走吧！」

塔克撒和守夜犬的雜種狗，一聽見自己的名字，便從鉤案子下面跑出來，牠是睡在那兒的

（註）這是一種腿很短的獵狗——譯者

鉤花上的，甜蜜地伸着懶腰，跟在主人身後跑起來，盧卡·阿列克散得雷支的定貨人都住得非常遠，以致再每到一個定貨人家之前，木匠一定要到酒店去幾次，提一提精神。喀希坦卡記得，牠在路上非常不守規矩。因為把牠帶出來玩耍，牠高興得亂蹦亂跳，汪汪叫着向鐵軌馬車的車廂奔去，向人家院子裏跑，追逐別的狗。於是木匠終於看不到牠了，停了下來，氣沖沖地喊着牠。甚至於有一次，他臉上露出生氣的表情，把牠的狐狸耳朵揪到拳頭裏，搖晃着，一頓一頓地說道：

「把……你……餓……死，混帳東西！」

盧卡·阿列克散得雷支到定貨人家去過，順便到姐姐家去，在她家喝了點酒，吃了點菜；他從姐姐家出來，又到一個熟識的釘書匠家去，從釘書匠家出來，再到酒店，從酒店出來到教父家去，以及其他等等的地方去。總而言之，當喀希坦卡走到陌生的行人便道上時，天已經黑了，木匠也醉了，好像鞋匠一樣。他雙手揮動，深深地嘆着氣，嘟囔着說：

「我的母親懷胎生下我來，真是罪過！噢，罪過，罪過！現在我們是沿街走着，向路燈望着，等到我們一死——就要被投入烈火地獄去焚燒……」

他忽然改換成親熱的聲調，把喀希坦卡叫到自己面前來，對牠說道：

「喀希坦卡，你是畜牲，再也沒有什麼了。你看待人是一樣，就像木工和木匠是一樣……」  
他正和牠用這種腔調說話，忽然一陣音樂聲音響起來了。喀希坦卡回頭一看，發現有一聯



隊步兵，正沿着街道向牠走來。牠忍受不了這種音樂聲，牠的神經錯亂了，便盤旋着，狂吠起來。牠大大吃了一驚，因為木匠不但沒有害怕，沒有尖聲叫和狂吠，而且還大笑起來，身體伸直成一條線，五個手指放到帽沿上行舉手禮。喀希坦卡一見主人並不反對，越法大叫起來，連自己都不記得了，穿過馬路向另一面的便道奔去。

當牠醒過來時，音樂聲音已經不奏了，聯隊也不見了。牠又跑馬路，來到主人停留的地方，但是，哎呀木匠也不在那兒了。牠向前奔去，後來又跑回來，又橫過馬路去一次，但是木匠好像已經鑽到地中去了……喀希坦卡開始開嗅着便道，希望能從主人遺留的腳跡的氣味上找到他，不過剛剛有一個廢物小子穿了一雙新套鞋走過去，現在所有的淡薄氣味都和刺鼻的橡皮臭味混合到一道了，所以什麼氣味都辨別不出了。

喀希坦卡前前後後地跑着，遇不到主人，但是天氣越來越黑了。街道兩旁燃起了路燈。窗子裏也透出了火光。下起了鵝毛一樣的大雪，把道路，馬背，車夫的帽子，都染成白色，空中越法黑暗，地上的東西越法清楚。陌生的定貨人（喀希坦卡把全部人類分成了非常不平等的二部份：主人和定貨主顧；在這兩者之間又有本質上的差別：第一種人有毆打牠的權利，而牠却有權利咬第二種人的腳踝）走過喀希坦卡面前，遮住了牠的視線，用腳踢着牠，不住地前前後後地走來走去。定貨人匆忙地向前走，一點也不注意牠。

天氣完全黑暗下來的時候，喀希坦卡陷入失望和恐慌中去了。牠靠在一家門上痛哭起來。牠跟着盧卡·阿列克散得雷支跑了一整天，感到疲倦了，牠的耳朵和腳抓都抖擻着，同時牠還餓得不得了。這一天，牠只吃了兩次東西：在釘書匠家吃了一點漿糊，在一座酒店內的櫃台邊吃了一點腸子皮——這就是一天的食物。如果牠要是人的話，大概要想：

「不成，這樣可不能活下去！要自殺啦！」

## 二 神秘的陌生人

但是牠什麼也不想，只是一味地哭。當柔軟的，羽毛一樣的雪片把牠的脊背和頭完全遮住時，當牠疲倦得想要入睡時，忽然門洞中的門響了，吱扭着，撞上牠的肋部。牠跳了起來。從開關的門內，走出了一個人，衣服是屬於定貨人一類的。因為喀希坦卡向他尖聲叫起來，向他的腳底下撲去，他便不能不注意到牠了。他彎下身子，向牠問道：

「小狗，你是哪兒來的？我把你碰傷了嗎？噢，可憐的狗，可憐的狗……噢，不要生氣，不要生氣……對不起。」

喀希坦卡透過掛在眼睫毛上的小雪片，望望陌生人，看見自己面前有一個矮胖的人，一張腫起的臉，刮得光光的，戴着禮帽，穿着一件敞胸的皮襖。

「你哭什麼？」他用手指把牠背上的雪彈掉，繼續說。「你的主人在哪兒？你一定迷路了。吧？啊呀，可憐的小狗！我們現在怎麼辦呢？」

喀希坦卡在陌生人的嗓音中，感覺到了溫暖的，親熱的調子，舐着他的手，更傷心地哭起來了。

「你是個很好，很有趣的狗！」陌生人說。「簡直像個狐狸！呶，有什麼，沒有辦法，就跟我走吧！也許你還有點什麼用處……呶，走吧！」

他聳了聳嘴唇，向喀希坦卡做了個手勢，這個手勢只能表示出一個意思：「走吧！」喀希坦卡走了。

最多不過半小時，牠已經坐在一間又大又亮的屋子中間的地板上了，頭歪到一旁去，親熱地和好奇地望着陌生人，他正坐在桌旁吃飯。他一面吃，一面攜些小塊子給牠……他先攜給牠一塊麪包和一片綠色的奶油硬皮，後來是一塊肉，半個包子，許多雞骨頭，但是牠因為飢餓的原故，把這許多東西都很快地吃完了，連滋味都沒有辨別出來。牠吃的越多，却越法覺得厲害了。

「大概，你的主人們餵你吃的並不好！」陌生人說，眼看着牠露出非常貪婪的樣子，把連嚼也不嚼的食物塊子吞了下去。「你多瘦啊！只有皮和骨頭……」

喀希坦卡吃了很多，但是還沒有吃夠，只不過吃得有點頭發暈了。吃過飯後，牠臥在屋子中間，伸着腿，覺得全身有一種愉快的倦意，搖晃着尾巴。在牠的新主人坐在太師椅中，吃着雪茄烟的時候，牠就搖着尾巴，考慮着一個問題：哪兒好點呢——在陌生人人家呢，還是在木匠家呢？陌生人家的陳設又可憐，又難看；除了太師椅，沙發床，燈和地毯以外，他什麼都沒有了，屋子裏好像是空的；木匠家裏堆滿了東西：他有桌子，鉋案子，一堆鉋花，鉋子，鋸，裝金翅雀的籠子，大面盆……陌生人地方一點氣味也沒有，木匠家裏總是有的一種霧氣，還散發着膠，漆和鉋花的香味。不過陌生人處有一件最重要的可取之處——他肯給許多東西吃，所以也應當對他十二分忠實，每當喀希坦卡蹲在桌子前面，和嚮地望着他時，他從來不打牠，不睬腳，從來不喊叫：「滾開去，該死的東西！」

新主人吸完雪茄烟，走出去了，過了一分鐘又回來了，手中拿着一個小墊子。

「喂，你呀，小狗，到這兒來！」他把小墊子放在沙發床角的附近，說道。「躺到這兒來，睡吧！」後來他便熄了燈走出去了。喀希坦卡臥在小墊子上，閉住了眼睛，聽見街上有狗吠聲，牠想答覆這吠聲，不過忽然牠覺得傷心起來了。牠想起盧卡·阿列克散得雷支來了，想起他的兒子菲久希加，想起鑲案子下面的舒適的窠……牠記得，在漫長的冬夜，當木匠鉋着木頭，或者高聲讀報紙的時候，菲久希加總是和牠一道玩耍……他捉住牠的後腿，把牠從鉋案子下面拖出來，

叫牠玩一套把戲，弄得牠眼睛發綠，渾身骨節痛。他強迫牠用後腿走路，用牠來當作鈴玩耍，就是用力抓住牠的尾巴，提了起來，叫牠尖聲叫和狂吠，叫牠聞鼻烟……頂頂難過是下面這種把戲：菲久希加用線拴上一塊肉，把肉投給喀希坦卡，一等牠要吞下去時，他便大笑着把肉又從牠的喉嚨裏拉回去。喀希坦卡的回憶越清楚，哭得便越法響，越法痛了。

但是疲倦和溫暖很快就克服了憂傷……牠睡着了。牠幻想着有許多狗跑來跑去；其中有一條長毛的老狗，是牠今天在街上看到的，眼睛上生着白點，鼻子附近生着硬毛。菲久希加手中拿着錘子，在老狗後面追，後來忽然他自己也滿身生了長毛，停在喀希坦卡身旁，快活地吠叫起來。喀希坦卡和他互相親熱地聞嗅着鼻子，向街上跑去……

### 三 快活的新友誼

喀希坦卡醒來的時候，天已經亮了，從街上傳來只有白天才有的喧鬧聲。屋子裏沒有一個人。喀希坦卡伸着懶腰，打着哈欠，生氣而又憂傷的樣子，在屋子裏走來走去。牠聞嗅着牆角和傢俱，向前室望去，什麼有趣的事也沒發見。除了開向前室去的門以外，還有一道門。喀希坦卡想了想，用雙腿抓着它，門開開了，牠就通另一間屋子去。這兒的床上，睡着一位定貨人，蓋着一條粗綢被頭，牠認出了他就是昨天那位陌生人。

「吱兒兒兒……」牠叫着，但是記起了昨天的一頓飯，於是搖着尾巴聞嗅起來。

牠聞嗅着陌生人的靴子和衣服，發覺它們都發出了馬汗味。臥室還有一扇門，也關着的，不知是通到什麼地方去的。喀希坦卡抓着這扇門，用胸部頂上去，門開開了，立刻感覺到一種奇怪的，很可疑的氣味。喀希坦卡預感到要遭受一種不快的接待，哼哼着，四顧着，走進了一間很小的，壁紙骯髒的屋子，立刻嚇得倒退了回來。牠發現了一個意外的，可怕的東西。一隻灰色的鵝，把脖頸和頭伸向地上去，撲動着翅膀，噼噼叫着，一直向牠奔來。離牠不遠處的小墊子上，臥着一隻白貓；牠一看見喀希坦卡，跳了起來，把身體彎成了弧形，捲着尾巴，毛倒豎着，也噼噼叫了。狗害怕得不得了，但是不願表示出自己的胆怯來，大聲吠叫着，向貓奔去……貓把身體彎得更厲害了，鳴着，用爪子向喀希坦卡頭上打去。喀希坦卡跳開了，四條腿蹲下去，把臉伸向貓去，發出了響亮的，尖利的吠叫聲；這時鵝從後面走近來，疼痛地用嘴向牠背上啄了一下。喀希坦卡跳起來，向鵝奔去……

「這是什麼東西？」聽見了響亮的，怒冲冲的聲音，陌生人穿着睡衣，口中叨着雪茄烟走進屋子來。「這是怎麼回事？各歸原位！」

他走到貓跟前，搔着牠的弓起的背，說道：

「菲道爾·琪摩菲依支，這是怎麼回事？打架了嗎？啊嚇，你這個老畜牲臥下來！」



他又向鵝喊道：

「伊萬·伊萬內支，歸位！」

鵝服從地躺在自己的小墊子上，閉住了眼睛。從牠的臉上和鬍子上的表情判斷，牠是很不滿意，自己竟會發怒，引起鬪爭，喀希坦卡氣憤地哭着，但是鵝伸出了脖頸，迅速地、熱情地、清晰地說起了什麼，不過一點也不明白。

「好啦，好啦！」主人打着哈欠說。「應當和氣地和友愛地過日子。」他撫摸着喀希坦卡，繼續說：「紅毛，你不要怕……這都是好人，不會侮辱你的。等等，我們怎樣稱呼你呢？沒有名字可不成，老弟。」

陌生人想了想，說道：

「這樣吧……你就叫——姑母吧……明白嗎？姑母！」

他把「姑母」這兩個字重複了好幾遍，走出去了。喀希坦卡蹲下來，開始注視着。貓一動不動地蹲在小墊子上，裝着睡熟的樣子。鵝伸長了脖頸，在原處不動地踏着步，迅速地、熱情地繼續說着什麼。看來，這是一隻很聰明的鵝；每講完一次長篇大論之後，總要驚怪地向後退去，裝做很高興自己的演講的樣子……喀希坦卡聽完牠的說話，只回答牠：「吱兒兒兒……」然後聞嗅起牆角來。一隻角落裏放着一隻小槽，牠看見槽內有浸濕的豌豆和發潮的麥皮。牠嚐了嚐。

豆——不很好吃，嚐了嚐麥皮——開始吃起來了。鵝看見陌生的狗吃牠的食，一點都不生氣，相反，說得更起勁了，好像是表示自己的心思，也走到槽旁去，還吃了幾粒豌豆。

#### 四 籠內的把戲

過了一會兒，陌生人又進來了，還帶來一隻奇怪的東西，很像一扇門，又像字母И（註）。這個隨隨便便造成И字形的木架子的橫梁上掛着一隻鈴，還拴着一把手槍；鈴鐺舌頭上和手槍的機上都有小繩子拖下來。陌生人把И形架子放在屋子中間，解啊，拴啊，弄了半天，後來向鵝望着，說道：

「伊萬·伊萬內支，請吧！」

鵝走到他面前來，停下做成等候的姿勢。

「噢，您哪，」陌生人說，「我們最起首開始。首先鞠躬行禮快點！」

伊萬·伊萬內支伸長了脖頸，向四方點着頭，腳掌轉動着。

「很好，好漢子……現在裝死！」

鵝仰面躺下去，腳掌向上伸着。又做了幾套類似的，不重要的把戲，陌生人忽然抓住自己的

（註）俄文第十五字母，讀如「波」相當英文P音——譯者

頭，自己的臉上露出了恐怖的表情，高叫道：

「更夫！失火啦！火燒啦！」

伊萬·伊萬內支跑到Ⅱ形架子前面來，用嘴咬住繩子，鈴響起來了。

陌生人很滿意。他撫摸着鵝的脖頸，說道：

「好漢子，伊萬·伊萬內支！現在你來扮演寶石商人，你販賣金子和寶石。現在表演吧，你到自己的店內來，在那兒遇到了賊。這時候你應該怎麼辦呢？」

鵝又用嘴咬住另外一根繩子，一拉，立刻就發出了一聲震耳的響聲。喀希坦卡很歡喜鈴聲，牠聽到槍聲，更開心得不得了，圍Ⅱ形架子跑，吠叫。

「姑母，歸位！」陌生人向牠喊。「住口！」

伊萬·伊萬內支的工作在開槍後還沒有完結。陌生人用繩子拴着牠，用鞭子趕着牠，足足在自己身旁轉了有一個鐘點，這時，鵝要跳過一道低欄，穿過鐵環，人立起來，也就是用屁股坐住，揮動着腳掌。喀希坦卡眼睛不離開伊萬·伊萬內支，快活得大叫着，有好幾次響亮地吠叫着，跟在牠後面跑。陌生人把自己和鵝都弄得很疲倦了，把額上的汗擦掉，喊道：

「瑪麗亞，把哈福洛妮亞·伊萬諾芙娜叫到這兒來！」

過了一分鐘，聽見了豬哼哼的聲音……喀希坦卡哼哧着，裝着很勇敢的樣子，總向陌生人

跑近去。門開開了，一個老太婆向屋內張望了一下，說了幾句什麼，放進來一隻非常難看的黑母豬。母豬一點也不注意喀希坦卡的哼聲，抬起了自己的蹄子，很高興地哼哼着。看來，牠很歡喜看見自己的主人，看見貓和伊萬·伊萬內支。當牠走到貓面前時，用自己的蹄子輕輕踢了牠的肚皮下面一下，後來也不知和牠講了些什麼，在牠的行動上，聲音上，以及尾巴的搖擺上，感覺到了很親熱的樣子。喀希坦卡立刻明白，向這些傢伙們哼哧和吠叫——沒有什麼用處。

主人把II形架子拿開，喊道：

「菲道爾·琪摩菲依支，請吧！」

貓站起身來，懶懶地欠伸了一下，不願意地，好像故意要遲延的樣子，走到母豬面前。

「噢，您哪，我們從埃及的金字塔開始。」主人說。

牠也不知解釋了半天什麼，後來下命令：「……二……三！說到「三」這個字，伊萬·伊萬內支振動翅膀，跳到母豬背上……當牠拍着翅膀，伸長脖頸，在生滿硬毛的母豬背上站牢時，菲道爾·琪摩菲依支精神不振地和懶洋洋地，露出很明顯的輕視樣子，牠似乎是非常輕視自己的演技，認為一個銅板都不值，跳到豬背上去，然後又不高興地攀到鵝身上去，用後腿站了起來。這樣就成了陌生人所說的埃及金字塔。喀希坦卡快活得尖聲叫了起來，但是這時候老貓打了一個哈欠，失去了重心，從鵝身上跌了下來。伊萬·伊萬內支一晃，也跌下來了。陌生人喊叫

着，揮着手，又講了一堆什麼話。不知疲倦的主人弄了整整一個鐘點的金字塔，後來便開始教練伊萬·伊萬內支騎在貓身上，以後又教貓學吸烟，以及其他等等的本事。

直到陌生人擦了擦額上的汗，走了出去，教練才算完畢，菲道爾·琪摩菲依支憎嫌地噴着鼻子，臥到小墊子上去，閉住眼睛，伊萬·伊萬內支走到木槽旁邊去，老太婆又把母猪帶走了。在這樣許多新的印象之下，喀希坦卡不知不覺地過了一天，晚間，牠已經和自己的小墊子都搬到壁紙骯髒的小屋子裏來，和菲道爾·琪摩菲依支和鵝在一道過夜了。

## 五 天才！天才！

過了一個月。

喀希坦卡對於每天晚上餵牠美味的食品和叫牠姑母，已經很習慣了。牠對於陌生人，以及對於自己的同居者都習慣了。生活像從油上滑過一般地過去。

每天的開始都是一樣的。照例是，伊萬·伊萬內支比大家都早醒來，立刻走到姑母面前，或者到貓跟前，伸着脖頸，開始熱情地和肯定地講說一陣，依然是令人不懂。有時，牠抬起頭來，講一串很長的獨白。在初認識的那些日子，喀希坦卡以爲牠說話說的多，是因爲聰明的緣故，但是過了不久，牠便失去了對鵝的敬仰了；當鵝走過來，講起自己的長篇演說時，牠已經不再搖尾巴，却

對牠板起面孔來了，像對待一個討厭的，不令人睡覺的嘍叨鬼一樣，毫無禮貌地回答牠：「吱兒兒兒……」

菲道爾·琪摩菲依支有許多地方很像紳士。這個傢伙醒來之後，一點聲音也不發，一動也不動，甚至連眼睛都不睜開。牠很願意不醒來，因為顯然牠是不歡喜這種生活。不論什麼都引不起牠的興趣，他對待一切事物都是無精打采和輕視，甚至輕視自己吃的美味的飲食，憎嫌地噴着鼻子。

喀希坦卡一醒來，便在屋內走來走去，聞嗅牆角。只准許牠和貓可以在全部房子內走；牠是不能越過壁紙骯髒的小屋子的門檻一步的，至於哈福洛妮亞·伊萬諾芙娜住在院子裏的一間小板棚內，只有在教練時才能看到。主人醒來的很晚，喝完茶，立刻便開始自己的把戲。U形架子，鞭子，鐵環，每天都要拿到小屋子裏來，差不多每天都是做的同樣的工作。教練要繼續三四個鐘點，有時菲道爾·琪摩菲依支疲倦得搖搖晃晃，像醉漢一樣，伊萬·伊萬內支張開口，困難地呼吸着，主人的臉也紅着，額角上的汗簡直擦不完。

白晝因為有教練和吃飯，所以很有趣，晚上却寂寞得很。晚間，主人照例是出去，自己隨身帶着鵝和貓。剩下姑母一個人，臥在墊子上，開始傷心起來……傷感不知不覺地，悄悄地襲上牠來，漸漸地包圍住牠，好像屋中的黑暗一樣。狗開始不願意吠叫，吃喝，在屋子裏跑了，甚至連看都不



願意看了，後來在腦海中出現了模糊的影子，也不是狗的樣子，也不是人的樣子，面貌很和善，但是一點也不清楚；影子一出現，姑母便搖尾巴，牠覺得牠曾經在什麼地方見過他們和愛過他們……每當牠睡去的時候，總覺得這些人身上發出了膠水、鏤花和油漆的氣味。

當牠對新生活已經完全習慣了的時候，從一隻瘦骨稜稜的看家狗變成一隻飽飽的，可愛的狗時，一天，在教練以前，主人撫摸着牠，說道：

「姑母，到我們幹事的時候啦。你的舒服日子過得太久啦。我想把你造成一個女伶……你願意做女伶嗎？」

他開始教練牠學習各種學科了。第一課牠學習站立，用後腿走路，牠非常高興這樣做。第二課，牠要用後腿跳，抓住教師高高地在牠頭上擊着的糖塊。以後的功課，是跳舞、跑繩，在音樂伴奏下吠叫，打鐘，放槍，過了一個月，牠已經可以很熟練地代替菲道爾·琪摩菲依支玩「埃及金字塔」了。牠很高興地學習，很滿意自己的成績；伸着舌頭在繩線上跑，在鐵環內跑，騎在老菲道爾·琪摩菲依支身上，牠感覺到了非常的快樂。牠每次表演成功，總要響亮地，快活地吠叫一陣，教師很驚異，也快活了，擦着手。

「天才！天才！」他說。「毫無疑問是天才！你一定會成大功的！」

姑母對於「天才」這兩個字也習慣了，每當主人一發出「天才」兩個字時，便跳起來，四

面張望着，好像這就是牠的名字。

## 六 不安的夜

姑母作了一個狗夢，好像有一個更夫，手中拿着掃帚在牠身後追趕，牠一下子嚇醒了。

小屋子裏很安靜，很黑暗，又很氣悶。蛇蚤咬。從前姑母從來不怕黑暗，但是現在不知牠爲什麼開始覺得難過和想吠叫了。主人在隔壁屋子裏大聲嘆氣，後來，稍過一歇，母豬在自己的板棚內哼哼了，一切又都沉默了。當你一想到吃的東西時，那末精神上就會輕鬆起來，於是姑母開始想到，牠今天偷了菲道爾、琪摩菲依支一隻雞爪子，把它藏到客室中的立櫃和牆中間了，那兒有許多蜘蛛網和塵土。現在最好能到那兒去看看：這隻雞爪子是否還完整如舊呢？十分可能，主人已經發覺它，吃掉了。但是在清晨之前，不能從小屋子出去——是這樣的規矩。姑母閉着眼睛，想要快點睡着，因爲牠從經驗上知道，你越睡着的快，也越天亮的快。但是，忽然在離牠不遠處，發出了奇怪的呼叫聽，這使牠抖擻了一下，四腳跳了起來。這是伊萬·伊萬內支在叫喊，牠的叫聲並不是玩笑，很正經，不過很粗野，響亮，不自然，很像開門的吱吱聲。姑母在黑暗中什麼都看不見，什麼都不明白，覺得更加恐怖了，咕嚕着：

「吱兒兒兒……」

過了很久時候，差不多有啃一根好骨頭的時間；呼叫聲沒有再重複。姑母漸漸安心了，打盹了。牠夢見了兩條大黑狗，屁股和肋上有幾塊去年的毛片；牠們正貪婪地從一隻大面盆內吃殘羹剩飯，盆內放出了白色的蒸氣，噴出了很香的氣味；牠們不時回顧姑母，呲着牙齒，咕囔道：「我們可不給你吃！」但是從屋子裏跑出來一個穿皮襖的農夫，用鞭子把牠們趕跑了；於是姑母走到大面盆前面，開始吃起來，但是當農夫剛一轉到門後去，兩隻黑狗又吼叫着向牠奔來，忽然又發出了響亮的叫聲。

「嗚嗚嗚」伊萬·伊萬內支喊道。

姑母醒來了，跳起來，並沒有走下墊子來，發出了吠聲。牠已經覺得這不是伊萬·伊萬內支在呼叫，而是另外的生人在喊叫了。而且不知爲什麼，母豬又在板棚內哼起來了。

這時聽見了橐橐的拖鞋聲，主人穿着睡衣，端着臘燭，走進了小屋子。閃動的光亮在骯髒的壁紙上，在天棚上跳動，驅退了黑暗。姑母看見屋子裏什麼生人都沒有。伊萬·伊萬內支臥在地上，並沒有睡。牠的翅膀張開着，嘴也張着，牠的樣子很像疲倦得不得了，想要喝點水。老菲道爾·琪摩菲依支也沒有睡。牠一定是被喊叫聲驚醒的。

「伊萬·伊萬內支，你幹什麼？」主人問牠。「你喊叫什麼？你病了嗎？」

牠一聲不響。主人摸摸牠的脖頸，摸摸牠的脊背，說道：

「你是一個怪物。你自己不睡，也不叫別人睡。」

主人走出去，把光亮帶走，小屋裏又黑暗了。姑母很害怕。鵝也不喊叫了，但是牠又覺得在黑暗中站着一個陌生人。頂頂可怕的，是咬不到這個陌生人，因為看不見他，也沒有形。不知爲什麼牠總想着，在這裏一定要發生些什麼壞事情了。菲道爾·琪摩菲依支也很不安。姑母聽見牠在自己的墊子上翻來翻去，打哈欠，搖頭。

街上有人在敲門，板棚內母豬在哼哼。姑母哭起來了，前腿伸出去，把頭放在腿上面。在敲門聲中，在不知爲什麼睡不着的母豬哼聲中，在黑暗中，以及在寂靜中，牠都感覺到一種像在伊萬·伊萬內支的呼叫聲中所感覺到的傷感的和恐怖的意味。一切都驚慌，不安，但是爲了什麼？這個看不見的陌生人是誰？忽然在姑母身旁出現了兩個傷感的綠色火光。這是自從和菲道爾·琪摩菲依支相熟以來，牠第一次走到牠面前來。牠要幹什麼？姑母舐着牠的腳掌，也不問牠幹什麼來的，用各種腔調輕輕哼起來。

「噯！伊萬·伊萬內支喊道。『噯，噯！』」

門又開了，主人端着臘燭進來了。鵝仍是老樣子臥着，張着嘴，張着翅膀。牠的眼睛却閉着。

「伊萬·伊萬內支！主人喊道。」

鵝一動不動。主人坐在牠面前的地上，沉默地向牠望了望，說道：

「伊萬·伊萬內支！你這是幹什麼？你要死嗎，怎的呀？我現在想起來了，想起來了！」他抱住自己的頭，喊道。「我知道這是什麼原因！這是因為今天有一匹馬踏在你身上了啦！我的天，我的天！」

姑母不明白主人說的什麼，但是從牠的臉上可以看出，他是在等候着什麼可怕的事情發生。牠把臉向黑暗的窗子探過去，牠覺得窗子中有一個陌生人，又吠叫起來了。

「牠要死啦，姑母！」主人拍了一下手，說。「是的，是的，要死啦！死神已經到你們屋子裏來了。我們怎麼辦？」

臉色蒼白，驚慌失措的主人，嘆着氣，搖着頭，回到自己的臥室去了。姑母在暗中覺得非常難過，牠跟在他後面走着。他坐到床上，重複了幾次：

「我的天，怎麼辦呢？」

姑母在他的腳邊走來走去，也不明白，為什麼牠會這樣傷心，為什麼大家都這樣不安，竭力想瞭解一下，注意着他的每一動作。很少離開自己的墊子的菲道爾·琪摩菲依支，也走進主人的臥室來了，開始在他的腳邊徘徊。牠搖了一下頭，好像是想把自己的難過念頭搖掉，可疑地向床下望着。

主人拿起小碟子來，從水壺中向裏面倒了些水，又走到鵝身旁去。

「喝吧，伊萬·伊萬內支！」他溫和地說，把小碟子放在牠面前。「喝吧，親愛的。」

但是伊萬·伊萬內支一動不動，眼睛也不睜開。主人把牠的頭彎到小碟子上，把嘴浸進水去，但是鵝也不喝，翅膀越法大張開來，牠的頭就這樣停在小碟子中了。

「不成，已經一點辦法也沒有了！」主人嘆口氣說。「什麼都完啦。伊萬·伊萬內支死啦！光亮的水滴，像下雨時的窗子上流下來的水珠，順他的腮頰爬着。姑母和菲道爾·琪摩菲依支莫明其妙是什麼事情，貼到他的腳旁，害怕地望着鵝。」

「可憐的伊萬·伊萬內支！」主人悲哀地嘆着氣說。「我還想着春天把你帶到別墅中去，我和你在青草地上玩耍。親愛的鵝，我的好同伴，你已經不在人世啦！我現在失去你怎麼辦呢？」姑母覺得牠也會發生這樣事情，就是說，牠就這樣不知爲了什麼原因，眼一閉，腿一伸，嘴一張，於是大家便都恐怖地望着牠。看來，菲道爾·琪摩菲依支的腦筋裏也是轉着這種念頭。老貓從前向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憂鬱和陰沉過。

天開始亮了，小屋子中的那個看不見的，使姑母非常害怕的陌生人也不見了。等到天亮下來時，更夫進來，抓住鵝掌，把牠拖出去了。過了一會兒，老太婆來了，又把槽拿出去了。

姑母走進客室去，看看櫃子後面；主人並沒有吃掉雞腿，它還放在原處的塵土和蛛網中。但是姑母很難過，很憂傷，很想哭一頓。牠簡直連聞都不聞那隻雞腿，跑到沙發床下面去，坐在那兒，



開始輕輕地哭起來，發出了輕微的聲音：

「嗚，嗚，嗚……」

## 七 失敗了的處女表演

在一個晴亮的夜晚，主人走進了壁紙骯髒的小屋子，擦着手，說道：

「噢，您哪……」

他還想說些什麼，但是沒說出來，又出去了。姑母在受訓的時候，仔細研究過他的面孔和聲調，現在猜想他是很不安，大概還很生氣。稍微過了一會兒，他又回來了，說道：

「今天我把姑母和菲道爾·琪摩菲依支帶去。姑母今天在作埃及金字塔時，你代替死去的伊萬·伊萬內支吧。他媽的！什麼都還沒有預備好，還沒有訓練好，練習的次數又少！我們真難為情，要坍台啦！」

後來他又出去了，過了一分鐘，穿上皮襖和戴上禮帽回來了。他走到貓面前，抓住牠的前腿，舉起來，把牠藏在皮襖的胸前，但是菲道爾·琪摩菲依支好像很冷淡，簡直連眼睛都不願睜開。看來，牠覺得什麼都是一樣：臥着，或者站起來，或者在草墊子上，或者藏在主人的皮襖的胸前：

「姑母，走吧，」主人說。

姑母什麼都不懂，搖着尾巴，跟在他後面走。過了一分鐘，牠已經臥在雪橇中的主人腳旁了，聽見凍得和不安得縮着脖頸的主人唧噥道：

「我們真難爲情！要坍台啦！」

雪橇停在一座很大的怪屋子旁邊了，這座屋子很像一隻翻倒的湯盆子。這座房子的門口，裝着三扇玻璃門，點着非常亮的燈。門響亮地開了，像嘴張開一樣，把許多在門口附近蠕動的人吞了進去。人很多，時常有馬匹跑到門口來，但是狗却看不見。

主人用手把姑母捉住，也把牠塞到菲道爾·琪摩菲依支所在的皮襖胸前去。這兒又暗，又悶，但是很暖和。有一瞬間有兩塊憂傷的綠色火光閃灼了——這是被隣人的又涼又硬的爪子弄得不安了的貓睜開了眼睛。姑母舐舐牠的耳朵，想要臥舒服一點，不安地移動着，用涼爪子踏着牠，忽然從皮襖裏把頭鑽了出來。牠覺得看見了一間很大的，光線黑暗的房間裏面，充滿了怪物；從屋子兩旁的欄杆裏面，有許多可怕的臉向外張望：馬臉，牛臉，長耳朵的臉，還有一張肥胖的大臉，沒有生鼻子，却生了一條尾巴，兩根長長的，啃光的骨頭，從口中豎了出來。

貓在姑母的爪子下面，沙聲地妙妙叫着，這時皮襖敞開了，主人說了一聲「跳！」菲道爾·琪摩菲依支便和姑母一同跳到地板上去。牠們已經來到一間有灰色板牆的小房間了；這兒除了一張有鏡子的小桌子，一張木凳和掛在角落裏的破布片以外，再沒有別的傢俱了，這兒沒有

燈或者臘燭，只燃着一片扇子形的亮光，是從釘在牆上的一根管子中冒出來的。菲道爾·琪摩菲依支舐着自己的，被姑母踏皺了皮衣，走到凳子下面去，臥下來。主人始終還在不安地搓着手，開始脫衣服了……他和平常在自己家中，要躺到被頭中去睡時一樣脫衣服，就是說脫得精光，只剩下襯衫，後來坐在凳子上，對鏡子望着，開始把自己改變成個奇怪的東西。首先向頭上套了一個頭髮分開的假髮套，上面豎出兩條，很像牛角，然後用什麼白東西厚厚地塗到臉上，白顏色上面又畫出眉毛，鬍子，再拍上紅腮。打扮並沒有這樣完結。他塗過臉和脖頸，開始穿上一件特別的，什麼樣子都不像的衣服，姑母以前在家中，在街上，從來沒有看見過這種衣服。請您想想看，一條肥大的褲子，是用一種大花的布做成的，這種布只有鄉下人用來做窗帘和傢俱套，褲子一直繫到腋下；一條褲腿是用舊色布縫成的，另外一條是用亮黃色縫成的。主人穿上肥褲子，又穿上一件布上衣，上面縫着一個大狗牙邊的領子，背上還有些金星，一雙花襪子和一雙綠色軟底鞋……

姑母的眼睛和頭內都發花了，白色的臉上，口袋一般的身形上發出了主人的氣味，聲音也是熟悉的，主人的，但是當姑母一陣疑惑起來時，便想跑離開這個五色斑斕的身形，吠叫起來。新的地方，扇形的火光，氣味，主人的變形——這一切都在牠心上播種下了不能確定的恐怖種子，預感到牠一定會害怕地遇到類似生着尾巴，沒有鼻子的胖臉一類的東西。而且這兒的牆外面

的遠處還奏着討厭的音樂，不時聽見莫明其妙的吼叫聲。唯一可安慰牠的——是菲道爾·琪摩菲依支的鎮定樣子。牠非常安心地在凳子下面盹睡，如果凳子動的時候，連眼睛都不張。

一個穿燕尾服和白背心的人，向小屋子裏望了一眼，說道：

「現在米司阿媼白媼上台了。她以後——就輪到您啦。」

主人什麼話也沒有回答。他從桌子底下拉出一個小箱子，坐下來，等着。從他的嘴唇和手上可以看出，他很衝動不安。姑母聽見他的喘氣聲和抖嗦一樣。

「米司特爾喬治，請吧！有人在門後喊你。」

主人站起來，畫了三六十字，後來從凳子下面把貓拖出來，把牠塞進箱子去。

「來，姑母！」他輕輕地說。

姑母什麼都不明白，走到他的手底下來；他吻牠的頭，把牠和菲道爾·琪摩菲依支放在一並排。以後是黑暗降臨……姑母在貓身上踏，抓着箱子壁，嚇得一點聲音都發不出來，箱子搖擺着，像在波浪中一般，抖嗦着……

「是我！」主人大聲的喊道。「是我！」

姑母覺得這聲喊叫以後，箱子碰到一個硬東西上，不再搖擺了。見一陣響亮的濃重的吼聲；有人拍手了，這大概是那個臉上生着尾巴，沒有鼻子的怪物在吼叫，哈哈笑得非常響，連箱子

的鎖都震得抖擻了。主人的透亮的，尖利的笑聲——從來在家中不曾聽到過這種笑聲——回答吼叫聲了。

「哈！」他喊叫，竭力想蓋過吼叫聲去。「尊貴的觀衆！我是剛從火車站上來的！我的祖母死了，留給我一項遺產！箱子裏有很重的東西——大概是金子……哈哈！忽然這兒是一百萬馬上我們就打開一觀……」

箱子的鎖響了。亮光照進了姑母的眼睛；牠從箱子裏跳了出來，被吼叫聲震聳了，飛快地繞着主人跑起來，發出了響亮的吠叫聲。

「哈！」主人喊道，「菲道爾·琪摩菲依支叔叔親愛的姑母親愛的親眷們，原來是你們！」他肚皮朝下伏在砂土上，捉住貓和姑母，抱住了牠們。姑母被主人抱在懷中，迅速看見了命運把牠送來的那個世界，大吃一惊，有一瞬間奇怪和高興得發呆了，後來從主人的懷中掙脫出來，因為印象太刺激，像狼一樣在原處轉來轉去。新世界非常廣大，充滿了光亮；不論你往哪兒看去，從地上到天花板，到處只看見是人臉，人臉，人臉，再沒有什麼了。

「姑母，請您坐下來！」主人喊道。

姑母記得這是什麼意思，跳到椅子上去，坐了下來。牠望着主人。他的眼睛和從來一樣，嚴厲地和愛撫地望着，但是臉上，特別是嘴和牙齒上，露出了很難看的，不移動的笑容。他自己哈哈笑，

跳躍，聳肩，裝着在幾千人面前很快活的樣子。姑母很相信他是真快活，忽然全身覺得這幾千人的面孔都在注視牠，牠抬起自己狐狸臉來，快活地吠叫了。

「姑母，您請坐吧。」主人對牠說，「我和叔叔來跳一次卡馬林舞。」

菲道爾·琪摩菲依支等候着強迫牠來表演什麼糊塗玩意兒，站着，冷淡地向四方望着。牠精神萎靡地，大意地，憂傷地跳着，從牠的舉動上，尾巴上，鬍子上可以看出，牠是非常地輕視人羣和光亮，輕視主人和自己……牠跳完自己的一套，打了個哈欠，臥下來了。

「噢，你哪，姑母。」主人說，「我先和您唱一套歌，以後我們再跳舞好嗎？」

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個笛子，吹了一陣。姑母忍受不住音樂的催促，不安地在椅子上轉動着，吼叫起來。從各方面發出了吼叫聲和鼓掌聲。主人鞠躬，等到安靜下來，又表演……正在吹一個最高音的調門時，上面的觀衆中有人大聲哎呀一聲。

「姑母！小孩子的嗓音喊叫。」這原來是喀希坦卡啊！」

「真是喀希坦卡！一個酒醉的中音證實了一下。」喀希坦卡菲久希加，真的，這是喀希坦卡！

有人在看台上打口哨，兩個嗓音——一個是孩子的聲音，一個是男人的聲音——大聲喚着：



「喀希坦卡喀希坦卡」

姑母哆嗦了一下，向喊叫的地方看去。甯張面孔：一張是生滿了毛，醉醺醺的，含着笑容的臉，另一張是胖胖的，紅腮頰的，驚慌的臉，鑽進了牠的眼睛，像從前亮光刺進牠的眼睛……牠想起來了，從椅子上跌了下來，在砂土上掙扎，後來跳起來，發出了快活的尖吠聲，向這兩個人處奔去。發出了震耳的吼叫聲，透過吼叫聲還有吹哨子和一個透亮的孩子的叫聲。

「喀希坦卡喀希坦卡」

姑母跳過了柵欄，又跳過不知是誰的肩膀，停在看台上了；如果想跳到另一層去，還要跳過一道高牆；姑母跳了一下，但是跳不過去，又順着牆滑下來了。後來牠卻從這個人的手中傳到另外一個人的手中，舐着人的臉和手，越移動越高，最後到了上層看台上……

過了半小時，喀希坦卡已經在街上跟在人後面走了，他們的身上發出了膠水和油漆味。盧卡·阿列克散得雷文搖擺着，由於經驗的教訓，本能地竭力避免開水溝。

「我的母親懷胎生我簡直是陷入了罪惡的深淵……」他嘟囔着說。「喀希坦卡，你弄錯了。你對於人的看法是一樣的，就等於木工是木匠。」

菲久希加戴着父親的帽子，和他並排走着。喀希坦卡望着他們倆人的背後，牠覺得牠已經

跟在他們後面走了好久，很高興牠的生活一刻兒也沒有離開他們過。

牠想起了壁紙骯髒的小屋子，鵝，菲道爾·琪摩菲依支，美味的食品，訓練，表演，但是現在他覺得這一切，都好像一個很長的，可怕的，難過的夢……

## 郵件

夜間三時。郵務員已經完全準備好上路了，戴上制帽，穿上大衣，手中拿着一把鑰腰刀，站在門口，等候車夫把郵件裝到剛剛配給的一輛三馬車上去。收信員坐在自己的很像櫃台的桌旁，正在向紙上寫什麼，說道：

「我的侄子——是個大學生，他想馬上到火車站上去。這樣吧，伊格納琪耶夫，請帶他坐在三馬車上，送到地方吧。雖然說不准外人坐郵政車，但是沒有辦法呀！否則就得花錢給他僱車子，所以還是叫他免費坐車走吧。」

「好啦！聽見院子裏的喊叫聲。」

「噢，走吧，上帝保佑，」收信員說。「哪一個車夫去？」

「謝敏·戈拉佐夫。」

「簽字吧。」

郵務員簽過字，走出去了。郵政局的門口黑黢黢地停着一輛三馬走馬匹一動不動地站着。

只有一匹二套馬不安地倒動着脚，搖搖頭，因此時常發出鈴聲。裝着麻袋的馬車像一個大黑點子，有兩個黑影子在車旁蠕動：一個是拿着提箱的大學生，一個是車夫。車夫吸着短烟管；短烟管的火光在黑暗中閃動，倏而熄滅，倏而又燃燒起來；忽然它照亮了一塊袖子，忽然照亮了毛茸茸的鬍子和紅銅色的大鼻子，忽然照亮下垂的濃眉毛。

郵務員用手揪揪郵包袋，把腰刀放在上面，跳到車上來。大學生躊躇不決地跟在他後面。車，忽然肘部碰了他一下，便胆怯地和溫和地說道：「對不起！」短烟管熄滅了。收信員只穿着一件背心，拖一雙拖鞋，從郵政局內走了出來。他被夜間的潮氣一吹，聳聳肩，哼哼着，在車旁走來走去，說道：

「噢，一路平安！米海洛，向母親問好！向大家問好！伊格納琪耶夫，請你不要忘記把文件交給貝司特萊曹夫……走吧！」

車夫把馬韁理到一隻手中，擰了一下鼻涕，把屁股底下的座位正了正，吧啞了一下嘴。  
「問好啊！」收信員又重複着。

大鈴叮噠響着，小鈴們很溫柔地響應它。馬車吱吱響着，移動了，大鈴哭着，小鈴們笑着。車夫抬起身來，向不安的二套馬抽了兩鞭子，三馬車瘡腫地沿塵土揚起的路滾動了。小城市還在睡覺。寬闊的街道兩旁的房子和樹木發着黑，連一點火光也看不見。佈滿了星的天空上，有地方飄

着幾片窄窄的白雲，在天快要發亮的地方。一彎狹窄的新月懸在那兒，不論是天空的衆星，不論是發白的新月，都不能使夜的空氣明朗化。空氣很冷，很潮，散發着秋天的氣味。

大學生認爲和這個肯帶他同走的人親熱地談話是他的天職，便開口說：

「夏天這時天已經亮了，可是現在連霞光都還看不見。夏天過去了！」

大學生向天空望望，又繼續說：

「甚至從天空都可以看出來，已經是秋天了。請向右邊看去。您看見三顆並排排成一條線的星嗎？這是獵戶星，在我們這半球上，只有九月裏才出現。」

郵務員兩手揣在袖子裏，把大衣的領子撐到耳朵邊，一動也不動，也沒有向天空望。看來，獵戶星並引不起他的興趣。他已經看慣星了，大概他老早已經討厭它們了。大學生沉默了一下，又說：

「真冷！已經到天亮的時候了。您知道幾點鐘出太陽嗎？」

「什麼，您哪？」

「現在幾點鐘出太陽？」

「六點鐘！」車夫回答。

三馬車走出城來了。現在兩旁邊只看見些菜園的短籬和孤獨的白柳樹，前面却是一片黑

霧在這兒的空曠地方，新月顯得更大了，星光也顯得更亮了。這兒的潮氣很厲害；郵務員深深地縮在領子裏，大學生覺得有一股不快的冷氣，先吹過他的腳旁，然後吹到郵包袋上，吹到手上，吹到臉上。三馬車輕輕地走着，大鈴也不響了，好像它也怕鈴似的。聽見了水的拍濺聲，馬腳的下面和車輪的附近有星在跳動，這是反映到水中的。

過了十分鐘，開始更黑暗了，不論是星，不論是新月，都已經看不到了。這是三馬車走進了樹林子。松針時常打在大學生的制帽上，蛛網時常落到他的臉上。車輪子和馬蹄子踏在樹根上，車子像醉漢一樣搖擺。

「從正路走！」郵務員生氣地說。「你爲什麼沿邊上走？我的臉都被樹枝劃破啦！向右邊一點！」

這時幾乎沒有發生慘劇。車子忽然跳了一下，它彷彿抽起筋來了，抖擻着，吱吱叫着，忽而拼命地向右面側去，忽而向左面側去，飛馳地沿林中的道路前奔。馬大概是被什麼嚇驚了，所以飛奔起來。

「特爾爾爾！特爾爾爾！」車夫害怕地喊叫。「特爾爾爾……畜牲！」

搖搖擺擺的大學生，想要保持住平衡，免得被從車中拋出去，俯身向前，開始尋覓抓頭，但是皮的郵包袋很滑，大學生抓住了車夫的腰帶子，車夫自己也搖擺不定，每一秒鐘都像要跌下去。



透過輪子的喧鬧和車子的吱扭聲，聽見被震起的腰刀落到地上的聲音，後來，車子後面又痞嗚地響了兩次。

「特爾爾爾！」車夫拚命向後仰着，用破裂的喉嚨喊叫。「站住！」

大學生臉跌到車夫的座位上，把額部撞傷，但是他立刻又向後仰去，他的脊背猛烈地撞在車後壁上。「我要跌下去了！」他的腦袋中一閃，但是這時車子已經從樹林裏奔到曠野上來了，大轉灣向右轉去，踏上一座木頭橋，停下來了，像鑄成的一樣停住了，這樣突然的一停，由於惰性的原因，大學生又向前一栽。

車夫和大學生兩個人都氣喘吁吁。郵務員已經不在車中了。他和刀，和大學生的箱子，和一隻郵袋一同跌出去了。

「站住，壞小子！站——住！」他的喊聲從樹林中傳了出來。「該死的討厭鬼！」他喊叫着，向車子跑過來，他的哭聲的噪音中聽出了疼痛和忿恨的情緒。「畜牲，把你餓死！」他喊叫着，跑到車夫面前，向他揮起拳頭來。

「這是什麼事，主寬恕吧！」車夫用遺憾的聲音咕囔着，也不知在馬頭附近整理什麼。「都是這匹二套馬，是匹該死的小馬，才剛剛上套一個星期。路還沒有走，就像從山上跑下來一樣了——真倒楣！向他的臉上抽了三次，可是一點也攔不住牠……站住！啊，魔鬼！」

直到車夫把馬匹弄好，在路上把箱子、袋子和腰刀都找到時，郵務員還在用氣忿得哭泣和尖叫的聲音大罵他。車夫把車上的東西安排好，毫無必要地牽着馬走了有一百步路，向不安的二套馬哼着，又跳上車座去。

恐怖過去以後，大學生覺得滑稽和開心了。有生以來，他還是第一次夜間坐郵政三馬車，剛才所受到的震蕩，郵務員的被顛出車，以及背後的疼痛，他覺得簡直是很有趣味的神話。他吸起烟來，笑着說道：

「這樣可真能把自己的脖頸弄斷的！我幾乎沒有被顛出去，簡直就沒有看見您怎樣被顛出去的。我想，只有秋天才会有這樣的路！」

郵務員一聲不響。

「您已經押送郵車很久了嗎？」大學生問。

「十一年了。」

「噢呵！每天押送？」

「每天。我把這些郵件送走，立刻就回來。有什麼呢？」

十一年的功夫，每天的奔馳，大概經驗過不少的奇事。在晴朗的夏夜和肅殺的秋夜，或者在冬天，兇狠的風雪吼叫着圍着三馬車打轉，很難逃開恐怖的和苦痛的事。大概馬匹時常會驚

嚇，車子陷在泥濘中，強盜們襲擊，迷路途……

「我想，在這十一年中，您一定遇到過很多的奇事！」大學生說。「走起路來，一定很怕吧？」他說完，等候着郵務員對他講些什麼，但是那個人憂鬱地一聲也不響，縮在自己的衣領內。天開始亮了。天空不知不覺地改變着自己的顏色，它始終還是一片黑暗，不過馬匹、車夫和道路已經可以看清楚了。一彎新月也越來越白了，月亮下面的一塊白雲，很像一尊有架子的大袍，下面的邊上略微放出了黃光。很快就看清郵務員的臉了。灰色的臉被露水打得很潮濕，一動不動，好像死人一樣。臉上停留着一種愚蠢的，憂傷憤怒的表情，好像郵務員還在感覺着疼痛，繼續向車夫發脾氣。

「托天之福，天已經亮啦！」大學生望着他的憤怒的，冰冷的臉，說道。「我簡直凍壞了。九月的夜間這樣冷，可是太陽出來了以後，又好像沒有冷過一樣。我們快到車站了嗎？」

郵務員皺起臉來，裝了哭的樣子。

「您怎麼這樣歡喜說話，天知道！」他說。「難道您走路時就不能不說話嗎？」

大學生難爲情了，於是一路便再也不驚擾他了。清晨很快地降臨了。月亮蒼白地，和昏暗的灰色天空交織到一起，白雲漸漸都染上了黃色，星光熄滅了，但是東方始終還很冷，天空還都是一樣的顏色，因此不能使人相信，太陽就隱藏在它的後面……

清晨的寒冷和郵務員的憂鬱，漸漸地傳到凍得直抖的大學生身上了。他貪婪地向自然界望着，等候着太陽的溫暖，祇想着可憐的樹和草，經過這樣的寒夜，一定是很難過，很苦痛的。昏矇的，睡眼惺忪的，沒有熱氣的太陽升上了。樹頂並沒有像一般人所描寫的那樣，被太陽照得發金光，陽光也不沿大地爬動，昏沉沉的飛鳥們，也看不出什麼高興來。夜間的寒冷，太陽出來了以後，還是沒有驅除掉……

大學生睡眼惺忪地和感傷地望着庭院裏面的，低垂帷幕的窗子，三馬車正從這座庭院面前走過。他在窗子裏面，大概睡着一些晨睡很酣的人們，他所聽不見郵車聲，也不覺得冷，也看不見郵務員的憤怒的臉；如果鈴聲能以驚醒一個什麼小姐，她一定是翻一個身，因為溫暖和安靜露出微笑，蜷着腿，把手放在腮巴的下面，又睡熟了。

大學生向一個水池子望望，那個水池子在庭園附近閃閃發光，想起了那些可以在冷水中生活的鯽魚和梭魚……

「不准外人坐郵政車……」郵務員忽然說。「我不准許！如果不准許，那末就不能坐……是的，我反正一個樣，不過我不歡喜這樣，我不願意這樣。」

「爲什麼您從前不響呢，您既然不高興這樣做？」

郵務員什麼也沒有回答，繼續惡意地，憤恨地望着。過了一會，當三馬車停在車站門口時，大

學生道謝過，下車去了。郵車還沒有來到。岔道上停着一列很長的火車，司機人和他的助手（臉都被露水打濕了）在機關車上，用一隻骯髒的鐵茶壺喝茶。車輛，站台，長橈子——這一切都潮濕，很涼。在火車未來之前，大學生停在食堂的旁邊喝着茶，但是郵務員兩手揣在袖子內，臉上始終還是憤怒的樣子，孤獨地在站台上走來走去，望着自己的腳底下。

他是生誰的氣呢？他是對於人，對於貧窮，對於秋夜生氣嗎？

## 不愉快的事件

地方官醫葛利高里·伊萬諾維支·奧甫琴尼科夫，是一個三十五歲的人，行動古怪，神經失常，他在自己的同伴中久已著名，這是由於他在醫學統計上的一些徵工作，以及對於所謂「社會問題」（即清晨在自己醫院裏巡視病房）特別熱心的緣故。照例，是他的助手米海爾·查哈羅維支跟在後面監視，這是一個上了年紀，臉胖胖的，頭髮梳得油光的人，耳朵上還戴着一隻耳環子。

當醫生剛一開始巡視病房時，一種很無味的情形使他變成了一個可疑的人，這就是助手的背心折皺得一塌糊塗，很頑強地翹出來，助手雖然拚命拉平它，但是沒有用處。助手的襯衣也弄皺了，也翹出來了；黑色的長外套上，褲子上，甚至在領帶上，都佈滿了白毛……很明顯，助手是一夜沒有脫衣服睡的，從他現在拉平背心和糾整領帶的表情上看來，衣服很使他難過。

醫生注視了他一下，明白是怎麼回事了。助手毫不在意，對於問題回答得很適當，不過一張憂傷愚蠢的面孔，兩隻黯淡的眼睛，從脖頸上和手臂上通過的顫抖，衣服的不整齊樣子，最重要



的是——那種對自己的拚命壓制和希圖掩飾自己的樣子，都證明他是剛剛起床，還沒有睡醒，而且從昨天起就喝得沉醉了……他經驗過了那陣「發燒」的苦痛情形，非常難過，看來也很不滿意自己。

醫生不高興這個助手，由於這種緣故，他覺得很想對他說：「我看，您是喝醉啦！」他忽然覺得背心，長外套，厚耳朵上的環子都非常可惜，但是他仍然抑制着自己的恨恨的感覺，和從來一樣，柔和地和慳慳地說道：

「給蓋拉西姆吃過牛奶嗎？」

「給吃過啦，您哪……」米海爾·查哈羅維支也很柔和地回答。

醫生一面和病人蓋拉西姆談着話，一面望着填寫溫度的表格，覺得又是一陣憎惡襲上來，抑制着呼吸，想不說話，但是抑制不住，又粗暴地喘着氣問道：

「爲什麼沒有填溫度？」

「不，填過了，您哪！」米海爾·查哈羅維支柔和地說，但是向表上一看，才相信的確是沒有填溫度，他失措地聳聳肩，咕噥道：「我不知道，您哪，這一定是娜傑士姐·奧西波芙娜……」

「昨天晚上上的溫度也沒有填！」醫生繼續說。「您只知道喝醉酒，滾你的吧！現在您還醉得和皮鞋匠一樣，娜傑士姐·奧西波芙娜到哪兒去啦！」

助產士娜傑士妲·奧西波芙娜不在病房內，不過她每天早晨應當在病房內換藥的。醫生向自己四週望望，他發覺病房內還沒有收拾，一切凌亂，應當做的一樣還沒做，什麼東西都是那樣皺巴巴的，遮着一層白毛，和助手的討厭背心一樣，他想把自己身上的白色外套脫下來，大喊一頓，拋下一切，唾一頓，走掉。但是努力抑制住自己，繼續視察起來。

看過蓋拉西姆以後，再看一個外科的病人，他的整個右臂的細胞都在發炎。這個人是需要換藥的。醫生坐在他面前的小凳子上，看起病人的手臂來。

「他們昨天在慶祝命名日，大玩特玩……」他想看，慢慢地把綑帶解下來。「等着吧，看我叫你們慶祝命名日！可是我有什麼辦法？我什麼辦法也沒有。」

他撫摸着腫脹的紅手臂上的出膿處，說道：

「刀子！」

米海爾·查哈羅維支竭力想表示他的脚站得很牢，對於工作毫不妨礙，跑着，把刀子遞過去。

「不是這一把！要新的！」醫生說。

助手走到椅子邊去，裝着換藥用品的小箱子就放在那上面，匆忙地在箱子裏搜翻。他和女看護耳語了半天，在椅子上移動着小箱子，沙拉沙拉響，也不知什麼東西落到地上兩次，但是醫

生坐着，等着，覺得自己的脊背上，由於耳語聲和沙拉沙拉的聲音，激起了一種憤怒。

「快點好嗎？」他問。「您一定是把它們忘在下面了……」

助手跑到他面前來，遞過兩把刀子，一不小心，一直對他的面出了一口氣。

「這不是那個！」醫生憤怒地說。「我對您說的是俄國話，要新的。不過，滾去睡睡醒吧，您口裏的氣味，就像酒店裏的氣味一樣！您太不負責任了！」

「您究竟要什麼刀子？」助手激動地問道，慢慢地聳了聳肩。

他很氣憤自己，又很覺得害羞，病人和看護都注視他，但是爲了要表示他並不覺得害羞，勉強地笑笑，又說：

「您究竟要什麼刀子？」

醫生覺得眼睛裏含着眼淚，手指頭抖着，他拚命抑制着自己，用顫抖的嗓音說道：

「滾去睡睡醒吧！我不願意和醉漢說話……」

「您只能爲了工作責難我，」助手繼續着，「即使我真的喝了酒，誰也沒有權利指責我。我不是在服務嗎？您究竟要什麼？不是我在服務嗎？」

醫生跳起來，自己的行動簡直不由自主了，手一揮，用盡全力向助手的臉上打去。他不明白爲什麼他要這樣作，但是因爲拳頭恰好打在助手的臉上，感到了很大的愉快，使這個強健的積

極的，有家屬的，有信心的，而且很明白自己地位的人搖擺了一下，像皮球一樣跳着，坐到凳子上去。他非常想再打一下子，不過他一看見這張討厭的面孔旁邊，另有幾張看護婦的蒼白而又驚慌的面孔，便再感不到愉快，揮了一下手，從病房跑了出去。

娜傑士姐·奧西波芙娜，是個二十七歲的女子，臉色黃白，頭髮蓬鬆，正向醫院走來，在院子中間迎住他。她的粉紅色的布衣服，下襟繃得很緊，因此，她的脚步很細碎。她把衣服弄得繹繹作響，每邁一步，肩膀便聳一下，搖着着頭，好像在唱一隻很好聽的歌。

「啊哈，女妖精！」醫生想了想，立刻記起，在醫院中，大家都管助產士叫女妖精，他覺得現在他可以把這個脚步細碎，喜歡打扮的女孩子罵一頓，很高興。

「您到哪兒去啦？」他和她走平，喊叫道。「爲什麼您不在醫院？溫度也不填，到處混亂，助手吃醉，您却睡到十二點鐘……請您自己去找別的位置吧！您再不要在這兒服務了！」

醫生走回住所，把身上的白外套脫下來，把繫腰的一條白手巾也解下來，恨恨地向這個角落裏塞塞，向那個角落裏塞塞，在書房內走着。

「天哪，人是怎麼辦，人是怎麼辦！」他說。「這不是工作的幫手，這是工作的敵人！我再沒有力量工作下去啦！我吃不消！我要走！」

他的心跳得很厲害，他全身抖索，想要哭，爲了想減輕這種感覺，他開始安慰自己，覺得自己

是對的，打助手也打得很好。醫生想着，首先覺得頂不是正路的，是助手到醫院裏來服務並不是很簡單的，他是依靠了姑母的脚步來的，姑母是在市自治會主席家當保姆（他很討厭看見這個裝腔作勢的姑母，每到醫院來治病時，總是把醫院看作和自己的家一個樣，非法地要求先給她看，不照次序。）助手非常不規矩，明白的事情很少，而且簡直連應當懂的都不懂。他酗酒，不遜無恥，向病人要求賄賂，祕密出售醫院的藥品。大家都知道，他自己也給人看病，給許多青年小市民看祕密病，都是用的自己的藥品。如果這個騙子只像一般普通的人也就好了，可是這個騙子很自信，還暗中弄手脚。他瞞住醫生給門診的病人一個罐頭，給他們放血，行手術的時候，手也不洗，總是用骯髒的探針播弄傷口——這些已經足夠證明，他是如何深深地輕視醫生的醫學知識了。

醫生等到手指頭不再顫抖時，坐到桌旁，給市自治會的主席寫了一封信：「可敬的萊甫·特羅菲摩維支！如果接到這封信後，貴自治會不肯把助醫司米爾諾甫斯基撤職，又不能授權使我自己可以選擇助手，那末我認爲我是被迫（自然不無遺憾）請您不必再算我是N醫院的醫生，請另覓代替我位置的人。問流波福·菲約道蘿芙娜和猶司好。尊重您的人葛·奧甫琴尼科夫。」醫生讀完這封信，覺得簡短而又冷淡。不過在一封公事信中向流波福·菲約道蘿芙娜和猶司（一般人都這樣稱呼主席的小兒子）問好，並不很妙。

「這兒幹他媽的猶司什麼事？」——醫生想了一下，把信扯掉，又開始想一封新的。一閣下……」——他坐在敞開的窗口想，望着一隻母鴨子率領了許多搖搖擺擺，磕磕絆絆的小鴨子，匆忙地沿路跑着，一定是到水池邊去；一隻小鴨子在路上檢到了一塊什麼腸子，噎了一下，發出了恐慌的唧唧聲；另外一隻跑到牠面前來，把牠口中的腸子向外一拖，也噎起來了……遠處板棚附近草地上的小菩提樹的樹蔭中，女廚子姐麗亞正在走來走去，拾取酸模花來搾取野菜汁……一陣人聲……車夫左特手中拿着馬套和醫院的用人馬奴伊洛，穿着一件骯髒外套，正站在板棚附近談話，大笑。

「他們這是在講我打助手的事……」醫生想。「今天全縣都會聽說這件事的……因此閣下！如果貴局不肯撤掉……」

醫生很明白，市自治會無論如何不會更換他的助手，但也不會馬上就答應，爲了一個助手，把全縣開名的，像奧甫琴尼科夫這樣優秀的人材放走。大概，萊甫·特羅菲摩維支在接到信以後，立刻就會坐上三馬車，跑到他家來，說道：「您這是怎樣想法啊，老爺？親愛的，這是什麼事，基督與您同在？爲什麼有什麼理由他在哪兒叫他到這兒來，壞小子趕走！一定趕走！明天就不叫他在這兒！」——後來他和醫生一同吃午飯，飯後肚皮向上躺在這個紅色沙發床上，用報紙遮住臉，呼呼打起鼾聲來；醒來以後，喝過茶，又把醫生邀到自己家去過夜。於是這一段故事就這樣結束。



了，助手仍舊留在醫院裏，醫生也不准許退職。

醫生內心的深處，是不願這樣解決的。他想叫助手的姑母吃一大驚，想叫市自治會不要太輕視他的八年來的熱心工作，沒有什麼話說，他甚至很高興准他退職。他幻想着，他離開了已經住慣的醫院，寫封信給「醫師」報，同僚們都會向他致同情的問候……

女妖精在路上出現了。她邁着細碎的脚步，衣服繚繚作聲，走到窗前來，問道：

「葛利高里·伊萬內支，您要親身看病人呢，還是您不來看呢？」

但是她的眼睛似乎說：「你太熱情了，但是現在你一安靜下來，就覺得難爲情了，我可是很大量，不注意這事。」

「好，我就去，」醫生說。

他又穿上白外套，繫上一條手巾，向醫院走去。

「不好，我打他以後逃出來……」他一路想。「好像我難爲情，或者害怕了……簡直是小孩子……很不好！」

他覺得，當他走進病房時，病人立刻都愚蠢地望着他，他自己覺得很慚愧，但是當他走進病房以後，病人們都很安靜地躺在床上，只對他略望了一眼。肺癆病患者蓋拉西姆的臉上，表情非常冷淡，似乎是在說：「他使你不能滿意，你略微教訓他一下……不這樣是不成的，老爺。」

醫生把紅腫的手臂上的兩個膿包都割破了，又綁上繃帶，然後到婦科去，那兒正給一個女人的眼睛行手術，女妖精總跟在他後面，幫助他，樣子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一切都很大平。巡視過病房以後，開始看門診的病人了。醫生的小診療室內的窗子都開着。只要向窗台上一坐，略俯下點身子，就可以看到一碼外的嫩草。昨天晚上曾經下過一陣暴雨，因此草有一些被打倒，閃閃發光。一條小路，從窗子不遠處，一直伸展到斷崖處去，好像被洗刷過，兩旁拋置着許多破玻璃藥瓶子，也被洗刷得很乾淨，被太陽一照，發出了耀眼的亮光。再向遠處，小路的後面有許多披着鮮綠色衣服的小松樹互相擁擠着，松樹後面，有幾棵樹幹像白紙的樺樹，透過輕輕被風搖擺着的樺樹綠蔭，可以看到蔚藍色的，無底的天空。當你從窗口望出去時，就可以看到在小路上跳的喜鵲，正把自己的愚鈍的嘴轉向窗子這方面，在判斷着：用不用害怕？等到斷定情勢可怕時，牠們便一隻跟一隻地，快活地叫着，彷彿嘲笑着醫生不會飛，向樺樹頂飛去……

透過濃厚的碘酒氣味，感覺到春天的新鮮和香氣……呼吸很爽快！

「安娜·司皮里端諾福娜」醫生喊道。

一個穿紅衣服的少婦走進診療室，對聖像禱告過。

「什麼病？」醫生問。

少婦猶豫地斜望了門一眼，又望望開向配藥處去的小門，走近醫生面前來，小聲說道：

「不能生孩子！」

「還有人沒有登記過嗎？」女妖精在配藥處喊道。「請來登記！」

「他簡直是畜牲！」醫生檢查着少婦，想道，「想叫我打一次架。我是不肯打架的。」

安娜·司皮里端諾福娜走了。她走以後，進來一個患髒病的老頭子，後來是一個婦人帶着三個生癩的孩子，工作忙亂起來了。助手不見面。女妖精在配藥處的小門後，弄得衣服繸繸作響，把磁器碰得叮叮噹噹，快活地說笑着；有時她跑進診療室來，幫助行手術，或者拿藥方，樣子始終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

「我打助手，她很開心！」醫生傾聽着助產士的聲音，想道。「因為她和助手同居過，像貓跟了狗一樣（註），如果把他撤職，那末她可要像過節一樣開心了。大概，女看護們也開心……這真醜惡！」

在診察病人最忙的時候，他覺得，助產士，女看護，甚至連病人，都竭力表示出冷淡的和快活的表情。他們好像明白，他正在害羞和苦痛，但是爲了世故，都故意裝作什麼也不知道的樣子。他爲了想向他們表示一下，他根本不感到羞愧，便氣哼哼地喊道：

「喂，你們！請關上門，否則會被風吹的！」

（註）大概是說不久即散了夥——譯者

可是他已經覺得非常羞愧和難過了。他看過四十五個病人，不慌不忙地從醫院出來。助產士已經回到自己住處去過，肩上披了一條亮紅色的頭巾，口含紙烟，露在外面的頭髮上戴了幾朵小花，急急忙忙地從院子裏走出去，大概是去收生，或者看望朋友。病人們坐在醫院的門檻上，沉默地晒着太陽。喜鵲依然喧噪着，追逐着甲蟲。醫生向兩旁望去，想着，在這許多平靜的生命中，只有兩個生命，像鋼琴的破鍵一樣，很突出地翹了起來，一點用處也沒有：就是助手和他。助手現在大概是躺下去了，想要睡去，但是他無論如何睡不着，因為他覺得自己是錯誤的，又被侮辱，還失去了職業。他的情形很苦痛。從前一向沒有打過人的醫生，覺得自己好像永遠失去了天真。他已經不再責難助手，也不再寬恕自己了，只是猶豫地想道：這是怎麼回事，他是一個體面人，從來連狗都沒有打過，怎麼會打人呢？他回到自己的住處，躺在書房內的沙發床上，面孔對着沙發背，開始這樣想：

「他是一個對於工作有害的壞人；他服務三年以來，我的精神上難過極了，但是却不能因此寬恕我自己的行爲。我利用強暴方法，他是我的屬員，有過失，而且酒醉，我是他的上司，沒有過失，又清醒……就是說我比他強健有力。第二，我當別人的面打他，這些人都認爲我是一個強橫的人，因此我給了他們一個壞榜樣……」

有人喚醫生去吃飯……他喝了幾杓菜湯，從桌邊站起來，又躺到沙發床上去了。

「現在怎麼辦呢？」他繼續想。「應當儘可能使他滿意……但是用什麼方法呢？他是一個很世故的人，認爲決鬪是很愚蠢的事，而且也不明白。如果仍然就在那間病房內，當着看護婦和病人向他道歉，那末這種道歉只能使我滿意，却不能使他滿意；他是一個壞人，以爲我的道歉是胆怯，害怕，他又會向上司處去告我。而且我這種道歉，結果會破壞醫院的規矩，賠他點錢吧？不成，這太不道德，好像行賄一樣。如果現在假定，把問題提到我們的直接上級機關，市自治會去解決……市自治會會宣佈懲罰我，或者撤掉我……但是市自治會不會這樣作的。而且市自治會也根本沒有權利干涉醫院內的瑣事……」

飯後，過了三個鐘點，醫生到池邊去洗澡，想道：

「對我會不會發生也像一般在這種類似的情勢中所遭逢的命運呢？就是說要他向法院去告我。我絕對錯誤，我決不解釋，要法官判我徒刑。這樣，被侮辱的人便可以滿意了，那些認我是強橫人的人們也看到我錯了。」

這個想頭使他笑了。他高興了，開始想到問題已經順利解決，再正確的解決的方法也不會有了。

「有什麼，真好！」他想着，下到水中去，看見一羣小金魚逃開去了。「叫他告去吧……這對於他是頂方便不過的，我們的職務關係已經斷絕，經過這次爭吵之後，我們之中的一個，反正已

經不能留在醫院裏了……」

黃昏時光，醫生命令套上四輪車，想到軍事長官家去打牌。他戴上帽子，穿上大衣，已經完全準備好上路，站在屋子中間，戴着手套，忽然外面的門吱扭一聲開了，有人一點聲音也沒有地走進前室來。

「誰？」醫生問道。

「是我，您哪……」進來的人瘖啞地回答。

醫生的心忽然砰砰跳起來了，他由於羞愧和一種莫明其妙的恐怖，渾身冷了。助手米海爾·查哈雷支（這真是他）輕輕地咳嗽了一下，勇敢地走進書房來。他沉默了一下，用瘖啞的，遺憾的聲調說道：

「請寬恕我，葛利高里·伊萬內支！」

醫生茫然失措，不知道說什麼好了。他明白，助手來向他道歉，請求寬恕，不是由於基督的慈愛，也不是爲了自己高與向侮辱者低頭，只是爲了撤職問題。「我竭力抑制自己，請求寬恕，可以不致把我趕走，可以不致打碎飯碗……」怎樣還能對人格更加侮辱呢？

「請寬恕……」助手又說一遍。

「您聽着……」醫生說，竭力不望着他，始終還不知道說什麼好。「您聽着……我侮辱了您



……應當受懲罰，使您滿意……您不承認決鬪……我也不承認決鬪。我侮辱了您，可是您……您可以到法院去告我，我就可以受到懲罰……我們倆人都留在這兒是辦不到的……我們之中的任何一個人，我或者您，一定要離開（我的天，我不該對他說這話——醫生害怕了——真蠢，真蠢）總而言之，一句話，請告狀吧！我們是已經不能在一起工作了……我或者您……明天請您告狀吧！

助手翻着眼睛向醫生望望，他的暗淡的混濁的眼睛中，燃燒着坦白的輕視。他一向認為醫生是一個沒有世故經驗的，撒嬌的小孩子，現在輕視他是爲了他的抖擻，爲了話句中的莫明其妙的慌亂……

「我去遞狀子，」他憂鬱地和恨恨地說。

「是的，請去遞狀子吧！」

「您是怎樣的想？我要不肯告呢？不去遞狀子……您沒有權利引起爭端。您應當羞愧！有喝醉的鄉下人才打架，您可是有學問的人……」

醫生的全部憎惡，忽然在他的胸膛內顫抖起來，他用不是自己的聲調喊道：

「滾出去！」

助手不願意地離開地方（他好像還想說什麼），走到前室去，沉思地停在那兒。他想了一

想，毅然決然地走出去了……

「真蠢，真蠢！」醫生在他走後咕噥。「這是多麼糊塗！」

他覺得，現在自己對待助手簡直和小孩子一樣了，而且已經明白，他的全部向法院告狀的念頭太不聰明了，這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會使問題更複雜的。

「真蠢！」他坐在自己的四輪車內，以及後來在軍事長官家打牌時，都這樣想。「我真的這樣少受教育，這樣不明瞭生活，連這樣一個簡單問題都不能解決嗎？怎麼辦？」

第二天上午，醫生看見助手的妻坐在一輛馬車上，也不知向哪兒去，他想：「她這時到姑母家去。去吧！」

醫院裏在缺少助手的情形下面進行着工作。應當向市自治會寫呈文，但是醫生始終還想不出信的格式。現在信的內容一定要這樣了：「即使助手沒有錯誤，是我的錯誤，也要請您把助手撤職。」這種念頭，想使一個體面人不感到愚蠢，不感到慚愧，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過了兩天，或者三天，醫生聽說，助手曾經到萊甫·特羅菲摩維支去告狀。主席一句話也不和他說，只是蹣腳，後來喊叫着送他出來：「我知道你走我不要聽！」助手從萊甫·特羅菲摩維支那兒出來，到自治會裏，上了一張攻擊的呈文，上面並沒提到打耳光的事，對於自己的事也一句話不講到，只報告自治會，說醫生會經營他的面屢次抨擊自治會和主席，說醫生治病不照規

矩治，在地方上不幹正經事，以及其他等等的話。醫生一聽到這話，笑了笑，想道：「真是一個大混蛋！」他覺得難爲情和可憐了，覺得助手幹的真糊塗；一個越法糊里糊塗想保護自己的人，他越法沒有保護，越法軟弱。

在上面所描寫的那天早晨之後，過了約一星期，醫生接到了地方法院的傳票。

「這簡直更愚蠢了……」他簽過字以後，想道。「愚蠢得不能想像。」

當他在一個陰沉的，安靜的早晨，到法院去出庭時，他已經不再覺得難爲情了，只剩氣憤和憎惡了。他恨自己，也恨助手，也恨環境。

「我要在法庭上說：都滾你們的蛋！」他恨恨地說。「你們都是驢子，你們什麼都不明白！」

他走近地方法院的房舍，看見門檻上坐着三個醫院裏的女看護和女妖精，這是傳來作證人的。他一看見女看護和歡喜生命的助產士（她不能忍耐地倒動着腳，當她看到本案的主角時，高興得臉都紅了），氣呼呼的醫生想要像大鷹一樣，向她們飛過去，大喊：「誰允許你們從醫院出來的？請你們馬上回家去！」但是他抑制着自己，竭力表示鎮定，穿過人羣，向法庭走去。法庭上空無一人，法官的鍊子還掛在圓椅的背上。醫生走向書記官的小屋子去。他在這兒見到一個瘦臉的，穿口袋翹起的蘇布衣服的青年——這就是書記官，助手也坐在這兒的桌旁，因爲沒有事作，正在翻閱審判筆錄。醫生一走進來，書記官站起來了；助手很難爲情，也站起來了。

「阿列克散得爾。阿爾黑波維支還沒有來嗎？」醫生羞愧地問道。

「還沒來。他們在家裏……」書記官回答。

法庭是座落在法官的後院內的一間廂房裏，法官自己却住在大房子裏。醫生從法庭裏出來，不慌不忙地向大房子走去。他在飯廳裏的自沸壺旁邊見到阿列克散得爾。阿爾黑波維支。法官既沒穿外套，也沒穿背心，襯衫也敞着懷，正站在桌旁，雙手抱住茶壺，向自己杯中斟着像咖啡一樣濃的茶；他一看見客人，迅速把另外一隻杯子移到自己面前，斟着茶，也不問候，問道：

「您要喝糖茶，還是不要糖茶。」

很久以前，法官曾經在騎兵中服務過；現在他選擇四品文官作為他的終身職業，但是始終沒有拋棄掉自己的軍裝，還沒除掉軍人的習慣。他留着一撮很長的警官式的鬍子，褲子上縫着褲襠，他的舉動上和談話上還滲透着軍人的風度。他輕輕地向後仰着頭說話，句子中時常插入一種將軍的口吻：「我哦哦……」「聳聳肩，雲霧眼；問候的時候，或者敬烟的時候，總是鞋後跟一轉，走路的時候很小心地，溫柔地，碰得刺馬針擦擦響，好像每響一聲，都使他受到一種難以忍耐的痛苦。他請醫生坐下喝茶，摸摸自己的闊胸和肚皮，深深地嘆口氣，說道：

「噫，是的，您哪……也許，我要請您……喝點沃得克和吃點菜吧？我哦哦。」

「不用，謝謝，我吃得很快飽。」

兩個人覺得，他們不能避免談到醫院的吵鬧事件了，兩個人都覺得很窘。醫生一聲不響。法官很巧妙地一揮手，捉住一隻正咬他胸膛的蚊子，注意地把牠的各方面看了看，又放掉，然後深深嘆口氣，抬起眼睛，望着醫生，吞吞吐吐地問道：

「您聽着，爲什麼您不把他趕走呢？」

醫生在他的嗓音中捕捉到同情的腔調；他忽然可憐起自己來，他覺得很疲倦，感覺到最近這一星期來所受到的騷動的不安。他懷着這種心情，最後似乎他的耐心爆發了，從桌旁立起來，激動地皺着眉，聳聳肩，說道：

「趕走！您這是怎樣講法，天知道……奇怪，您這是怎樣講法！難道我可以把他趕走嗎？您坐在這兒，以爲我在醫院裏是主人，能願意怎麼做，就怎麼做嗎！奇怪，您這是怎樣想法！難道我能把助手趕走嗎？他的姑母在萊甫·特羅菲摩維支家充當保姆，而且萊甫·特羅菲摩維支又需要這種噓噓喳喳的，像這個查哈雷支一樣的用人。我有什麼辦法？市公署對於我們醫生看得一個銅板都不值，我們每走一部，市公署都向我們腳底下拋絆腳石。滾他們的蛋，我不願服務了，這就是一切！我不願意了！」

「嗚嗚，嗚……我的心肝，您已經說的理由太多了，這樣說吧……」

「警察署長拚命想證明我們大家都是虛無主義的黨徒，都是內奸，冷待我們，彷彿對付自

己的書記。他有什麼權利趁我不在的時候，到醫院裏來訊問看護婦和病人？難道這不是侮辱？這就是你們的白癡謝明·阿列克塞伊支，他自作聰明，不相信醫學，因為他身體強健，衣食飽暖，像牛一樣，說起話來，粗聲粗氣，把我們當作寄生蟲一樣看待，斥責我們爲了飯碗工作，滾他媽的蛋！我從早到晚地工作，不知道休息，這兒的人們需要我，比所有的白癡，神父，改良家，以及其他等等的人物都更需要！我在工作中失去了健康。但是對於我不加感謝，反而斥責我是爲了飯碗！我很感激你們！每一個人都以爲自己管別人的事，教訓別人，稽查別人是對的！你們的自治會的委員甘察特斯基，在自治會上，爲了我們多用碘酒而攻擊醫生們，要我小心點使用麻醉劑！他明白什麼，我問您：這幹他什麼事？爲什麼他不教訓您怎樣判案子？」

「不過……不過他是流氓，我的心肝，雜種……沒有注意到他……」

「流氓，雜種，可是你們把這個豬獃選來充當委員，叫他亂管閒事！您還笑！照您的意思，這都是小事，不值一提，但是您要知道，這些小事可太多了，整個的生活都是由它們構成的，就像大山是由一小塊一小塊的石頭堆成一樣！我再不能幹了！沒有力量了！阿列克散得爾·阿爾黑佩支！我向您說老實話，再過些時候，我不僅要向人臉上打，而且還要向人開槍了！您要明白，我身上所有的不是電線，是神經。我是和您一樣的人……」

醫生的眼睛裏充滿了眼淚，聲音也顫抖了；他扭轉身去，向窗子望着，沉默。



「嗯，是的，您哪，可敬的人……」法官沉思着咕囔。「另一方面，如果理智地判斷起來，那末……」（法官捉住蚊子，用力睜起眼睛，從各方面觀察牠，然後捏死，拋在嗽口盃內）……那末，您看見嗎，把他趕走是沒有理由的。您把他趕走，換上另外一個，也許還要壞。您換上一百個人，也找不到一個好人……都是混蛋（法官撫摸着自己的腋下，緩緩地吸起紙烟來。）應當和這種仇恨講和。我應該告訴您，在現在這種時代，您想找到忠實的和清醒的工作人員，只能在知識階級和下等人中間還可以找到，就是說只能在這兩個極端的階級中找到。這樣說吧，您可以找到忠實的醫生，優秀的教育家，忠實的農夫或者鐵匠。至於中間階級的人，這樣說吧，就是那種已經脫離了平民的地位，却還沒有爬上知識階級地位的人們，都是些不很可靠的份子。因此簡直很難找到一個忠實的和清醒的醫生助手，書記，店員，以及其他等等的人。非常難！我從高洛賀皇帝時代就在司法界作事，在自己的工作上還沒看見過一個忠實的和清醒的書記，而且我也不知把他們趕走過多少。簡直是些沒有道德的人，不要講到什麼法紀了，這樣說吧……」

「他爲什麼說這些話？」醫生想。「這不是我們要說的話。」

「不久以前，就在上個星期五，」法官繼續說，「我的久欣斯基曾經弄出這樣一件事情來，您自己想想吧。他晚上把許多醉漢喚到自己地方來，誰他媽的知道他們是些什麼人，和他們在法庭上整整鬧了一個通夜。這有什麼可說的呢？我沒有權利反對人喝酒。滾你的，喝吧，但是爲什

麼把許多生人領進法庭來呢？請您想想，如果有人想從案卷裏面，偷出一件什麼證據，或者期票，以及其他等等的東西——這是一瞬間的事情，您以為怎樣呢？經過這樣一次盛大宴會以後，我要化費整整兩天工夫，來把全部案卷檢查一遍，看看失落了什麼東西沒有……您對於這種畜生有什麼辦法趕走嗎？好吧，您哪……可是您怎麼能担保另外一個會比他好呢？」

「是的，怎樣能把他趕走呢？」醫生說。「趕走一個人，說說就很容易的……如果我要知道他是一個有家屬的人，受飢餓的人，那末我怎麼能把他趕走，把他的飯碗打掉呢？他要領着家屬跑到那兒去呢？」

「他媽的，我為什麼要講這個話！」他想，他覺得很奇怪，他無論如何不能把自知的意識固定在一個確定的思想上，或者固定在一個確定的感覺上。「這是因為我沒有遠見，不會思想，」他想。

「像您所說的中間階級的人，是不可靠的，」他繼續說。「我們趕他，罵他，向他身上打，但是還要估計他的環境。他既不是下等人，又不是貴族，既沒有魚，又沒有肉；他的過去的生活很苦痛，現在一個月只掙二十五塊錢，家屬挨餓，將來還是掙二十五塊錢，他即使服務一百年，他還是個屬員。他沒有受過教育，沒有本領，沒有功夫讀書，沒有工夫上教堂，他不服從我們，是因為我們不許他接近我們。就這樣一天一天地過到死，一點好的希望也沒有，吃的半飢半飽，總害怕會把他

從官房子內趕出去，也不知道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什麼地方去。您說說，他怎樣會不喝酒，會不偷東西呢？這還能講到什麼法紀呢！

「好像我們是在討論社會問題，」他想。「真不好，主啊！這都是爲了什麼？」

一陣鈴聲，有人乘車子走進院子來。先到法庭上去。後來又走到大房子的台階處來。

「他來了，」法官向窗外望望說。「噢，請您上法庭吧！」

「可是請您要快一點放我回去……」醫生請求。「如果可以的話，請儘先審理我的案子。我實在沒有工夫。」

「好，好……不過我還不知道我能不能受理這個案子呢。因爲你們這個案子，是和醫生助手發生的，這樣說吧，是由於公務，您是由於執行公務侮辱了他。不過我還不十分明白。我馬上問問萊甫·特羅菲摩維支。」

一陣匆忙的脚步聲和急促的呼吸聲，萊甫·特羅菲摩維支主席，是個白頭髮，長鬍子，紅眼皮的禿頭老人，在門口出現了。

「我有禮了……」他喘息着說。「呼，天老爺法官，請給我一杯克瓦斯！我要死了……」

他坐到圓椅子裏，但是立刻又很快地跳起來，跑到醫生面前，氣哼哼地向他瞪着眼睛，用尖利的中音喊道：

「我真是非常感激您，葛利高里·伊萬內支！謝謝您的報告！我一輩子也忘不了！這樣不夠朋友！隨便怎麼樣都可以，這樣做，您可是太不夠交情了！爲什麼您不通知我？我對您怎樣？我是什麼人？是敵人，還是外人？我是您的敵人嗎？難道我從前曾經拒絕過您的什麼事情嗎？啊！」

主席瞪着眼睛，攏着手指頭，喝了一杯克瓦斯，迅速地擦擦嘴唇，繼續說道：

「大大地，大大地感謝你！爲什麼您不通知我？如果您腦筋裏還有我，就應當到我家裏來友誼地商量！『親愛的，萊甫·特羅菲摩維支，如此這般，哪……發生了這樣一件事，以及其他等等……』我一霎眼的工夫就可以給您把事情都辦好，用不到發生這種爭論……那個混蛋好像發了瘋一樣，在縣裏跑，叫和女人們瞎講，可是您，羞於啓口，鬼知道想幹什麼，強迫那個混蛋來告狀！恥辱，簡直是恥辱！大家都問我什麼事，我是主席，可是一點都不知道，你們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情，您簡直不把我放在眼裏，大大地，大大地謝謝您，葛利高里·伊萬內支！」

主席深深地鞠了一個躬，連臉都漲紅了，後來走到窗口，喊道：

「石加洛夫，把米海爾·查哈雷支叫到這兒來！叫他立刻就來！真不好，您哪！」他說着，離開窗口。「連我的妻都生氣了，大概，她也在祝福您呢，諸位，你們太聰明啦！你們總覺得這是依靠才能，遵從法紀，玩弄技巧，可是你們只會發生一件結果：弄巧成拙……」

「你們覺得一切都不用依靠才能，那末你們的事情會弄成什麼樣？」醫生問道。

「我們的事情，什麼樣？如果我現在不到這兒來，那末您就丟了自己的臉，也丟了我們的臉。我來，是您的運氣！」

助手進來了，停在門檻邊。主席斜着身子對他站着，雙手插進口袋，咳嗽了一下，說道：

「馬上向醫生道歉！」

醫生臉紅了，跑到另外一間屋子去。

「你瞧，醫生不願接受你的道歉。」主席繼續說。「他想要你不僅在口頭上，還要在工作上表示懺悔。你能立誓，從今天起一定聽話，永過清醒的生活嗎？」

「我立誓……」助手憂鬱地低聲說。

「瞧着吧，上帝有眼！一霎眼工夫我就能撤掉你的差使！如果再發生什麼，不必請求寬恕了……」

……  
案子這樣的轉變，對於助手簡直是意想不到的贈品，其實他早已對自己的不幸不抱什麼奢望了。他簡直快活得臉色發白了。他還想說什麼，把一隻手伸向前去，但是什麼也沒說，只是愚蠢地笑笑，走了出來。

「這就是一切！」主席說。「根本用不到審判！」

他輕鬆地嘆了口氣，面孔露出了好像剛完成一件很困難的和很重要的事情的表情，把自

沸壺和茶杯望了望，擦擦手，說道：

「謝謝上帝……薩沙，給我斟上一杯，還請給預備點什麼吃的東西……噢，沃得克……」  
「諸位，這可不成！」醫生走進飯廳來，說道，臉還在紅着，搖着手臂。「這是……這是笑話奇談！這真豈有此理！我不能答應。審判二十次，也比這樣很滑稽地把問題結束來得好。不成，我不能答應！」

「您要怎樣？」主席問他。「趕走嗎？請准許，我趕走……」

「不是，不要趕走……我也不知道我要幹什麼，但是諸位，這是對於生命有關的……啊呀，我的天！這真苦惱！」

醫生神經質地忙亂着，開始尋覓自己的帽子，又找不到，爽然若失地坐到圓椅子中去。

「豈有此理！」他重述一遍。

「我的心肝，」法官悄悄地說，「我有點不大明白您，這樣說吧……在這件事情上您應當負責的體面，在十五世紀已經不准用了——您固然可以任意而為，不過那……他是混蛋，可是您同意嗎，您做的也不夠小心……」

「自然啦！」主席同意地說。

端上沃得克和酒菜來了。醫生機械地喝了一杯酒和吃了一塊蘿蔔作爲告別。當他回到自



已醫院中來時，他的思想被一層雲霧罩着，就像秋天早晨的草一樣。

「真的，」他想，「在最近這一個星期，受了許多痛苦，想了許多，說了許多，只是爲了使一切這模糊里糊塗地結束啊！真蠢，真蠢！」

他覺得很難爲情，他怎麼能准許別人來干涉自己的個人問題，他爲了對這些人所說過的話，爲了不能克制嗜好而喝沃得克感到羞愧，爲了自己的不明事理，沒有遠見感到羞愧……他回到醫院裏，立刻開始巡病房。助手在他身旁走着，輕柔地踏着脚步，像貓一樣，溫柔地回答問話……助手，女妖精，看護婦，都裝作什麼事也沒有的樣子，好像一切都很大平。醫生自己也用盡力量表示冷淡。他發命令，發脾氣，和病人玩笑，但是他的腦筋內總蠢動着：

「真蠢，真蠢，真蠢……」

## 伏羅嘉

一個夏天的星期日，下午五時，一個十七歲的，長得不很漂亮，又病又弱的，名字叫伏羅嘉的青年，坐在叔梅欣家的別墅的亭子裏發愁。他的不快的思想向三方面分去。第一，明天星期一，他必需要把算術考試及格；他知道，明天如果不能把書面的算題解答出來，就要被開除，因為他已經在六年級留級兩次了，對於代數的學年分數只有五十七分。第二，他到這個有錢的，一心嚮往貴族生活的叔梅欣家來，自尊心上經常要受到苦痛。他覺得，叔梅欣太太和她的姪女們看待他和他的媽媽，就像看待窮親戚一樣和食客一樣，她們不尊敬媽媽，還要嘲笑她。有一次，他無意中聽見，叔梅欣太太在陽台上告訴自己的表妹安娜·菲約道蘿芙娜，說她的媽媽還想返老還童，拚命使自己漂亮，說她從來不付賭輸的賬，又非常歡喜別人的皮鞋和別人的烟草。伏羅嘉每天都央求媽不要再到叔梅欣家去，對她講述，她在這些女太太中間是扮演的多末可恥的角色，大胆地證明，說服，但是那位腦筋簡單，嬌生慣養，自己一生浪費了兩份家業——自己的和丈夫的，永遠羨慕高等社會的女人，一點也不瞭解他，因此，伏羅嘉每星期一定要陪她到討厭的

別墅去兩次。

第三，青年無時無刻不想着一個奇怪的，不快的念頭，這對他是很新鮮的……他覺得，他愛上了叔梅欣娜的表妹安娜·菲約道蘿芙娜。這是一個很活潑的，嗓音響亮，而且很滑稽的太太，年約三十歲，身體健康結實，臉色粉紅，圓滾滾的肩膀，圓滾滾的下頰，薄嘴唇上，經常含着笑意。她既不漂亮，又不年青——伏羅嘉很明白這個，但是在她玩擲環遊戲，聳着自己的圓肩和活動着自己的平脊背時，或者在大笑和跑一蹶樓梯之後，跌到圓椅子裏，蹩縫起一隻眼睛，沉重地呼吸着，假裝作她的胸部很氣悶時，他不知道爲什麼總是不由自主地不能不想到她，不能不看到她。她已經出嫁了。她的丈夫是一個很強健的建築家，每星期到別墅來一次，很舒服地睡一夜，又回到城裏去。伏羅嘉的開始有這種感覺，是由於無原因地憎惡這位建築家起頭的，每一次，當那人回到城中去以後，他就高興。

現在，他坐在亭子裏，想着明天的考試，想着被人嘲笑的媽媽，又覺得非常想要看看姐塔（叔梅欣家的人都這樣稱呼安娜·菲約道蘿芙娜）聽聽她的笑聲，她的衣服繹繹聲……這種希望不像那種他在小說上讀到的，每天晚上躺下去睡時幻想着的，純潔的，詩意的戀愛樣子；這種希望既奇怪，又神祕，他很難爲情，又害怕，好像這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不道德的事情，他自己覺得很難過……

「這不是戀愛，」他對自己說。「不能愛一個三十歲的和出嫁過的女人……這只是小小的桃色事件……是的，小小的桃色事件……」

他一想到桃色事件，立刻想起了自己的難以克服的胆怯，想起了自己還沒生鬍子，又生雀斑，眼睛又細小，如果真是自己和妮塔並排一站——他覺得這太不是一對了；於是他又趕快幻想自己變得又漂亮，又聰明，又勇敢了，身穿最新式的服裝……

他正坐在亭子的黑暗角落裏，彎着身體向地上望着，幻想到最高潮時，忽然傳來一陣輕俏的腳步聲。有人不慌不忙地在林蔭路上走。很快腳步聲不響了，在亭子門邊閃動着一個白東西。「這兒有人嗎？」女人的聲音問。

伏羅嘉一聽到這個聲音，驚駭地抬起頭來。

「誰在這兒？」妮塔走進亭子，問道。「啊呀，這是您哪，伏羅嘉？您在這兒幹什麼？在想嗎？這怎麼可以總在想啊，想啊，想啊……這樣會令人發瘋的！」

伏羅嘉站起來，茫然失措地望着妮塔。她是剛從浴場上回來。她的肩膀上還搭着褥單和毛巾，頭上的白色綢子頭巾下面露出潮濕的頭髮，粘到額上。從她身上發出了浴場的和薄荷香皂的潮濕的涼味。她因為走路急促，呼吸喘着。她的浴衣的上面的鈕子沒有結，因此青年看到了她的頭頸和胸膛。

「您爲什麼一聲不響？」妮塔望着伏羅嘉，問道。「女太太和您說話，您若不答腔，可是不恭敬。您真是一個隱士，伏羅嘉！您總是坐着一聲不響，想啊想的，活像一個哲學家。您身上簡直沒有生命和火焰！您真難看，對的……在您這樣年齡，應當生活、跳躍、說笑、追求女人戀愛。」

伏羅嘉向褥單上望了望，一隻胖胖的白手正扶着它，又想……

「還是一聲不響！」妮塔吃驚地說。「這簡直有點奇怪……您聽着，請您像個男人的樣子，噢，您笑笑，吓，討厭的哲學家！」她笑了。「伏羅嘉，您知道爲什麼您成了這樣的隱士嗎？因爲您不追求女人，爲什麼您不追求的確，這兒沒有女孩子，但是您追求女太太也沒有什麼關係呀！譬如說，爲什麼您不追求我呢？」

伏羅嘉聽着，在沉悶的、緊張的思考中，搔搔自己的鬚角。

「只有頂驕傲的人才沉默不語和歡喜孤獨，」妮塔繼續說，把他的手從鬚角上推開。「您是一個驕傲的人，伏羅嘉。爲什麼您翻白眼睛看人？叫我仔細看看你的臉，真是隱士！」

伏羅嘉決心想要開口說話。他想要笑，下嘴唇翹了翹，眼睛擠擠，又把手伸到鬚角去了。

「我……我愛您！」他說。

妮塔驚異地抬起眉毛，笑了。

「我聽見的是什麼話！」她像歌劇演員在聽見了什麼可怕的消息後一樣，唱道。「怎樣？您

說的什麼再說一遍，再說一遍……」

「我……我愛您！」伏羅嘉重述一遍。

他已經不由自主地向妮塔走近了半步，這時什麼都不明白，什麼都沒有想，抓住她的手腕。他的眼睛發花了，流出了眼淚，整個世界變成了一幅大毛巾，毛巾上面發出了浴場的氣味。

「真勇敢，真勇敢！」他聽見了快活的笑聲。「爲什麼您一聲不響？我想要您說話！」

伏羅嘉覺得可以毫無妨礙地握住她的手臂，向妮塔的笑臉望了一眼，很醜陋地，很笨拙地用雙手摟住她的腰，因此，兩手的腕子在她的背後交叉到一起了。他用雙手抱住她的腰，但是她把雙手放到後腦海上去，露出肘部的凹洞，把頭巾下面的鬢髮整理了一下，用鎮定的腔調說道：

「伏羅嘉，應當靈巧點，客氣點，和靄點，這樣才可以得到婦女界的顧憐。不過，您有一件不好……一張兇狠的臉，應說敢說，敢笑……是的，伏羅嘉，您不要做一個陰沉的人，您還年青，作哲學家的時間總還有的。喲，鬆開我，我要走了。鬆開吧！」

她毫不費力地鬆出了自己的腰，口中也不知唱着什麼，從亭子中走出去了。剩下伏羅嘉一個人了。他平了平自己的頭髮，微笑着，來回走了三次，後來坐到長凳子上，又笑了一次。他覺得羞愧不得了，甚至自己奇怪，覺得人的羞愧心已經到了頂點，到了高潮。他羞愧地笑着，低低地咕囔着什麼不連接的話，還做着手勢。



他很羞愧，覺得人們對他簡直和對待小孩子一樣，爲了自己的怯弱，特別是爲了他竟敢摟住一個有丈夫的體面女人的纖腰而感到難爲情，這個女人不論在年齡上，不論是在外表上，不論是在社會地位上都不能成比例，他覺得他根本沒有一點權利可以這樣做。

他跳起來，從亭子裏走出來，也不回顧，一直向花園深處走去，遠離開正房一點。

「啊嚇，趕快離開這兒吧！」他想着，抓住自己的頭。「天哪，趕快吧！」

伏羅嘉和媽媽是要乘八點四十分鐘的火車離開此地的。離上火車的時間還有三個鐘點，他很想立刻舒舒服服地走到車站上去，不等候母親。

八點鐘時候，他走近正房來。他的全部身上都有一種決心：願怎樣，就怎樣！他決定勇敢地走進去，眼睛一直看，大聲說話，不顧一切。

他走過陽台，走過大廳，走過客室，最後停下來，想喘一口氣。從這兒聽見，似乎大家都在隔壁飯廳內吃茶。叔梅欣娜太太，媽媽和妮塔正在談論什麼，笑個不停。

伏羅嘉傾聽了一下。

「我敢向你們保證！」妮塔說。「我連自己的眼都不敢相信了！當他向我表示愛情的時候，請想想看，甚至還摟住了我的腰，我簡直認不出是他了。你們知道，他有一度特別風度！當他說出愛我時，他的臉上露出了一種獸性的，像野蠻人的表情。」

「真的嗎！」媽媽哎呀了一聲，發出了繼續不斷的笑聲。「真的嗎！他真像自己的父親！」  
伏羅嘉向回跑去，跑到新鮮的空氣中。

「她們怎麼能大聲講這種話！」他苦惱着，拍着手，恐怖地望着天空。「大聲講，毫不在乎……」  
媽媽還笑……媽媽！我的天，爲什麼你給我這樣一個母親爲什麼？

無論如何應該回家去了。他在林蔭路中走了三哩，略微安靜下去，又走進屋子去。

「爲什麼您不遵照時刻來喝茶？」叔梅欣娜太太嚴厲地說。

「對不起，我……我到該走的時候了，」他眼睛也不抬，咕囔着。「媽媽，已經八點鐘了！」

「你自己回去吧，我的親愛的，」媽媽疲倦地說，「我要留在麗麗亞家過夜了。再會，我的孩子……叫我來給你祝福……」

她向兒子身上畫過十字，說着法文，向妮塔說：

「他有點兒像萊爾芒托夫……對不對呢？」

伏羅嘉道別着，誰的臉都不看，從飯廳走出去。過了十分鐘，他已經在到車站去的路上走着了，不過他很高興這樣。現在他已經不再恐怖，不再羞愧了，呼吸也很輕鬆自由了。

在離車站半哩路處，他坐在道旁的石頭上，開始望着一半已經隱藏到路基後面去的太陽。車站上已經有些地方燃上了燈火，一星昏的錄火光閃了一下，但是火車還看不到。伏羅嘉很高

興一動不動坐在這兒，傾聽着漸漸降臨的黃昏的聲音。小亭子中的昏暗，脚步声，浴場的氣味，笑聲和纖腰——這一切都清楚地在他的思想中出現了，而且這一切已經都不那樣可怕，以及像先前那樣動人了……

「小事一段……當我抱住她的腰時，她並沒有推開我的手，而且還笑，」他想，「大概她是歡喜這樣。如果她討厭這樣，她老早已經光火了……」

現在伏羅嘉感到氣憤了，氣憤自己在小亭子裏的勇氣不夠充分。他感到可憐，他竟這樣糊里糊塗地走掉，他已經確信，如果那種機會再來一次，他一定會勇敢一點，對於對像看得很簡單。」

機會的重來並不怎樣困難。叔梅欣家的人，吃過晚飯以後還要玩好久的。如果伏羅嘉能和姪塔在黑暗的花園裏散步，那末——這就是機會！

「我回去……」他想，「明天趁早車走……我就說今天誤了火車。」

於是他回來了……叔梅欣太太，媽媽，姪塔和一位姪女，都坐在陽台上打牌。當伏羅嘉向她們撒謊，說誤了火車時，她們都不安了，怕他明天誤了考試，對他早點起來。在他們打紙牌的時候，他始終坐在旁邊，貪婪地望着姪塔和等候……他的腦袋裏已經準備好一個計畫：他在黑暗中走向姪塔去，抓住她的手，然後抱住；什麼話也不用說，因為兩個人都不必講話就會明白一切。

的。

但是晚飯以後，太太們並沒有到花園去散步，繼續打紙牌。她們直打到夜間一點鐘，然後分散去睡覺。

「這真是糊塗！」伏羅嘉氣哼哼躺到床上。「但是不要緊，等到明天白天……明天再到亭子裏去。不要緊……」

他並沒有竭力想睡着，只是坐在床上，用手抱住兩膝，想着他簡討厭考試的念頭了。他已經決定，讓他們開除他好了，這種開除沒有什麼可怕的。相反，一切都很好，真是很好，明天他就可以像小鳥一樣自由了，穿上特別式樣的衣服，明目張胆地吸煙，到這兒來，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追求妮塔；他已經不是中學生，而是「青年人」了。其餘的，所謂社會經歷和未來都很清楚：伏羅嘉加入志願軍，充任電報生，最後到藥房裏去，一直服務到獲得藥劑師許可證……這些職務還少嗎？

嗎？過了一點鐘，他還坐在那兒想……

過了三個鐘頭，天已經亮了，門輕輕地響了，媽媽走進屋來。

「你沒有睡嗎？」她打着哈欠問道。「睡吧，睡吧，我有點事……我只拿點藥水……」

「您幹什麼？」

「可憐的麗麗亞又抽筋了。睡吧，我的孩子，你明天要考試的……」

她從櫃子裏拿出一個裝藥水的小瓶子來，走到窗口去，把外面的字貼讀了一遍，走出去了。  
「瑪麗亞·李昂琪耶福娜，這不是那種藥水！」過了一分鐘，伏羅嘉聽見一個女人的聲音。  
「這是蘭花香水，麗麗亞是要嗎啡。令郎睡了嗎？請他給我找找……」

這是妮塔的聲音。伏羅嘉渾身發冷了。他急忙穿上褲子，把外套披在肩上，走到門口去。

「您明白嗎？要嗎啡！」妮塔低聲解釋。「那上面一定寫的是拉丁文。請把伏羅嘉喚醒，他會找到的……」

媽媽開開門，伏羅嘉看見了妮塔。她仍舊穿着那件到浴場上去穿的浴衣。她的頭髮也沒洗，披散在肩上，睡容滿面，被陰影一遮，面孔顯得很黑……

「伏羅嘉並沒有睡……」她說。「伏羅嘉，好孩子，到櫃子裏把嗎啡找到，都是這個麗麗亞……她總要出毛病。」

媽媽咕噥着，打着哈欠，走出去了。

「找啊，」妮塔說。「幹嗎站着呢？」

伏羅嘉走近小櫃處去，跪下來，開始翻找裝藥的小瓶和盒子。他的手顫抖着，胸膛內和肚皮內都起了一種感覺，好像有一陣冷浪，通過了他的全部內臟。發出了石炭酸和各種藥草的氣味，他用顫抖的手，毫無必要地翻動着這些東西，它們就發出了氣味，使他窒息，使他頭暈。

「大概，媽媽已經走了，」他想。「這很好……很好……」

「快找到嗎？」妮塔拖長聲地問。

「馬上……這大概是嗎啡……」伏羅嘉說，讀着一個瓶上的字貼，上面有「morph」……  
「拿去吧！」

妮塔站在門口，一隻腳站在過道裏，另一隻腳站在他的屋子裏。她整理着自己的頭髮，這些頭髮是很難整理的——因為它們又密又長——她漫不經心地望着伏羅嘉。這個睡眠惺忪的，穿着肥大的浴衣，頭髮披在肩上的女人，被那種天空還不有出現太陽的白光一照，使伏羅嘉覺得她很迷人，很美麗……他茫然失措地，全身顫抖着，很高興地想起了在小亭子內抱住這個美麗身軀的事情，他把藥水遞給她，說道：

「您真是……」

「什麼？」

她走進屋子來。

「什麼？」她含笑問道。

他一聲不響，望望她，後來，又像在小亭子裏一樣，抓住她的手臂……她含笑望着他，等候着看他怎麼辦？



「我愛您……」他低聲說。

她不笑了，想了想說道：

「等等，大概有人來了。噢嚇，這些中學生對我真好！」她小聲說，走到門口去，向過道裏望了望。『沒人，誰也看不見……』

她回來了……

這時，伏羅嘉覺得屋子，妮塔，黎明的光亮，以及其他自己——都融交成了一片很動心的，非常幸福的感覺，爲了這種幸福感覺，他可以犧牲全部性命，可以永世受苦，但是過了半分鐘，這一切忽然都消逝了。伏羅嘉只看見一張醜陋的胖臉，露出了一種愚蠢的表情，他自己忽然覺憎惡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了。

「可是我要走了，」妮塔憎嫌地望着伏羅嘉，說道：「真難看，真可憐……呸，醜小鴨！」

現在，伏羅嘉也覺得她長頭髮，肥大的浴衣，脚步，聲調都非常難看難聽了……

「醜小鴨……」他在她走後想。「的確我很醜……真是蠢。」

院子裏已經出了太陽，鳥們大聲地歌唱，聽見花園裏已經有了園丁的脚步聲，他的手推車也吱吱響了……又過一會，牛鳴和牧笛的聲音也聽見了。太陽光和各種聲音，表示出在這個世界上有一種純潔的，美麗的，詩意的生活。但是這種生活在何處呢？不論是媽媽，不論是那些包圍

着他的人們，都從來沒有告訴伏羅嘉過。

當僕人喚他去趁早班火車時，他假裝睡着……

「噢，都滾開去吧！」他想。

十一點鐘他才從床上起來。對鏡子梳着頭，望着自己的醜陋的，因為夜間失眠而變得蒼白的臉，他想到：

「一點也不錯……醜小鴨。」

當媽媽看見他時，駭了一跳，他竟沒有去考書，伏羅嘉說道：

「我睡過頭了，媽媽……不過您不要不安，我會交一張醫生證明書上去。」

叔梅欣娜太太和妮塔在下午一時才醒來。伏羅嘉聽見睡醒了的叔梅欣娜太太，弄得乒乒響地開開了自己的窗子，聽見妮塔用連續不斷的笑聲回答她的粗鹵聲調。他看見，門一開，姪女們和食客們排成一長列，從客廳內走出去吃早飯（媽媽在人羣中的最後）看見妮塔的洗過的笑臉閃了一下，和她並排走的，是剛剛來到的黑眉毛和長鬍子的建築家。

妮塔穿了一身小俄羅斯式的衣服，這身衣服非常不合她的身裁，使她變得很難看。建築家臉刮得光光的，伏羅嘉覺得——端上來的早餐中的肉餅上葱太多。他又覺得妮塔故意大聲地哈哈笑，向他這方面望着，這是要叫他明白，夜間的事情一點也沒使她不安，她根本不注意這個

醜小鴨坐在桌旁。

四點鐘時候，伏羅嘉和媽媽一同到火車去了。愚蠢的回憶，失眠之夜，學校的開除問題，良心上的受譴責——現在這一切都在他的內心刺激起了一種沉重的陰暗的仇恨。他望着媽媽的瘦削的側影，望着她的小鼻子，望着妮塔送給她的雨衣，咕嚕道：

「爲什麼您還擦粉？這對於您的年齡是不配合的！您自己拚命打扮漂亮，不付賭賬，吸別人的烟草……真醜！我不歡喜您……不歡喜！」

他侮辱她，但是她害怕地瞪着自己的眼睛，拍了一下手，恐怖地小聲說道：

「你幹什麼，我的孩子？我的天，車夫會聽見的！住口，否則車夫會聽見！他什麼都會聽見！」

「不歡喜……不歡喜！」他喘着氣，繼續說。「您沒有道德，沒有靈魂……您不該穿這種雨衣！聽見嗎？否則我要把它撕成碎片了……」

「你清醒點，我的孩子！」媽媽哭了。「車夫會聽見的！」

「我父親的財產在哪兒呢？您的錢在哪兒呢？您統統浪費了！我不爲我的窮而感到難爲情，但却爲了我有這樣的母親感到難爲情……每當我的同學們問起您時，我總是臉漲得通紅。」

在火車上坐兩站路就到城中。伏羅嘉始終站在月台上，全身抖個不住。他不願意走進車去，因爲母親坐在那兒，他憎惡她。他也憎惡自己，憎惡車夫，憎惡火車頭冒出的烟和寒冷，這寒冷更

加強了他身上的顫抖……他的精神上越覺得沉悶，他越法感覺到，在這個世界上，有些人確有一種純潔的，高貴的，溫暖的美麗的，充滿了愛，充滿了愉快和安樂的生活……他這樣感覺着，非常地懷念這種生活，甚至惹得一個乘客注視着他的臉，問道：

「大概您在牙齒痛吧？」

在城內，媽媽和伏羅嘉住在瑪麗亞·彼特洛夫娜家，這是一個貴婦人，她賃了一大所房子，自己又把它賃給住戶。媽媽賃了兩間房子：一間有窗子的，她的床就安在這兒，牆上掛着兩張金框子的畫片，她自己住這一間，另外一間又小又暗的房子，給伏羅嘉住。這兒有一張沙發床，他就躺在那上面睡，除了這張沙發床以外，再沒有什麼傢俱了；全屋子裏都擺滿了裝着衣服、帽盒和各種布片（也不知媽媽爲什麼收藏這些東西）的網籃。伏羅嘉只能在母親房間裏，或者在「公用房間」裏（這樣稱呼那一大間供給全部住戶吃飯和開晚會用的房子）預備功課。

他回到家裏，躺在床上，蓋上被頭，想把身上的顫抖驅除掉。帽盒、網籃和布片使他覺得根本不是自己的房間，沒一個地方可以躲開媽媽，可以躲開她的客人，躲開現在從「公用房間」裏傳來的人聲，散拋在角落裏的書包和書本，使他想起了他沒有去參加的考試……不知道爲什麼非常不合時宜地，在他七歲時和父親一同住過的那個明敦城會使他想了起來；他想起了畢亞里慈和兩個英國女孩子，他曾經和她們一同在砂灘上跑……他很想把天空和海洋的顏色，

波浪的高度，以及自己在那時的情緒在記憶中復活起來，但是他沒有達到這個目的；英國的女孩子在思想中一閃，好像活了一樣，但是其餘的一切，都混合到一起，雜亂地浮蕩開去……

「不成，這兒太冷，」伏羅嘉想着，站起來，穿上外套，走到「公用房間」去。

大家正在「公用房間」裏吃茶。自沸壺的旁邊坐着三個人：媽媽，女音樂教師，是個戴戒指的小老太婆，還有阿甫古司丁·米海雷支，一個很胖的，上了年紀的法國人，是香水工廠的職員。

「我今天還沒有吃午飯，」媽媽說。「應當喊女用人去買麪包。」

「杜妮亞士！」法國人喊道。

原來女用人已經被女主人差到不知哪兒去了。

「噢，這沒有什麼關係，」法國人笑着，說道。「我馬上自己去買麪包。噢，這不要緊！」

他把自己的一枝又辣又臭的雪茄煙放在明顯地方，戴上帽子，走出去了。他走出去以後，媽媽開始把她在叔梅欣家作客人的事講給女音樂教師聽，說那兒招待她怎樣怎樣好。

「因為麗麗亞·叔梅欣娜是我的親戚……」她說。「她的去世了的丈夫，叔梅欣將軍，是我丈夫的表兄。她自己又是高里布男爵夫人的女兒……」

「媽媽，這不對！」伏羅嘉激怒地說道。「爲什麼要撒謊！」

他分明知道，媽媽說的話是對的。她講的叔梅欣將軍和高里布男爵夫人的女兒的話，一個字也沒有撒謊，不過他總是覺得她在說謊。甚至在她說話的姿勢中，在面孔的表情上，在目光上，以及一切上面，都有撒謊的意味。

「您撒謊！」伏羅嘉重說了一遍，用力用手頭向桌上一捶，所有的傢伙都振動了，媽媽的茶也迸濺了出來。「爲什麼您要講到將軍和男爵夫人？這都是撒謊！」

女音樂教師茫然失措了，向手帕內咳嗽了一下，假裝作噎了一下的樣子，媽媽哭起來了。「上哪兒去？」伏羅嘉想道。

他已經到街上去過；到同學家去覺得難爲情。兩個英國女孩子又不合時宜地使他記起來了……他在「公用房間」裏走來走去，後來走進阿甫古司丁·米海雷支的房間去。這兒強烈地蒸發着薄荷油和藥水肥皂的氣味。桌子上，窗子上，甚至於椅子上，都擺着許多小瓶子，小玻璃杯子，以及裝着各色液體的酒壺子。伏羅嘉從桌上拿起一張報紙，把它打開，讀了一下報名：「СЕРИО……」報紙發出一種強烈的和爽神的氣味。後來，他從桌子上拿起一把手槍……

「夠啦，請不要在意吧！」女音樂教師在隣室內安慰媽媽。「他還太年青！像他這樣年青的人們永遠好管閒事。習慣了這種情形就好了。」

「不成，葉福蓋妮亞·安德萊福娜，他太壞了！」媽媽像唱一樣說。「他簡直沒有一個要怕



的人，我太軟弱，我沒有辦法。不成，我真不幸！」

伏羅嘉把手槍口放到嘴裏，摸索到一個像搬機的東西，用手指一撥……

後來又摸索到一個突出的東西，又撥了一次。他把槍口從嘴裏掏出來，用外套襟把它擦擦，仔細瞧了瞧槍機，他在生命上一向還沒有用手握過武器……

「大概應當搬起這個來……」他想。「是的，大概……」

阿甫古司丁·米海雷支跑進了公用房間，哈哈笑着，講述起什麼來。伏羅嘉又把槍口放進嘴去，用牙齒咬住它，又用手指撥了什麼東西一下。砰然一聲……有一個東西猛力向伏羅嘉後腦海上一撞，他側在桌上了，臉正對着杯子和瓶子。後來，他看見他的死去的父親戴着大禮帽，手臂上纏着一條很寬的黑帶子，這是給一個明教的什麼女太太戴的孝，雙手抱住了他，兩人一同飛進一個很黑的深淵中去了。

後來一切都混亂了，消逝了……

## 公爵夫人

一輛套着四匹紅色肥馬的四輪廂車，飛馳進了N修道院的，一般人所稱呼的大「紅」門，站在迎賓館貴族部分附近的修道士和信徒們，在離得很遠時，已經從車夫身上，從馬匹身上認出，坐在車中的太太，是自己的好朋友，月拉·加福麗洛芙娜公爵夫人。

一個穿制服的老頭子從車夫座上跳下來，扶着公爵夫人從車上下來。她揭起了面幕，不慌不忙地在祝福之下，走到全體修道士面前，然後很愛撫地向信徒們點點頭，向靜室走去。

「怎樣，你們看不見公爵夫人都想念嗎？」她向一個把她的東西搬進來的神父說。「我已經整整一個月沒到你們這兒來了。現在來了，請看看自己的公爵夫人吧。掌院神父在哪兒？我的天，我簡直想得忍耐不住了！真是奇怪的，奇怪的老人！你們應當驕傲，你們有這樣的掌院。」

當掌院走進來時，公爵夫人高興得喊叫起來，雙手交又在胸前，在祝福之下，向他走近去。

「不用了，不用了！叫我吻吻您吧！」她說着，抓住他的手，貪婪地吻了三次。「我真高興，聖皇的神父，終於看到您了！您大概已經忘記自己的公爵夫人了吧，可是我每分鐘都想着好像住在

你們的可愛的修道院裏。你們這兒真好！這種生活是神仙生活，遠離塵世，有一種特殊的優美，神父，這種優美我只能用靈魂感覺，可是我用話傳達不出來！」

公爵夫人的腮頰通紅，眼睛裏充滿了眼淚。她熱情地，不住口地說着，但是掌院是個七十歲的老頭子，嚴厲，醜陋而又胆怯，他只是一聲不響，只是有時像軍人一樣，斷續地說道：

「一點不錯，太太……我聽見了，您哪……我明白，您哪……」

「您要多在我們這兒耽擱些時候嗎？」他問。

「今天我在你們這兒過夜，明天我到克拉福吉亞·尼珂拉耶福娜家去——我已經好久不和她見面，後天我再到你們這兒來，住三四天。我想在您這兒休息一下精神，神父……」

公爵夫人很歡喜到N修道院來。最近兩年以來，她很歡喜這塊地方，差不多在夏天，每一個月都要到這兒來，住上兩三天，有時也能住一星期。胆怯的信徒，安靜，低矮的天花板，松柏的氣味，素菜，窗子上的廉價窗簾——這一切都很有感動地，使她能洞察世情，使她能發生美妙的思想。她只要在靜室中經過半小時，便開始覺得，她也是很胆怯，很素樸，她身上也發出了松柏氣味；過去的一切都消逝到很遠處去了，失去了自己的價值，公爵夫人開始想到，她自己雖然才二十九歲，她倒很像老掌院了，她也和他一樣，好像不是爲了富貴，不是爲了人世的威風和愛情而生的，頂好能過一種遠離塵世，像靜室一樣安寧和幽暗的生活……

一個齋戒的人在靜室中，一心一意地禱告着，忽然一道光亮照進來，或者有一隻小鳥落在靜室的窗前，唱起自己的歌來；嚴肅的齋戒者不由自主地笑着，從他胸內的，沉重的罪惡的悲哀下面，就像從石頭下面一樣，忽然迸出了安靜的，沒有罪惡的歡欣。公爵夫人覺得，她自己就從外表帶來類似這樣的安慰，像光亮，或者像小鳥。她的虔誠的，愉快的笑容，短促的目光，音調，玩笑，以及她的纖小的，打扮得很雅素，只穿了一件普通黑色衣服的身裁一出現，一定在這許多單純而又嚴肅的人們中間引起了愛憐和愉快的感覺。每一個人都望着她，一定在想：「上帝給我們送來一位天使……」她一感覺到每一個人都不由自主地這樣想，便笑得更虔誠了，竭力想要像一隻小鳥。

她喝過茶，休息一下，便出去散步。太陽已經落山了。

從修道院的小花房中，吹出了一陣剛澆過的木犀香味，送到公爵夫人的鼻端，從教堂內傳出來一陣男人的安靜的唱聲。遠遠一聽，這種唱聲很舒服又很傷感。正在舉行晚禱。在閃灼着微弱燈光的黑暗窗子裏，在陰影中，在坐在聖門旁邊的聖像附近，手中拿着一隻杯子的老神父的身形上，都表示出了和平的安謐，不知爲什麼使公爵夫人想要哭出來……

大門外面，牆和樺樹中間的林蔭路上，放着幾張長椅子的地方，已經完全昏暗了。空中很快，很快地暗了下來……公爵夫人沿林蔭路走着，坐在長凳子上，沉思起來。

她想，頂好能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消磨在這個修道院內，這兒的生活又安靜又和平，像夏天的黃昏一樣；頂好是能完全忘掉那個不要臉的荒唐公爵，忘掉自己的巨大財產，忘掉每天來打攪她的債主，忘掉自己的不幸，以及今天早上還向她扮兒相的女僕達莎。頂好是能一生坐在這兒的長椅子上，透過樺樹的枝葉，望着黃昏的霧氣一片一片地在山下飛騰，望着遠處有一羣烏鴉，很像一片面幕一般的黑雲，從樹林上空飛回巢去，望着兩個信徒——一個騎着一匹花馬，另外一個步行——趕着一羣馬回去過夜，很高興這種自由生活，像小孩子一樣跑跳；他們的年青的聲調很響亮地在安靜的空氣中傳播着，每一個字都可以聽得很清楚。坐着和傾聽着寂靜中的聲音，實在好不過；忽然吹來一陣風，搖擺着樺樹的頂子，忽而有一隻青蛙在去年的樹葉中沙沙跳過，忽而牆外的鐘聲正打一刻鐘……一動不動地坐着，聽着，想啊，想啊……

一個揹着口袋的老太婆走過去了。公爵夫人想，頂好能喊住這個老太太，對她講幾句愛撫的，親切的話，幫助幫助她……但是老太婆一次都不回頭，轉過角去了。

過了一會兒，林蔭路上出現了一個身材高大，留着一部大鬍子，頭戴草帽的男人。他和公爵夫人走平，摘掉草帽，行了一個禮，從他的一大片禿頂和又尖又鉤的鼻子上，公爵夫人認出他是米海爾·伊萬諾維支醫生，五年以前，他曾經在杜博甫克她的家中服務過。她記起，有人告訴她，說去年這個醫生的妻去世了，她想對他表示一下同情，安慰他一下。

「醫生，大概您不認識我了吧？」她虔誠地笑着，問道。

「不，公爵夫人，我認識。」醫生又摘了一次帽子，說道。

「噢，謝謝，我以為您已經忘掉自己的公爵夫人了呢。人們是只會記住自己的敵人，嘗會忘掉朋友的。您是來禱告嗎？」

「我每星期六要在這兒過一夜，因為職務關係。我在這兒治病。」

「噢，您近况如何？」公爵夫人嘆口氣，問道。「我聽說，您的太太去世了！真不幸啊！」

「是的，公爵夫人，這對於我是很大的不幸。」

「有什麼辦法！我們應當馴服地忍受不幸。如果沒有神的意見，人的頭髮都一根也不會脫落的。」

「是的，公爵夫人。」

醫生對於公爵夫人的虔敬的，短促的笑容和她的嘆息，只是冷淡地和乾燥地回答：「是的，公爵夫人。」他臉上的表情又冷淡，又乾燥。

「還要對他講幾句什麼話嗎？」公爵夫人想。

「我們有多少時間不見面啦，真的！」她說。「五年了！在這幾年內，不知有多少水流到海裏去了，不知發生了多少變化，簡直連想都怕想！您知道，我已經出嫁了……從伯爵小姐升為公爵



夫人了。已經和丈夫離過婚了。」

「是的，我聽說了。」

「上帝賜與我們許多經驗！大概，您也聽說過，我差不多要破產了。爲了我的倒楣丈夫的債務，把我杜博甫克、基里亞珂窩和蘇菲諾的財產都賣掉了。我只剩下巴蘭諾窩和米哈里契窩的財產。向回一看，真害怕極了：發生了許多變化，發生了各種的不幸，發生了多少錯誤！」

「是的，公爵夫人，很多錯誤。」

公爵夫人略微有點不安。她明白自己的錯誤，她對這許多錯誤非常熟悉，但是却只許她自己一個人想到和談到它們。她忍不住，問道：

「您是講的什麼錯誤呢？」

「您所提起的錯誤，大概，您是知道的……」醫生回答過，佯笑了一下。「對它們有什麼說頭呢！」

「不成，您說說，醫生。我要非常感激您的！請不要和我客氣。我歡喜聽人說實話。」

「我不是您的審判官，公爵夫人。」

「不是審判官？您是用什麼腔調說話，您一定知道什麼。請說吧！」

「如果您願意聽，那就對不起了。只不過很抱歉，我不會說話，而且人們也常不能瞭解我。」

醫生想了想，說道：

「有許多錯誤，不過頂頂重要的，我以為是那種特別的精神……盤據在您的意識上的特別的精神。您看，我不會表現。就是說頂頂重要的——那不是愛，而是對人類的憎惡，這種憎惡到處都會表示出來。您的全部生活機構就是建築在這種憎惡上。憎惡人聲，人臉，憎惡人的後腦海和走路……總而言之，對一切人的構成部分都憎惡。在所有的門旁和樓梯上，都立着些吃得肥胖胖的，穿着制服的，又粗鹵又懶的侍者，不准許衣服襤褸的人進屋來；前室裏擺着些高背的椅子，爲了在宴會的時候，僕人們不要用後腦海弄髒牆上的花紙；所有的房間裏都鋪着厚地毯，爲了不聽到人的腳步聲；對於每一個走進來的人都要警告，叫他輕輕地說話，叫他少說那種可以刺激思想和神經的話。在您的書房內不許向人握手，也不請客人入座，就像您剛才不把手給我握，也不請我坐一樣……」

「如果您願意，請握吧！」公爵夫人笑着，伸出手去，說道。「對的，爲了這種小節會令人發怒的……」

「難道我發怒了嗎？」醫生笑了笑，但是立刻臉紅起來，滴掉帽子，揮動着它，熱情地說下去：「我坦白地說，老早就想等個機會，把一切的一切都告訴您……就是說，我想說，您看待一切人都是用拿破崙式的看法，就像看砲灰一樣。但是拿破崙總還算有理想，可是您，除了憎惡以外，什

麼都沒有了！」

「我憎惡人類！」公爵夫人驚異地聳聳肩，含笑說道。「我！」

「是的，您憎惡人類！您要舉出事實來嗎？好吧！在您的米哈里契窩莊園上，有三個您從前的廚子住在那兒寄食，他們都是在您的廚房裏，被爐火烤瞎了眼睛。幾萬畝田上的強壯有力的美麗青年，都被您和您的食客捉來充當侍役，僕人和車夫。這一堆兩腳動物都在僕役社會中培養着，吃得胖胖的，發粗發野，失去了人們應有的樣子，總而言之……我的天，使一切青年醫生、農學家、教員，以及一切知識階級的工作人員，都脫離開事業，脫離開神聖的工作，強迫他們爲了自己的飯碗，扮演各種傀儡喜劇，這是一切體面人都會因此感到難爲情的一個很好的青年，供職不到三年，便會變成一個偽善者，拍馬屁的勢利小人……這樣好嗎？您的波蘭管家，這些無恥的間諜，這些卡濟米爾和卡愛坦們，從早到晚地，在幾萬畝田地上奔跑，爲了你的利益，竭力想從一頭牛身上剝下三張皮來。對不起，我說的語無倫次，不過這沒有關係！您不把普通人當人看待，您對於那些到您家裏來的公爵，伯爵和主教，都只當做裝飾品，不當做活人看待。而且，主要的……主要的，使我特別不安的——是有百萬以上的財產，對於人類一點好事也不做，一點也不做！」

驚愕而又氣憤的公爵夫人坐着，不知道應該說什麼，不知道自己應該怎麼辦。從前從來沒有人敢用這種腔調和她說話。醫生的，不快的和激怒的聲調，以及他的粗魯的，期期艾艾的言詞，

使她的頭內和耳內發生了尖利的，轟轟的鬧聲，後來她覺得，張牙舞爪的醫生用自己的帽子向她頭上打來了。

「不對！她輕輕地，用央求的聲調說。『我對於人類做過很多好事，這您自己是知道的！』」  
「鈞啦！」醫生喊道。「真的您還繼續認爲您的慈善工作，是嚴肅的和有益的工作嗎，認爲不是傀儡喜劇嗎？其實那些事，從頭到尾都是喜劇，那是爲了取悅近人的游戲，純粹的游戲，這是連小孩子和愚蠢的女人們都懂得的！現在就拿您那個婦女養老院（它叫什麼名字？）來作例子吧，您強迫要我在那裏面充任什麼主任醫師，自己就算是負責監護人。噢，我們的天主啊，這是一個多好的慈善機關啊！蓋了幾間有地板的房子，房頂上還有風信旗，把村中的十多個老太婆找了來，強迫她們蓋着粗布棉被，躺在用荷蘭布作的褥單上睡，吃冰糖。」

醫生幸災樂禍地對着帽子笑了一下，又迅速地，吃吃地繼續說下去：

「簡直是兒戲！養老院的下級職員，把被頭和褥單都藏起來，鎖起來，爲了不使老太婆們弄髒——叫她們睡在地板上吧！老太婆既不敢坐到床上去，也不敢穿上衣，更不敢在平坦的地板上走路。一切東西都收藏着，只爲了有人參觀時穿穿，像防賊一樣藏起來，不叫老太婆們看到，老太婆們吃的和穿的只有天知道，她們晝夜禱告上帝，希望趕快逃開這種監牢，逃開那些吃飽喝足的破小子們的要命的說教，這些人都是您派去監視老太婆們的。上級職員幹什麼？這簡直是

笑話！每星期有兩次，黃昏時光，跑來三千五百個騎使，大聲宣示，公爵夫人就是您閣下，明天要到養老院來。這意思就是說，明天要拋掉病人，穿上禮服，去受檢閱。好吧，我來。老太婆們已經都穿得乾乾淨淨，整整齊齊，排成隊在等着。一個退伍的衛戍兵——看守長——露着甜蜜的和諂媚的笑容，在她們附近走來走去。老太婆們打哈欠，互相望着，但是不敢抱怨。我們等着。一個小管事跑來了。他來過以後半點鐘，大管事又來了，後來是總帳房，以後又來什麼人，又來什麼人……人來個沒有完。大家的臉都是又神祕，又威嚴。我們等啊，等啊，倒動着腳，看看手錶——這完全是在棺材般的寂靜中，因為我們大家都互相憎惡過了一點鐘，又一點鐘，最後，遠遠的出現了一輛四輪廂車和……和……」

醫生發出了輕笑聲，又用細嗓子說道：

「您從車中下來，老妖怪們便遵從衛戍兵的口令，開始唱道：『我們的主真是光榮，簡直不能用言語說明……』不壞吧？」

醫生用低音哈哈大笑，揮了一下手，彷彿是想表示，他因為笑的緣故，一個字都說不出了。他笑得很厲害，很刺耳，緊咬着牙齒，好像壞人笑一樣，從他的聲音上，面孔上，有點狡猾的眼睛上，可以明白，他是非常地看不起公爵夫人，養老院和老太婆們。在他笨拙地和粗鹵地講出的許多話上根本沒有什麼可笑的地方，但是他却非常高興地哈哈大笑，甚至是很快活的樣子。

「那末學校呢？」他笑得氣喘吁吁地，繼續說。「您記得，您是想怎樣教育鄉民的子弟嗎？一定是教的很好，因為所有的孩子們很快就都跑散了，因此，後來就要打他們，或者用錢僱，好引他們到您這兒來。可是您記得嗎，您是想怎樣親手餵那些母親到田裏去工作的懷抱孩子嗎？您在村中走着，哭泣，因為這些孩子們都不需要您來關心——所有的母親都把他們帶到田裏去了。後來，村長命令母親們輪流把自己的孩子留給您，使您安心。真是怪事！大家都逃避您的善行，好像老鼠逃避貓一樣，這是為什麼？很簡單！並不是像您一向所說的，由於您的人民粗鹵和下賤，而是由於您的一切計劃，請寬恕我這樣說法，對於仁愛和善心一個銅板都不值！只是想玩玩活傀儡，再沒有什麼別的了……一個不會辨別出人和狗的人，那個人一定不會做慈善事業。我要向您保證，在人和狗之間——是有很大差別的！」

公爵夫人的心跳得非常厲害；她的耳朵裏也嗚嗚叫，她總覺得醫生在用自己的帽子向她頭上打。醫生說得很快，很熱情，很難聽，期期艾艾地，還做着不必要的手勢；現在她只明白，現在是一個粗暴的，沒受教育的，惡狠的下賤人在和她講話，但是他想向她要求什麼，他在講什麼——她却一點也不明白。

「走吧！」她用哭泣的嗓音說，手舉向上去，想遮住自己的頭，避開醫生的帽子。「走吧！」

「還有，您是怎樣對待自己的職員啊！」醫生繼續衝動下去。「您簡直不把他們當人看待，



像對待真正的騙子一樣冷待他們。譬如，請准我問問您，爲什麼您把我撤職？爲您父親忠心服務十年，後來又爲您服務，既不知道過節過年，也不知道放假請假，在周圍百哩路內，得到了許多人的愛顧，忽然在一個天氣晴朗的日子，向我宣佈，說我再不要繼續服務了？爲什麼？到現在也不明白！我是醫學博士，貴族，莫斯科大學的學生，一個家長，像我這樣破落公子，是很可以不必講絲毫理由把我趕走的！爲什麼和我客氣？我後來聽說，我的老婆曾經不告訴我，偷偷地到您這兒來過三次，爲我請願，可是您一次都沒有接見她。據說，她還在前室哭泣。我對於這一點永遠不寬恕她。這個死人永遠不寬恕！」

醫生沉默了一下，咬着牙，緊張地想着，還想再說幾句這樣不惹人痛快的，報復的話。他想起了一件事，他的陰鬱的，冷淡的臉，忽然發光了。

「就拿您對這座修道院的關係來講吧！」他貪婪地說道。「您從來不寬恕任何人，越是在神聖的地方，越容易得到您的好心腸的斥責，爲什麼您到這兒來？請問問您，這兒的神父們對您有什麼需要？您有什麼需要？蓋古巴的地方，蓋古巴有什麼需要您的地方？這又是對人格的玩笑，兒戲和侮辱，再沒有什麼了。而且您也不相信神父的上帝，您的心內另有自己的上帝，您對那個上帝相信到連降神扶亂的事都作；對於教堂的儀式您却很輕視，您根本不去參加午禱和晚禱，直睡到中午……您爲什麼到這兒來……您信仰着自己的上帝，到別人的寺院內來，您還以

爲修道院認爲這是自己的大光榮！不是這樣啦！不信您去問問看，神父們對您的拜訪是什麼感想？您說今天晚上到這兒來，可是三天以前已經從莊園裏派出騎使來，到這兒警告，說您預備到這兒來了。昨天給您預備了一整天靜室和等候着您。今天來了一位先鋒——一個討厭的侍女，她在院子裏跑來跑去，衣服弄得繆繆響，問許多問題，下命令……我簡直受不了！今天神父們守候了一整天；如果不恭恭敬敬地招待您，可倒楣了！您會告訴主教！『聖人，神父們不歡喜我。我不知道，我怎樣得罪了他們的確，我是一個大罪人，可是我非常不幸啊！』已經有一個修道院爲了您受申斥了。掌院很忙，是個學者，他一分鐘開工夫都沒有，可是您總要叫他到您的靜室裏來。您一點也不敬重老人，也不敬重他的地位。能多捐助一點財產，也許就不至這樣令人難受了，可是神父們一共也沒有收到過您一百元！

每當人們一打攪公爵夫人，一不瞭解她，一侮辱她時，每當她不知道對她說的是什麼話和不知怎樣應付時，她照例是哭起來。現在，終於掩住臉，用尖細的，小孩子一般的聲調哭起來了。醫生忽然沉默不語了，望着她。他的臉又陰暗了，又變嚴肅了。

「請饒恕我，公爵夫人，」他啞啞地說。「我太放肆了，忘記了。這是不好的。」

他慚愧地咳嗽了一下，也忘記戴上帽子，迅速離開了公爵夫人。

天空已經閃爍着星光。月亮一定在修道院的那一方面升上來了，因爲天空晴朗，透明和溫

柔。蝙蝠沿着修道院的白牆，無聲地飛着。

鐘也不知是打的幾點三刻，大概是八點三刻。公爵夫人站起來，輕輕地走向大門口去。她覺得自己受了欺侮，哭着，她覺得樹，星，蝙蝠都在可憐她；鐘有規律地打着，也只是爲了同情她。她哭着想，她頂好一生都消磨在這個修道院裏；她被人欺侮，被人侮辱，人們也不瞭解她，在安靜的夏天的黃昏，她孤獨地沿林蔭路散步，只有上帝和星空看見了受難人的眼淚。教堂內還在繼續舉行晚禱。公爵夫人停下來，傾聽着歌聲；這歌聲在沉靜的黑暗的空響得真好聽！在這種歌聲下面哭泣和受難是多末甜蜜！

她回到自己的靜室中，向鏡子裏照自己的哭泣過的臉，撲了點粉，然後坐下吃晚飯。神父們知道她歡喜吃醋浸鱒魚，小蘑菇，歡喜喝馬拉加葡萄酒，吃簡單的蜜果子，這種果子會在嘴裏發出柏樹氣味，每一次她來的時候，總是給她這些東西吃。公爵夫人吃着小蘑菇和喝着他們的葡萄酒，幻想着她似乎已經完全破產了，她的全部管事人，店員，辦事員和女僕都離開了她。她曾經爲他們做過許多事，現在他們都叛變了她，開始講一些粗話，和世界上的許多人一樣，開始攻擊她，罵她，笑她，她要屏棄自己的公爵勳位，屏棄奢華和社交，隱居到修道院來，不用一句話責備任何人；她要爲自己的敵人禱告，這時忽然大家都瞭解她了，都到她面前來請求寬恕，但是已經晚了……

晚飯以後，她跪到角落裏聖像面前，背了兩節福音書。後來，侍女給她鋪上床，她躺下睡了。她在白色的被頭下面伸着懶腰，甜蜜地和深深地嘆口氣，好像哭後嘆氣一樣，閉上眼睛，開始入睡了……

她清晨醒來，向自己的手錶望望：九點半。床前的地毯上有一道窄窄的，從窗子透進來的亮光，略微把屋子照亮了。窗上黑色帘子外面有蒼蠅的嗡嗡聲。

「還早！」公爵夫人想着，閉住了眼睛。

她在床上伸着懶腰，很舒適，記起了昨天和醫生會面的事，記起了那些昨天睡去時所想的念頭；記起了她的不幸。後來，她又想起了她的住在彼得堡的丈夫，管事人，醫生，隣居，熟識的官吏……一長串熟識的男人的臉從她的思想中通過。她笑着想，如果這些人能參透她的靈魂，瞭解她，他們便都會跑到她腳前來的……

十一點一刻時，她把侍女喚進來。

「達莎，我要起來了，」她疲倦地說道。「不過你先去叫他們套上馬。要到克拉福吉亞·尼

珂拉耶福娜家去。」

她從靜室出來，預備上車，被白晝的亮光一照，睜縫起眼睛，高興得笑了：真是特別好的天氣！她用睜縫着的眼睛環顧着聚在台階附近送她的神父們，很虔誠地點點頭說道：

「別了，我的朋友們！後天再見。」

她又高興又奇怪，醫生居然也和神父們一同在台塔旁邊站着。他的臉色蒼白而且嚴肅。

「公爵夫人，」他摘掉帽子，抱歉地笑着，說道：「我在這兒等您好久了。爲了上帝請饒恕吧……昨天是一種不良的報復感覺引我對您說許多不好聽的話……總而言之，我請求寬恕。」

公爵夫人很虔誠地笑着，把手伸到他的唇邊去。他吻了一下，臉紅了。

公爵夫人竭力像小鳥一樣走路，跳進了車子，向各方面點頭。她的靈魂上很快活，很清明，很溫暖，她自己覺得，她的笑容非常可愛，非常溫柔。當車子馳向大門去，後來沿着塵土的道路，閃過小房子和花園，閃過一長列牛車和一長列向修道院走去的，朝山進香的人們時，她始終還在睜着眼睛，溫柔地笑着。她覺得再沒有把溫暖、光明和快樂帶給別人，寬恕別人的侮辱，虔誠地向敵人微笑更快活的事了。遇到的鄉下人都向她行禮，四輪廂車輕柔地沙沙走過，從車輪下面盪起了塵雲，被風吹到金色的麥子上，公爵夫人覺得，她的身軀好像不是在車座上搖擺，而是在雲端裏，她自己也很像一片輕柔的，透明的雲……

「我真是幸福！」她悄悄地說，閉住眼睛。「我真幸福！」

## 不幸

夜間，把市立銀行行長彼得·謝苗內支，會計師，他的助手和兩個行員都押送到監獄裏去。發生騷動以後的第二天，市銀行的監察委員，商人阿甫傑耶夫，和朋友們坐在自己的店內，說道：「這樣，隨上帝的便吧。你是不能逃開命運的。我們現在吃魚子，可是明天，你瞧——就是監牢，討飯，否則就是死。什麼事都會發生。現在就拿彼得·謝苗內支做例子吧……」

他繼續着自己的醉眼，說着，朋友們且喝且聽，且吃魚子。阿甫傑耶夫描述着昨天還很有力量，還被大家尊敬的彼得·謝苗內支的恥辱和孤立無援的情形，嘆口氣，繼續說道：

「用不到貓哭老鼠。對於這種騙子，應當這樣！狗崽子們，會搶劫，現在就得要他們負責任。」

「你瞧，伊萬·丹尼雷支，你可不要也被牽連進去啊！」一個朋友說。

「我爲什麼？」

「就爲那事。那些人搶劫，可是監察委員會管什麼的？大概，是你在決算書上簽過字吧？」

「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阿甫傑耶夫佯笑了一下。「簽過字！他們把決算書送到我店



裏來，就簽上字了。難道我會明白嗎！人家給我什麼，我就用筆一揮。你現在就寫上說我殺了人，我也簽字。我沒有工夫辨別，而且不戴眼鏡我也看不見。」

阿甫傑耶夫和他的朋友，講完銀行破產和彼得·謝苗內支的命運的事，便到一個朋友家去吃點心。今天這個朋友的妻正在慶祝命名日。在命名宴席上，所有的客人都只是談銀行破產的事。阿甫傑耶夫比任何人都更熱情，而且證明，他老早已經預備到這一次破產，還是在兩年以前，他就知道銀行中就有點不乾不淨。在吃點心的時候，他描寫着幾十件他已知道的違犯法律的交易。

「如果您已知道，那末爲什麼您不報告？」一個參加命名宴席的軍官問道。

「不是我一個人知道，全城都知道……」阿甫傑耶夫假笑着。「不過沒有工夫到法院去。噢，去他們的。」

吃過點心，休息了一下，他又吃午飯，飯後又休息了一下，然後到自己的教堂去作晚禱。是那兒的董事，晚禱以後，又來參加命名日，直打牌打到半夜。看來，一切經過都很平安。

當半夜以後，阿甫傑耶夫回到自己家去時，給她開門的女廚子，面色蒼白，抖擻得一個字都說不出來了。他的妻，伊麗薩白·特羅菲摩福娜，一個肥胖臃腫的老太婆，披散着白頭髮，坐在大廳內的沙發床上，全身抖擻着，像醉漢一樣，無意識地瞪着眼睛。她的大兒子，中學生華西里，也面

色蒼白，非常衝動地在她身旁，端着一玻璃杯開水，忙來忙去。

「什麼事？」阿甫傑耶夫問道，生氣地斜望了嬪子一眼。（他的家屬時常中煤毒。）

「剛才檢察官領着警察來過了……」華西里回答。「搜查了一遍……」

阿甫傑耶夫看了看自己的周圍。立櫃，衣櫥，桌子——都留着不久以前搜查過的痕跡。阿甫傑耶夫像電桿一樣，一動不動站了一分鐘，什麼都不明白，後來，他的全部內臟都抖擻起來了，揮身發沉了，左腿也麻木了，他忍受不了顫抖，面孔向下倒在沙發床上；他聽見他的心臟翻騰着，不聽使喚的左腿把沙發床背撞得砰砰響。

在兩三分鐘工夫內，他記起了自己的全部過去，但是沒有找到一件過失，可以足值得惹起司法機關的注意……

「這都是莫須有的事……」他抬起身來，說道。「這一定是有人陷害我。明天應當遞張呈子，請他們不要這樣辦理……」

次日上午，一夜失眠之後，阿甫傑耶夫和從來一樣，到自己的店內去了。有些顧客給他帶來些消息，說過去的夜間，檢查官又把行長的幾位同事和銀行的祕書押到監獄裏去了。這個消息並沒有驚動阿甫傑耶夫。他確信這是有人陷害他，如果他今天遞張呈子上去，檢察官一定會爲了昨天的搜查受申斥的。

十點鐘時候，他跑到市自治會的祕書地方去，他是全自治會中的唯一的受過教育的人。

「烏拉吉彌爾·司契潘內支，這算什麼樣子？」他俯到祕書的耳朵上說。「別人偷東西，幹我什麼事？什麼理由親愛的人？」他悄悄地說，「夜裏把我搜查了一次！天知道……他們着魔了嗎，怎麼的爲什麼干涉我！」

「爲了叫你不要充傻瓜，」祕書安靜地回答。「在簽字以前，你應當仔細看看……」

「看什麼？我對於這些決算書化一千年工夫也看不懂！我怎麼能明白那個禿鬼！我是什麼會計師嗎？他們送給我，我就簽字。」

「好吧。此外，您和您的全部委員會一樣，都著了好名聲。您一點担保也沒提供，從銀行裏透支了一萬九千塊錢。」

「主上帝呀！」阿甫傑耶夫驚異了。「難道只有我一個人借過嗎？我付利錢，債也要還的。上帝與你同在此外，如果我們說良心話，難道是我自己拿的這些錢嗎？是彼得·謝苗內支硬塞給我的。他說，拿去吧，拿去吧。如果你不肯拿，那末你就是不信任我們，你把我們當外人看待。他說，你拿去給老太爺選一座磨坊。我才拿的。」

「噢，您看：只有小孩子和傻瓜才這樣說法。先生，總之，您不安也沒有用處。自然，您是難逃法網的，不過，大概可以把您宣告無罪。」

祕書的冷淡表情和安靜的聲調，在阿甫傑耶夫身上發生了鎮定作用。他回到自己店內，遇到朋友們，又喝起酒，吃起魚子，說起空話來。他已經差不多把搜查的事完全忘掉，只有一件事使他不安，而且他又不能不注意：不知爲什麼他的左腿很奇怪地麻木着，也不知爲什麼他的胃內簡直不消化。

就在那天晚上，命運又向阿甫傑耶夫頭上響了一個霹靂：在自治會的緊急會議上，把全體銀行職員，連阿甫傑耶夫在內，都褫奪了選舉權，把他們當作受審判和受偵查看待了。清晨，他得到一角文書，上面要求他趕快把教堂董事的任務交代出去。

後來，命運對他的打擊簡直數不清了，奇怪的，從未經過的日子，一天一天地迅速從他面前閃過去，每天都帶來新的，意想不到的禮物。終於檢察官的傳票也送達給他了。他受過侮辱，面孔紅漲地從檢查官處回到家裏。

「就像用刀子向喉嚨上刺爲什麼簽字？簽過字，就是一切！難道我是故意嗎？他們送到店裏來，我就簽字。我是會讀上面所寫的東西的。」

來了幾個青年人，都搬着面孔，把商店查封了，房子裏的全部傢俱也都登記在筆錄上。阿甫傑耶夫已經被這個陰謀所牽連，但是好像被侮辱過一樣，依然莫明其妙他有什麼罪過，開始向司法機關跑去，預備告狀。他在前廳等了整整一個鐘點，編了一套很長的呈詞，且哭，且罵。檢察官

對於他的訴告的答覆是非常冷淡，而且有責難的口氣：

「什麼時候傳喚您，您再來，現在我們沒有工夫。」

另外一些人回答：

「這不干我們的事。」

那位阿甫傑耶夫認為有學問的祕書，對於他的幫助，只能聳聳肩膀，而且還說：

「您自己不對，不要充傻瓜……」

老頭子忙來忙去，腿仍是那樣麻木，胃部消化越來越壞。當無聊的情況使他難過。和經濟窘迫時，他便決定到父親的磨坊去，或者到兄弟的麵粉店去，但是不放他出城。家屬都到父親處去了，他一個人留下來。

一天一天地閃過去。沒有家屬，沒有工作，沒有金錢，一個前任的教堂董事，體面而又被尊敬的人，整天價到自己朋友的店內去，吃啊，喝啊，聽別人的勸告。早上和晚上，他爲了要消磨時光，便到教堂去。他向聖像望了整整一個鐘點，也不禱告，只想啊想的。他的良心很純潔，錯誤和誤會使他遭受了這種環境；照他的意思，這一切事情的發生都是由於檢察官和其餘官吏們太年青，沒有經驗；他覺得，如果是一個老法官來和他從心裏談上一談，詳細談上一談，那末案子一定會走上正軌的。他不瞭解自己的法官，而他覺得，法官也不瞭解他……

日子一天一天跑過去，最後，經過一段很長久的，惱人的延擱以後，終於到了開審的日子。阿甫傑耶夫借了五十塊錢，爲了防備腳麻，藏了點燒酒，和治胃的草藥，出發到高等法院所在的那個城市去了。

審判繼續了一個半星期。在全部審判時間內，阿甫傑耶夫很堅強，很威嚴，活像一個體面的，無辜受苦的人，坐在許多不幸的同伴中間，旁聽着，似乎什麼都不明白。他的精神完全是仇視法院的。他發怒，使他在法院裏耽擱這樣久，不論什麼地方都找不到素菜，辯護人也不瞭解他，他覺得辯護人的陳述，完全不合他的意見。他覺得，法官也不是按照應當的規矩審判。他們對於阿甫傑耶夫幾乎一點也不注意，三天的工夫，只喚到他一次，他們向他發出的問話，真特別極了，使阿甫傑耶夫每次回答這些問題時，都在羣衆中引起一陣鬨笑。當他大胆地說出自己的損失，說到他要要求訴訟救濟時，辯護人扭過頭去，裝了一個莫明其妙的醜相。人羣鬨笑着，但是審判長嚴厲聲稱，這和案件沒有關係。他在最後的話句中所講的，並不是辯護人所教他講的話，完全講的是另一套，也引人發笑的話。

當律師們在自己的屋內舉行會議時，這真是可怕的時期，他氣哼哼坐在食堂裏，簡直想不到律師們。他不明白，爲什麼他們商議這樣長久，因爲他們對他的事情是非常清楚的。

他肚皮餓了，請求僕人給他預備點便宜的素食。花四毛錢給他端來一盤有紅蘿蔔的冷魚。



(註)他吃着，立刻覺得這條魚好像一塊很重的東西滾進了他的肚皮；開始打噎，發燒，疼痛起來……

後來當他聽着書記官朗讀訊問筆錄時，他的內臟翻騰得很厲害，渾身出了冷汗，左腿麻木不仁；他沒有聽，什麼都不明白，由於不能坐着或躺着聽書記官朗讀，痛苦得難以忍耐。最後，當准許他和他的同伴坐下時，高等法院的檢察官站了起來，說了些聽不懂的話。手中拿着刀的憲兵，好像從地中鑽出來的，把所有的被告人都包圍起來了。

現在他明白，他已被控訴，而且被捕了，但是他並不害怕，也不奇怪；肚皮裏面正鬧得翻筋斗一樣，他簡直不注意到被捕的事了。

「現在他們不再放我們回旅館去了嗎？」他向一個自己的同伴問。「我在旅館裏還有三塊錢和一塊完整的紅茶。」

他住在一所私人的房子內，整夜地感覺到憎惡那條吃下去的魚，想着那三塊錢和一块紅茶。一大清早，天才剛一發藍，便命令他穿起衣服來，出發。兩個帶刺刀的兵士把他送進監獄去了。城市的街道，他以前從來沒有覺得這樣長，這樣沒有完過。他不沿便道走，在馬路中間，踏着融化的骯髒的雪。他的內臟始終還在和魚打仗，左腿麻木不仁；他也不知把套鞋是忘在法院裏了，還

(註)在舊俄時代大齋時，蛋類和魚類均列入素菜類——譯者。

是忘在私人住宅內了，他的腳冷了……

過了五天，又把所有的被告送到法院去，聽候宣判。阿甫傑耶夫聽說判決他充軍到托波里斯克省去住。這並沒有嚇倒他，也不奇怪。不知爲什麼他覺得，審判還沒有完結，還要延擱下去，真正的「判決」還沒有……他住在監獄內，每天等候着這種判決。

直到過了半年以後，當妻和兒子華西里來向他告別時，當他從穿着被爛衣服的老太婆身上，勉強認出自己的伊麗薩白·特羅菲摩福娜時，當他看見兒子身上已經不穿中學生制服，而是穿的一件破短外套和一條布褲子時，他才明白，他的命運已經決定了，不論什麼新的「判決」都沒有了，他的過去一去不復返了。自從被審判以來，被羈押以來，他現在第一次從自己臉上拭去憤怒的表情，悲痛地哭起來了。

## 想要睡

哼着：

夜。小保姆娃麗珈，一個十三歲的女孩子，搖晃着搖籃，裏面躺着一個小孩子，略能聽到地哼

搖啊，搖搖搖啊，搖啊。

我唱一隻歌啊……

聖像前面點着一盞綠燈，一條繩子，從屋子這角穿到屋子那一角，繩子上面搭的是尿布和幾條黑色的大褲子。小燈照到天花板上，印成一個很大的綠點子，尿布和褲子的長影子遮到爐子上，搖籃上，娃麗珈身上……當小燈開始震動眼睛時，綠點子和影子便都活動起來，彷彿被風吹動的。屋子裏氣悶，發出了白菜湯和皮靴的氣味。

小孩子哭着。他老早已經哭得喉嚨發沙和瘖啞不能出聲了，但是他始終還在哭叫，也不知

道他什麼時候才會停止哭聲。但是娃麗珈想要睡。她的眼睛向一道粘，頭向下沉，脖頸疼痛。她的眼皮，嘴唇都不會動了，她覺得她的臉乾枯了和僵化了，頭也變小了，小得和針尖一樣。

「搖啊，搖搖搖啊，搖啊，」她哼着，「我去給你煮粥啊……」

爐子裏有蟋蟀的鳴聲。隔壁屋子內，門後面，主人和學徒阿佛納西正在打鼾聲……搖籃訴怨地吱吱響，娃麗珈自己哼着——這一切都交織成了一首夜間的催眠歌，你如果躺在床上聽着這種歌聲，是非常甜蜜的。現在這種音樂只能使人發怒，只能壓迫人，因為它驅人入睡，但是又不能睡；如果娃麗珈（可不要真如此）一睡，主人們立刻就會打她。

小燈霎眼睛。綠色的點子和影子活動起來了，爬進了娃麗珈的半開着的，一動不動的眼睛，爬進了她的半昏睡去的腦子，堆集成了一片雲霧。她看見許多黑雲，它們互相在天空追逐，哭叫，像小孩子一樣。忽然吹來一陣微風，黑雲不見了，娃麗珈看見了一條很寬的石路，路上遮滿了泥漿；車輛沿石路走着，背上揹着口袋的人們彳亍着，也不知是什麼影子忽前忽後地飛動；路兩旁，透過冰冷的濃霧，可以望到樹林子。忽然揹口袋的人們和影子跌倒在泥漿地上了。——「這是爲什麼？」娃麗珈問。「要睡，要睡！」有人回答她。於是他們都很熟地睡去，睡得很甜蜜，但是在電線桿上還落着烏鴉和喜鵲，像小孩子一樣喊叫，竭力想喚醒他們。

「搖啊，搖搖搖啊，搖啊，我唱一隻歌啊……」娃麗珈哼着，已經看見自己是在一間黑暗的，

氣悶的小房間中。

她的死去的父親，葉菲木·司契潘諾夫正在地板上轉動。她看不到他，但是却聽到他痛得在打滾，呻吟。他說，他「害疔瘡」了。痛得非常厲害，他一句話都說不出了，只能向胸內吸氣，牙齒打得乒乓響。

「巴巴，巴巴……」

母親派拉蓋亞向後園裏跑去，告訴地主老爺，說葉菲木要死了。她已經去得很久了，她應當回來了。娃麗珈躺在炕上，睡不着，傾聽着父親的「巴巴，巴巴」。忽然聽見有人向小房子走來。這是地主派了一個青年醫生來，他是從城中到這兒來作客人的。醫生走進屋來，黑暗中看不見他，只聽見他咳嗽了一下，門聲叮噹響。

「點上火，」他說。

「巴——巴——巴……」葉菲木回答。

派拉蓋亞奔到炕前，開始尋覓火柴盒。沉默了一分鐘。醫生在口袋內掏了掏，劃着自己的火柴。

「馬上就找到啦，爸爸，馬上就找到啦，」派拉蓋亞說着，從屋內奔出去，過了一會兒，端着半截蠟燭頭回來了。

葉菲木的兩腮通紅，眼睛閃光，目光似乎特別尖利，好像葉菲木要看穿房子，看透醫生。

「嗷，怎樣？你這是想要幹什麼？」醫生說着，俯身向他，「喂！你這病已經很久了嗎？」

「什麼，您哪？要死啦，老爺，到時候了……我不會活下去了……」

「少說糊塗話……我會治！」

「這您隨便好了，老爺，真感激不盡，不過只有我們明白……如果已經到死的時候，這便什麼用也沒有了。」

醫生把葉菲木看了一刻鐘；後來抬起身來，說道：

「我一點辦法也沒有了……你應當到醫院去，那兒可以給你實行手術。馬上去……一定要去！有點晚了，醫院裏人都睡了，不過這不要緊，我給你一個字條，你聽見嗎？」

「天老爺，他坐什麼去呀？」派拉蓋亞說。「我們又沒有馬。」

「不要緊，我去請求老爺，他們會給一匹馬的。」

醫生走了，蠟燭也滅了，又聽見「巴巴，巴巴……」過了半點鐘，有人向小房子走來。這是地主派來一輛車，好坐着到醫院去。葉菲木預備走了……

一個美麗晴朗的清晨降臨了。派拉蓋亞不在家。她到醫院去打聽葉菲木怎樣了。也不知什麼地方有孩子的哭聲，娃麗珈聽見，有人用她的聲調唱着：



「搖啊，搖搖搖啊，搖啊，我唱一隻歌啊……」

派拉蓋亞回來了；她畫着十字，低低咕嚕道：

「夜間好像好一點，可是天一亮就升天了……願他在天上幸福，永遠安靜……他們說，治的太晚了……應當早一點……」

娃麗珈到樹林子裏去，在那兒哭，忽然有人用力向她後腦海上打了一下子，使她的額角撞在樺樹上了。她抬起眼睛，看見主人——鞋匠，站在面前。

「你這是幹什麼，醜丫頭？」他說。「孩子哭叫，你却睡覺！」

他把她的耳朵拉得非常痛，她搖擺着頭，搖着搖籃，哼着自己的歌。綠色的點子和點子以及尿布的影搖動着，對她閃動，不久又盤據住了她的腦子。她又看見遮着一層泥漿的石路。背上揹着口袋的人們和影子躺下去，睡熟了。娃麗珈看着他們，簡直想睡得不得了；她頂好能舒舒服服地躺下去睡一覺，但是母親派拉蓋亞和她並排走着，催促着她。她們倆人急急忙忙地向城中走去，想找人家去傭工。

「爲了基督，請行好事吧！」母親向行路的人請求。「善心的老爺們，請做做好事吧！」

「把孩子送到這兒來！」也不知是誰的，很熟悉的聲調回答她。「把孩子送到這兒來！」那個嗓音又重說一遍，但是已經憤怒而又尖利了。「你睡着了嗎，壞東西！」

娃麗珈跳起來，回顧着，明白是怎麼回事了：原來既沒有石路，也沒有派拉蓋亞，更沒有行路的人，只有一個女主人站在小屋子中間，她是來餵自己的孩子奶的。在肥胖的，闊肩的女主人把孩子抱去餵奶時，娃麗珈站着，望着她，等她餵完。窗外的天空已經發藍了，影子和天花板上的綠點子，都很明顯地蒼白了。清晨快來了。

「抱去！」女主人結着胸前襯衣的鈕子，說道。「他總哭。大概是被嚇着了。」

娃麗珈抱過孩子，把他放在搖籃裏，又開始搖起來。綠色的點子和影子，漸漸消逝了，已經再沒有人鑽進她的腦袋和使腦筋混亂了。但是依然想睡，非常地想睡！娃麗珈把頭放在搖籃邊上，全身搖動着，想要克服睡意，但是眼睛始終向一道粘，腦袋也發沉。

「娃麗珈，生起爐子來！」主人在門外說。

這是已經到了起床，開始工作的時間了。娃麗珈放下搖籃不管，跑到板棚去取木柴，她很高興。當跑着和走着的時候，便不再像坐着時候那樣想睡了。她把木柴抱來，生着爐子，覺得她的麻木了的面孔漸漸有點活意，好像有念頭要出現了。

「娃麗珈，生上自沸壺！」女主人喊道。

娃麗珈劈幾塊松明子，（註）但是剛剛把它們點着，塞進自沸壺去，又聽見了新的命令：

（註）有膠的松木片，可以用來引火。——譯者。

「娃麗珈，給主人擦擦套鞋！」

她坐在地板上，一面擦套鞋，一面想，頂好把腦袋鑽進一隻又大又深的套鞋去，在裏面睡上一會兒……於是忽然套鞋長大了，鼓起來了，而且填滿了一間屋子，娃麗珈的刷子也落掉了，但是立刻搖了搖頭，瞪起眼睛，竭力望着，不要東西再長大起來，也不要再在她的眼睛裏活動。

「娃麗珈，把外面的樓梯刷刷，不然對顧客們很難爲情！」

娃麗珈洗刷地板，收拾屋子，然後生起另外一隻爐子來，抱到雜貨店去。工作很多，一分鐘空閒時間也沒有。

不過頂頂難過的，是在廚案前面，總站在一塊地方，洗刷馬鈴薯。頭向桌子上衝去，馬鈴薯在眼睛裏打花，刀子從手中滑出去，肥胖的，氣哼哼的女主人，挽着袖子，在旁邊走來走去，說話聲音很響，震得耳朵嗡嗡的。吃過飯以後，也是這許多苦痛的工作，洗刷，縫綴。有時簡直什麼都不想看，倒在地板上睡去。

白晝過去了。娃麗珈一看見窗子暗下來，便揪揪自己的發僵的眼皮，笑起來，自己也不明白爲了什麼。黃昏的霧氣愛撫着她的向一道粘的眼睛，允許她很快就可以熟睡了。黃昏時光，又有客人看望主人。

「娃麗珈，生上自沸壺！」女主人喊道。

主人的自沸壺很小，如果要給客人們斟完茶，至少要把它燒五次才成。娃麗珈在吃過茶以後，在一個地方，整整站了一點鐘，望着客人們，等候命令。

「娃麗珈，快跑去買三瓶啤酒！」

她離開原處，努力快跑，想把睡意趕走。

「娃麗珈，快跑去買沃得克！娃麗珈，鞋拔子在哪兒？娃麗珈，弄乾淨青魚！」

最後，客人走了；燈火熄滅，主人們都躺下去睡了。

「娃麗珈，搖搖小孩子！」發出了最後的命令。

爐子裏有蟋蟀的鳴聲；天花板上的綠色點子和黑禪子以及尿布的影子，又爬進了娃麗珈的半開的眼睛，閃動着，使她的頭內昏暗了。

「搖啊，搖搖搖啊，搖啊！」她哼着，「我唱一隻歌啊……」

小孩子又是哭叫，哭得透不過氣來。娃麗珈又看見了泥濘的石路，揸口袋的人們，派拉蓋亞，父親葉菲木。她什麼都明白，什麼都認識，不過透過朦朧睡意，只有一件事莫明其妙，不明白究竟是一種什麼力量把她的手脚都束縛起來，壓迫着她，妨礙她生活。她四顧着，尋覓這種力量，想把它擺脫掉，但是找不到。最後，她苦痛，拚命緊張了一下力量和視線，向上望着閃動的綠點子，傾聽着哭聲，尋覓到了妨礙她生活的敵人。

這個敵人——就是小孩子。

她笑了。她很驚奇：爲什麼她從前竟弄不明白這樣一件小事情？綠色點子，影子和蟋蟀，大概也都在笑和奇怪。

這種不正確的印象居然影響了娃麗珈。她從凳子上站起來，大笑着，眼睛也不霎，在屋內走了兩蹣。她覺得思想上很舒適和愉快，她馬上要把這個束縛住她的手腳的小孩子除去……殺死小孩子，然後睡啊，睡啊，睡啊……

娃麗珈笑着，擠擠眼，用手指威嚇着綠點子，悄悄走到搖籃邊，俯身到小孩子身上。她把他捏死，趕快躺到地板上，快活地笑着，她可以睡了，再過一分鐘，已經像死人一樣睡熟了……

## 冷血

一長列貨車，已經停在小站上很久了。機關車一點聲音也沒有，好像熄滅了；火車附近和車站的門內，一個人也沒有。

從一輛車上落下來一道白光，滑過岔路的軌道。這輛車內，有兩個人坐在一件鋪開的斗篷上：一個——上年紀的，留着一部銀色大鬍子，穿一件半截皮襖，戴一頂高高的羊皮帽子，很像哥薩克戴的拍拍哈，(註)另外一個——年青的，沒有鬍子，穿一件破舊的厚呢外套，一隻骯髒長靴子。這是運貨人。老頭子坐着，把腿伸向前去，一聲不響，好像在想什麼；青年人半躺着，輕輕地彈着一隻廉價的手風琴。他們附近的車壁上掛着一盞油燭的燈籠。

車內裝滿了貨物。如果透過燈籠的暗淡的光線，透視這些貨物，那末第一眼，便會感覺到這是一些形狀奇特，一定是活着的東西，很像許多大龍蝦，攪着牠們的槍和鬚，擁擠着，沿着光滑的車壁，無聲地向天花板上爬去；但是略微一凝視，黑暗中，開始很清楚地顯出了角和它們的反影，



然後是瘦削的長脊背，骯髒的毛，尾巴，眼睛。這是牛和牠們的影子。一共裝了八車牛。其中有幾頭扭轉身軀，望着人們，搖着尾巴，另外一部分竭力想躺得或站得舒適一點。牠們很擁擠。如果有一頭臥下去，那末其餘的便要互相站得和擠得更緊。沒有牛槽，沒有拴牛的樁子，沒有草墊子，也沒有一堆乾草（註）……

沉默了好久以後，老頭子從口袋內掏出了一隻銀錶，看看幾點鐘：兩點一刻。

「我們已經停了一個多鐘頭了，」他打着哈欠，說道。「去催催他們，否則也許我們會在這兒停到明天早晨的。他們都睡死了，或者，只有天知道他們在幹什麼。」

老頭子站起來，和自己的長影子，一同小心地從車中下來，走到黑暗中。他沿着火車向機關車處走去，走過十二輛貨車，看見了大張着口的火焰熊熊的爐子；爐子對面一動不動地坐着一個人；她的帽沿，鼻子和膝蓋，都罩着一層紅顏色，其餘的部分都是漆黑，在黑暗中略微能辨別出來。

「我們還要在這兒停好久嗎？」老頭子問道。

沒有回答。顯然，一動不動的人形是睡着了。老頭子不能忍耐地咕噥着，被兇猛的寒氣一吹，

（註）有許多鐵路上，爲了避免發生意外，都禁止車內放乾草，因此像牲口一類的貨物，便只好在整個路途上餵着。

——作者原註

聳聳肩，繞過機關車，兩隻車燈的亮光，有一瞬間刺着他的眼睛，但是夜因此更顯得黑暗了；他走向車站去。

車站的站台和階磴很潮濕。不久才落下來的，融化着的雪發着白色。車站裏面很亮，燒得很暖，像深塘裏一樣。一陣煤油的氣味。除了一架磅秤和一隻黃色小沙發床以外（上面睡着一個穿車掌制服的人）屋內再沒有什麼傢俱了。左面有兩扇門大開着。一扇門內可以看到電報機，一盞綠燈傘的燈，另外一扇門內——是一個小房間，一隻黑色的架子佔據了半間屋子。車隊長和司機都坐在這間小屋內的窗台上。他們倆人手中都攢着一頂也不知什麼皮的帽子，在爭論。「這不是真正海龍，是波蘭海龍，」司機人說。「真正的海龍不是這樣。如果您想知道，這頂帽子的真價錢——五塊大洋！」

「您懂得的真多……」車隊長氣憤憤地說。「五塊大洋！我們馬上去問問商人看。馬拉欣先生，」他向老頭子說，「您的意見怎樣？這是波蘭海龍，還是真海龍？」

馬拉欣老頭子，把帽子拿在手中，露出內行的樣子，摸摸皮子，吹吹，聞聞，他的憤怒的臉上忽然浮上了輕視的笑容。

「真是波蘭海龍！」他高興地說。「是波蘭海龍。」

開始爭論了。車隊長證明着帽子上的海龍是真的，但是司機人和馬拉欣都竭力和他反對。

在爭論中，老頭子忽然想起了自己來的目的。

「海龍是海龍，帽子是帽子，但是火車停着不動，諸位！」他說。「怎麼辦？我們在等誰呢？開車吧！」

「開車，」車隊長同意了。「我們再吸枝烟就走。不過沒有什麼忙的必要……反正一樣，我們總歸要在各站耽擱的！」

「這是什麼道理？」

「這是……我們誤的時間太多了……你如果在一個車站上誤了班，那末在別的站上就不由你作主，非耽擱不可，要放對面來的車子過去。現在走也好，明天早上走也好，反正我們是拿不到第十四號路簽了。我們大概只能拿到第二十三號路簽。」

「這是爲什麼？」

「就是爲這個。」

馬拉欣試探地望望車隊長，想想，機械地咕囔着，好像是自己對自己說話：

「上帝懲罰我，我算計過，甚至還在賬上記明：我們一路多停了三十點鐘。諸位，你們簡直是要我的命，不是把牛餓死，便是在運到地方時，一頭牛的肉連兩塊錢都賣不到。這不是走路，這簡直是要令人破產！」

車隊長抬起眉毛來，嘆口氣，露出一種表情，似乎是想說：「真是遺憾，這都是不錯的！」司機人一聲不響，沉思地望着帽子。從兩個人的臉上看來，他們似乎有一個共同的神祕思想，他們不肯說出來，並不是因為想要隱瞞住，而是因為對這種相同的思想，用沉默來表示，要比用話句來表示好得多。老頭子也明白。他伸手到口袋裏，從裏面掏出一張十塊頭票子，也沒有作什麼序言，也沒有改變聲調，也不改變面目表情，露着那種只有俄國人才有的，行賄和收賄時所有的鎮定和直率，把紙幣遞給車隊長。那人沉默地接過來，把它摺成四折，不慌不忙地放進口袋去。這以後，三個人一同從小屋內走出，一路喚醒睡着的車隊員，向月台走出去。

「天氣真壞！」車隊長抖着肩膀，咕噥着。「什麼都看不見！」

「是的，鬼天氣……」

從窗外可以看到，電報生的淡色頭髮的腦袋在綠燈和電報機附近出現了；他的腦袋旁邊很快又出現了另外一個腦袋，大鬍子，戴紅制帽——這一定是站長。站長俯身到桌子上，讀着一張藍紙上的什麼字，迅速地用紙烟順字行指示着……馬拉欣向自己的車子走去。

他的同伴，青年人，依然半躺着，輕輕彈着手風琴。他沒有鬍子，幾乎還是個小孩子；他有一張胖胖的白臉，顴骨很大，稚氣地沉思着，眼睛也不像成年人那樣望人，憂鬱而又服從，但是他身體很寬闊，強健，笨拙而又粗鹵，和老頭子一樣；他一動不動，也不改變自己的姿勢，他好像沒有力量

可以移動自己的大身軀。他稍微活動了一下，他身上立刻便發出了爆炸的聲音，或者是碰了什麼東西一下，這使牛們吃了一驚，他自己也嚇了一跳。從他的粗大的，不住地揪着琴鍵的手指頭下面，不斷地發出了輕微的聲音，交織成了不愉快的，單調的調子；他傾聽着，看來，很滿意自己的音樂。

一陣鈴音，非常瘖啞，好像不是在近處，而是在很遠處響。鈴聲響過之後，立刻跟着又是第二陣急促的鈴聲，後來是第三陣和車隊長的叫子聲。寂靜了一分鐘；車子停在原處，一動不動，但是開始從錢下面傳出來一種不能確定的聲音，很像雪被橇槓刺過時的聲音；車子顫抖了一下，聲音寂靜了。又是一陣沉寂。但是終於發出了緩衝器的叮噹聲，車輛由於猛烈的撞擊顫抖着，好像跳了一下，所有的牛都跌倒了，你跌到我身上，我跌到你身上。

「滾你娘的蛋吧！老頭子咕嚕着，正一正因為車輛衝撞，歪到一旁去的高帽子。」這樣他會把我的全部牲口都弄殘廢的！」

亞沙沉默地站起來，拉住一頭跌倒的牛的角，幫牠站起來……這樣衝撞過一陣之後，又是一陣沉寂。又聽見車下發出了吱吱的雪聲，大概是火車輕輕向後移動了。

「現在又要撞了，」老頭子說。

的確，火車好像在抽節，發出了一聲爆炸，車輛顫抖着，牛又跌倒了，你跌到我身上，我跌到你

身上。

「奇怪！」亞沙傾聽一下說道。「大概火車很重，無論如何不能移動。」

「從前不重，現在忽然會重了。不對，老弟，這是車隊長和他分贓不均。你去給他送去，否則他會就攔到明天早晨的。」

亞沙從老頭子手中接過一張三塊頭紙幣來，從車中跳出去。他的沉重的脚步瘖啞地在車外響着，漸漸消逝了。寂靜……牛在隣車內拖長聲地和安靜地哞哞叫着，好像在唱歌。

亞沙回來了。一陣潮濕的冷風吹進車來。

「亞沙，關上門，我們睡吧。」老頭子說。「爲什麼要浪費臘燭？」

亞沙推上沉重的門，機關車的汽笛聲響了，火車移動了。

「冷啊！」老頭子咕噥着，在斗篷上伸伸懶腰，頭枕在一個小包上。「在家有多好！溫暖、乾淨、柔軟，可以隨便禱告上帝，這兒比豬圈還要壞。已經有四晝夜沒有脫靴子了。」

亞沙因爲車輛跳動，也搖晃着，開開燈籠門，用濕手指戳了一下臘燭芯。臘燭向上冒了一下光，噼噼響着，像鍋子一樣，熄滅了。

「是的，老弟……」馬拉欣聽見亞沙躺在旁邊，用自己的闊背靠到他的背上時，繼續說道。「真冷。所有的隙縫中都吹風。你的母親或者姐姐，如果在這兒睡上一夜，不到天亮就會伸腿瞪



眼的。老弟，你不願和哥哥們一樣，到中學去讀書，可是現在就得和父親一同運牛。自己的錯，抱怨自己吧……現在哥哥們都睡在床上，蓋着被頭，可是你這個懶傢伙，只好與牛爲伍……是的

……」  
由於火車喧鬧的緣故，老頭子的話一句也聽不清，但是他還咕嚕，嘆息，哼唧了好久。車中的冷空氣越來越難聞，越來越令人窒息了。新牛糞的猛烈氣味和臘燭油的氣味，使空氣變得又臭又刺鼻，使睡去的亞沙的喉嚨和胸內，開始作癢起來。他咳嗽，打噴嚏，但是習慣了的老頭子，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用全部胸膛呼吸着，只是嘟囔不止。

從貨車的跳動和車輪的叮噠聲上判斷，火車是在飛馳，但是很不均勻。機關車沉重地喘着氣，和火車喧鬧的拍子符合不來，不過在總的方面，形成了「叮咚啞啞」的聲音。牛們不安地擁擠着，角向牆上撞。

當老頭子醒來時，清晨的藍色天空，已經映進了車牆的縫隙和開着的小窗子。冷得難以忍受，特別是脊背和脚部。火車停着不動。亞沙睡眼惺忪地和憂傷地在牛身旁活動。

老頭子醒來，精神有點失常，他愁眉苦臉，表情嚴厲，氣哼哼地嘟囔着，翻白着眼睛盯住亞沙，他正在用自己的有力的肩膀，頂在一頭牛的胸部下面，輕輕把牠積起來，竭力使牠的脚從繩中脫出來。

「昨天我就說過，繩子太長，」老頭子咕噥着，「這樣不成——」「不長，好爸爸！」簡直就對你沒有辦法，完全任性去做……混蛋。」

他氣哼哼地推開門，光亮照進了車子。車門對面恰好站着一列客車，客車後面是一帶有走廊的紅房子——是一個有食堂的大站頭。站頂上和車子的月台上，地上，道木上——都罩着一層不久才落過的薄雪。從客車的車輛空間，看見有客人徘徊，一個紅頭髮的，紅臉的憲兵走來走去；一個穿着燕尾服和雪白的硬胸襯衫的侍役，睡眼惺忪的樣子，凍得直哆嗦，大概很不滿自己的生活，沿着站台跑，用托盤端着——一杯茶和兩塊乾點心。

老頭子站起來，開始對着東方禱告。亞沙弄完牛，把鐵鍬放在角落裏，和他並排站住，也禱告起來。他只是翕動嘴唇，畫十字，父親却是大聲地咕噥，後來，索性把每一段告禱都很清楚地朗誦出來。

「……以及來世的生活，阿門！」老頭子大聲說着，竭力向自己胸內吸一下空氣，立刻又咕噥起另外一篇禱告文來，最後很堅決地和清楚地說道：「他們把你的身體放到祭壇上！」

亞沙自己禱告完畢，匆忙地畫個十字，又說：

「請您給五分錢。」

他接過一枚五分分的角子，拿起一把紅銅茶壺，跑到車站上去泡開水。他大步跳過枕木和鐵

軌，在柔軟的雪層上留下了大腳痕，把昨天的陳茶從壺中迸濺出來，向食堂跑去，清脆地用五分角子敲着自己的銅壺。從車子內可以看到，食堂老板用手推開他的大茶壺，不答應付五分錢，差不多要倒他半自沸壺水走，但是亞沙自己扭開龍頭，撐起肘部，爲了不使人妨礙他，給自己倒滿了一壺開水。

「該死的討厭鬼！」當他向車子跑回去時，食堂老板在他身後罵着。

老頭子喝着茶，陰沉的臉有點開朗了。

「我們會吃會喝，可是事情不記得，」他說。「昨天一天，只知道吃啊，喝啊，可是連賬都忘了記啦。這種記性，主啊！」

老頭子口中叨唸着昨天花的錢，向一本破賬簿上記着，在什麼地方，付了車隊員，司機人，燒油夫多少錢……

但是客車老早已經走了，一輛值班的機關車，好像根本沒有什麼固定的目的，只是爲了高興自己的空閒，在空閒的岔道上跑來跑去。太陽已經升上來，照得雪地閃爍發光；從車站的廊簷上，從車輛的頂上，滴下來光亮的水滴。

老頭子喝完茶，懶懶地從車上下來，向車站走去。熟識的車隊長和站長，一個留着美麗的小鬍子，穿着漂亮時式大衣的青年人，都站在這兒的頭等候車室內。青年人，大概因爲不習慣於久

站在一塊地方，像一匹善跑的馬一樣，很優美地倒動着脚步。向兩旁望着，向一切走過的人行舉手禮，含笑，睜縫着眼睛……他面孔紅潤，強健，快活，他的臉上露着興奮和愉快的表情，好像是剛剛和毛茸的雪片一同從天空上落下來。車隊長一看見馬拉欣，遺憾地嘆了一口氣，雙手一攤。

「第十四號路簽我們是拿不到了！」他說。「已經誤的時間太多了。另外一列火車已經把這一號路簽領走開過去了。」

站長迅速地望着一些文件，後來把自己的歡喜的藍眼睛移到馬拉欣身上，含笑，向他臉上噴出了新鮮氣息，發出了問題：

「您是馬拉欣先生嗎？您運的牛嗎？八車嗎？現在怎麼辦呢？您誤班了，我夜間已經把第十四號路簽放過去了。現在我們怎麼辦呢？」

青年人，小心地用兩個粉紅色的手指頭，抓住馬拉欣的半截皮襖的皮子，倒動着脚，愛撫而肯定地向他說明，那個號頭已經放過去了，不過事情總歸好辦，他預備給馬拉欣辦到他所希望的一切。從他的臉上可以看出，他的確是準備着，不僅要做些使馬拉欣高興的事，甚至要做些使全世界人高興的事——他是非常幸福，滿足和快活。老頭子聽着，雖然對於路簽的事情一點也不明白，但是稱讚地點着頭，自己也用兩個手指觸着漂亮大衣的柔軟布面。他很高興地聽着有禮貌的和可愛的青年人的講話。他爲了要表示自己這方面的敬意，掏出了一張十元紙幣，想了

想，又加了兩張單元紙幣，把它們遞給站長。那人借過來，行了一下舉手禮，很優美地塞進自己口袋去。

「諸位，我們這樣好不好？」他好像剛剛閃過了一個新念頭，說。「軍用車誤班了……您看，現在還不見軍用車的面……好不好把你們的車當軍用車開出去呢？」（註）至於軍用車我發給二十八號路籤啊！」

「好啊，」車隊長同意了。

「好極啦！」站長高興着。「既然如此，我們沒有什麼可等了，馬上開車吧！我立刻放你們走好極啦！」

他向馬拉欣行一個舉手禮，一路走一路讀着文件，跑到自己辦公室去。老頭子很高興剛才的談話經過；他微笑着，把全部候車室環顧了一遍，彷彿是在尋覓：這兒還有沒有什麼開心事情呢？

「我們去喝兩盅，」他說着，抓住車隊長的手。

「喝酒似乎太早了。」

「不，請答應我盡點小意思，請請您。」

（註）這本來是專供軍用的車，不過當不運軍隊時，這列車也可運貨，但是比普通貨車快。——原註

倆人向食堂走去。車隊長喝着，把好吃的東西挑了半天。

這是一個上了年紀的，很肥胖的人，一張褪了色的腫臉。他的肥胖很使人不快，討厭，發黃，很像那些，喝酒很多，睡眠不按定時的人們一樣。

「現在我們還可以再喝一杯。」馬拉欣說。「現在正是冷的時候，喝點酒算不了罪惡。我請您多吃點吧。車隊長先生，我是希望您一路能不再發生什麼障礙，不再發生什麼不快事件。因為您知道，我們販運牲口的事業，每一點鐘都很寶貴的。今天肉是一個價錢，明天，你瞧，便是另外的價錢。你共是耽擱兩天，便會賣不上價錢，不但是得不到好處，您瞧，對不起，也許回到家裏連褲子都沒有穿了。請吃吧，我誠懇地請求……我是仰仗您的，至於請客，或者您要什麼，我總會使您滿意的。」

馬拉欣請車隊長吃過飯，又回到自己車中來。

「我現在請求下來一個軍用路簽，」他對兒子說。「我們會走快一點的。車隊長說，如果我們能始終憑這一號路簽走，大概明天晚八點我們就到地方了。老弟，你不忙碌，你就得不到……是這樣……你瞧着，要學習……」

第一陣鈴聲響過之後，一個滿面黑油的人走到車門處來，穿着一件皮上衣，和一條骯髒的破褲子，也沒有扣鈕子。這是澆油夫，他剛剛爬到車下去，用錘子敲過輪子。



「諸位，這是你們的運牛車嗎？」他問。

「是我們的，怎麼？」

「有兩車病牛，不能放牠們過去，應當留在這兒治療。」

「噢，是嗎，簡直是糊塗！不過是想喝酒，想要點好處……痛快說好啦。」

「您隨便吧，不過我現在一定要報告上去。」

老頭子也不衝動，也不反對，而且很安靜地，幾乎是機械地，從口袋內掏出兩個雙角子，把它們遞給澆油夫。那人也就很安靜地接過它們，親熱地望着老頭子，談起話來：

「您大概是運去賣吧……好事情！」

馬拉欣嘆口氣，安靜地望望澆油夫的黑臉，說從前販牛生意是很有利的，現在這個生意已經是個冒險的和賠錢的生意了。

「我這兒還有一個同伴，」澆油夫打斷他的話，「商人先生，請你們也隨便賞他幾文……」

馬拉欣又付過賞同伴的錢……軍用車走得很慢，在各站停的時間也不長久。老頭子很滿意。穿漂亮外套的青年人所留下的愉快印象，深深銘在他的內心了，喝點沃得克，頭部略微有點發暈，天氣很好，看來，一切都很美麗。他不住氣地說着，每停一站，他都要跑到食堂去。他覺得有一種必要，忽而把車隊長，忽而把司機拖到食堂去，喝酒也不簡單，喝的時間很長，碰杯，還有請求。

「你們有自己的事業，我們也有自己的事業……」他含笑親熱地說。「上帝保佑我們，也保佑你們，凡是我們不必要的，都給上帝……」

由於喝沃得克的緣故，他漸漸地有點衝動了，陷入一種對事業賭博的狀態了。他想要請求催促，調查，不住口地說話。他忽然在口袋內和包袱裏翻翻，尋覓着什麼文件，忽然又想什麼，但是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忽然又把鈔票掏出來，無緣無故地數着自己的錢。他忙亂，嘆氣，害怕，拍手……把京城裏肉商的信和電報，賬單，郵局和電報局的收據，文件，自己的小賬簿，統統放在自己面前，他大聲計算着，爲了使亞沙聽到。

當他已經討厭讀文件和講述價錢時。在車子停下來時，他便到裝載他的牛的各車內去看，什麼事也不做，只是拍手和害怕。

「啊呀，我的天，我的天！」他用抱怨的腔調說。「聖人華西里！牠們雖然是牛，牠們雖然是畜牲，但是牠們也和人一樣，要喝，要吃。牠們已經足足四晝夜不喝不吃了。啊呀，我的天，我的天！」

亞沙是個很聽話的孩子，跟在他後面，執行他的命令。他不高興老頭子時常到食堂去。他雖然很怕父親，但是却忍不住要勸告。

「您一開頭就沒有完了！」他嚴厲地望着老頭子說。「這有什麼可高興？您是在過命名日嗎？還是怎的？」

「你不能對自己的父親說這種話。」

「你瞧，是什麼樣子……」

當亞沙不必要跟着父親去時，他便總是一動不動地坐在斗篷上，彈手風琴。他有時從車中出去，懶懶地沿火車走着；他停在機關車旁邊，眼光一轉不轉地向車輪子望好久，或者望着向燃料車裝木柴的工人；火焰很旺的機關車嘶嘶叫着，落出的木片發出了新木柴的，被水浸的吱吱叫聲；司機人和他的助手，都是冷血的和冷淡的人，正在那裏不慌不忙地，做着莫明其妙的動作。亞沙在機關車旁邊站了一會兒，懶懶地向車站走去；他在這兒望着食堂的菜餚，自己大聲讀着非常無趣的佈告，又不慌不忙地走回車去。他的臉上既無苦悶的表情，也沒有希望的表情；看來他覺得不論在什麼地方都是一樣；不論是在家裏，在車中，或者在機關車旁邊……

黃昏時光，火車停在一個大站附近了。沿路的燈火才剛燃上；在藍色的背景上，在新鮮的，透明的空中，燈火像星星一樣閃動，發白；只有廊簷下面，已經黑暗的地方，燈火才顯紅，有光。所有的路上都停滿了車，如果再有新的火車開來，大概再找不到地方可停了。亞沙跑到食堂去泡預備晚茶用的開水。有許多衣服美麗的女太太和中學生們在站台上散步。如果從站台向遠處望去，車站的兩旁的黃昏的霧氣中，閃灼着許多遠方的火光——這是城市。什麼城？亞沙也不高興知道它。他只看見些黯淡的燈光和車站外面的，可憐的建築物，聽見馬車夫的呼叫聲，覺得臉上有

峭利的冷風刮過，他想這個城市大概是個不好的，不舒適的和寂寞的城市……

吃茶的時候，天氣已經完全黑暗了，車壁上又和昨天一樣掛着一盞小燈籠，火車被輕輕地攔了一下，哆嗦着，緩緩地向後退去。過了一會兒，火車停下來了；聽見了不清楚的喊叫聲，有人敲着緩衝器旁邊的鍊子，喊道：「好啦！」火車又向前走去。過了十分鐘，又把它向後拖去。

馬拉欣從車內走出，簡直認不出自己的火車了。他的八輛裝牛的火車，已經和許多有低矮的小瞭望台的車輛站在一排了，這些車子從前是並沒有在這一列車內的。有兩三輛上堆滿了碎石塊，其餘的都空着。有幾位不認識的車隊員在這列火車附近徘徊。他們對於問題根本不高興回答，即使回答也是啞聲啞氣。他們不注意馬拉欣；他們匆忙地接掛着車子，爲了趕快作完，好到暖和地方去。

「這是哪一號路籤？」馬拉欣問。

「十八號路籤！」

「軍用車在哪兒？爲什麼把我的車子從軍用車上摘下來？」

老頭子得不到答覆，向車站走去。他首先想找到那個熟識的車隊長，但是找不到他，又去找站長。站長坐在自己屋內的桌旁，正在用手指翻閱什麼文件。他正忙着，裝作沒看見進來的人的樣子。他的外表很動人：黑髮的頭，剛剪過，兩耳招風，長鼻子，還有鈎，面色黝黑；他的表情很嚴峻，彷彿

彷彿被侮辱過一樣。馬拉欣開始把自己的請求講了好久。

「什麼，您哪？」站長問。「怎麼？」他向椅背上一仰，不安地繼續說下去。「什麼，您哪？爲什麼您不肯隨司（十）八號路簽走？您說清楚點，我一點也不明白怎麼？您命令我把車子再拆開嗎？」他發出了許多問題，毫無理由地越來越嚴厲。馬拉欣已經伸手到口袋裏去掏紙幣了，但是站長不知爲什麼，忽然像受到侮辱和吃了一驚一樣，從椅子上跳起來，從屋內跑出去。馬拉欣聳聳肩，走出去找人，還想和誰談判一下。

也不知是由於寂寞呢，也不知是由於還在這個不斷麻煩的日子里，再添點新的麻煩呢，也不知還是因爲他眼看到了掛着「電報局」牌子的小窗子呢，他走到窗口去，聲稱要打電報。他拿起筆來，想了想，在藍色的紙上寫道：「急電，致運輸處長。八車牲口，每站都要耽擱。請求指撥緊急路簽。回電費已付。馬拉欣。」

他拍過電報，又到站長室去。這兒的灰呢面子的沙發床上，坐着一位留着頰鬚的體面紳士，戴着眼鏡和戴浣熊皮帽子；身上穿一件很奇怪的皮襖，頗像女人的皮衣，有一道皮鑲邊，兩肩有掛肩章用的鈕子，袖子上還有開口。他面前還站着另外一位先生，身體乾瘦，青筋迸起，穿着查票員的制服。

「對不起，」查票員向着穿奇怪皮襖的紳士講道。「我馬上告訴您一件這種事情，老爺！」

鐵路用非常巧妙的方法盜去N鐵路三百輛貨車。這是真事，您哪！我向上帝起誓！運到自己鐵路上來，重新油漆過，畫上自己的路徽——請您想想吧！N鐵路各處派密探去找啊，找啊，忽然，您想想看，一輛N鐵路的貨車出了毛病，送到N鐵路來修理。N鐵路送到自己的工廠中去修理，忽然發現車輪和車軸上都有自己的印記。這是什麼事，您哪？啊？如果我幹這種事，他們會把我充軍到西伯利亞去的，可是對於鐵路——免開尊口吧！

馬拉欣很歡喜和知識階級和有教育的人們談話。他摸着長鬍子，毅然加入談話來。

「諸君，現在就拿這樣一件事做例子吧，」他說。「我運牛到X城去。共計八車。很好，您哪……現在我們這樣說吧：他們每一車要按照六百普特的重量收我的運費。八車牛一共也不會有六百普特重，要少得多，可是他們根本對這事就不注意……」

這時，尋覓父親的亞沙走進屋來，他聽着，想要坐到椅子上去，但是，大概記起了自己的身體太重，便離開椅子，坐到窗台上去。

「可是他們根本對這事就不注意，」馬拉欣繼續說道，「還因為我們坐車押着牛，向我和我兒子要了四十二塊錢，這等於兩張三等車票價錢。這是我的兒子亞珂夫；我家裏還有兩個兒子，他們都在讀書。嗚，您哪，此外，我還明白，就是鐵路把販運牲口的事業破壞了。從前，一羣一羣趕着走時，要好得多。」



老頭子拖着長聲，說了好久。他在每說完一句之後，總要望望亞沙，彷彿是想說：你瞧，我是怎樣和有學問的人說話！

「對不起！」查票員打斷他的話。「誰也不覺得不安，誰也不批評這事，爲什麼？很簡單！愚蠢的事情，只有在偶然發生的地方，破壞了秩序的地方，才會引人不安和刺人眼目；在這兒，這是老早已經擬定好了的計劃，而且已經深入到秩序本身去了，這兒的每一根枕木都留着這種愚蠢事情的痕跡，都發出了這種愚蠢事情的氣味，很快就使人習慣的是吧，您哪？」

第二遍鈴聲響過。穿奇怪皮衣的紳士站起身來。查票員攙住他的手，繼續熱情地說着，和他一同走到站台上去。第三遍鈴聲響過以後，站長跑進辦公室來，坐在自己的桌前。

「您聽着，我隨哪一號路簽走呢？」馬拉欣問道。

站長向一張文件上看看，很不安地說道：

「您是馬拉欣嗎？八車。您每車要出一塊錢，還有六塊二毛印花費。您沒有貼印花。共計十四元二角。」

他收了錢，也不知寫了些什麼，撒上了點沙子，氣哼哼地從桌上把一束文件拿開，迅速從屋內走出去。

晚十時，馬拉欣得到運輸處長的回電：「應儘先放行。」老頭子讀過這一個電報，擠了半天

眼睛，自己很滿意的樣子，把它放進口袋去。

「這個，」他對亞沙說。「瞧瞧，要學着點。」

半夜，他的車又向前開行了。夜間，和昨天一樣，黑暗和寒冷，每一站都停得很久。亞沙坐在斗篷上，毫不在意地彈手風琴，但是老頭子始終還在打算如何忙亂。在一個車站上，他忽然想要作一個紀錄。憲兵接受他的要求，坐下去，開始寫：「一八八……年，十一月十日，N鐵路憲兵路警管理處，Z區下士，伊里亞·柴里德，茲根據一八七一年五月十九日的法律第十一條，在X站製成本紀錄，如下……」

「下面寫什麼？」憲兵問。

馬拉欣把許多文件、郵局和電報局收據、賬單……都放在他面前。他想要求憲兵幹什麼，自也不一定知道。他不希望在紀錄上寫什麼個別的事件，而是要寫上自己的全部行程，自己的全部損失，和站長的談話，要長長地和惡毒地描寫一遍。

「在Z站，」他說，「請寫上：站長把我的車子從軍用車上摘卸下來，因為他不歡喜我的相貌。」

他想叫憲兵一定要把相貌記上去。那人精神不振地聽着，還沒聽完，便繼續寫下去。他在自己的紀錄末尾是這樣寫着：「我，柴里德下士，對於本紀錄正本已呈送N區區長，副本則發給商

人加甫里勒·馬拉欣。」老頭子接過副本，把它放進塞滿了口袋的紙堆去，很滿意地走回自己的車去。

清晨，馬拉欣醒來時，又是精神失常。不過這次不把自己的憤怒發洩到亞沙身上，而是發洩到牛身上去了。

「牛都完結啦！他咕噥着。」完結啦！牠們都要餓死了！上帝懲罰我，都要餓死啦！」

牛們好久沒有水喝了，喝得很難過，舐着車壁上的白霜，當馬拉欣走到牠們面前時，便開始舐他的冰涼的半截皮襖，從他們的閃着淚光的眼睛上看來，牠們已經被乾渴和車輛的顛播弄得要死了，又飢餓，又難過。

「都是運你們這些該死的東西！」馬拉欣咕噥着。「趕快餓死吧！看看你們都生氣。」

中午，火車停在一個大車站上，在那兒一面休息，一面可以飲飲牲口。馬拉欣給牛喝水，但是牛都不喝，水太冷了……

又過了兩晝夜，最後，遠遠地，在朦朧的霧氣中，國都出現了。路程結束了。火車沒開到城市。在一個貨站附近停下來。被從車中放出來，得到自由的牛們，搖搖擺擺，跌跌撞撞，好像是沿着很滑的冰在走。

卸車和檢疫手續辦完，馬拉欣和亞沙便住在城外的骯髒而又廉價的旅館內了，販賣牲口的市場也就在這塊地方。他們住在泥濘中，吃的東西也很髒，這種東西從來在家中也沒有吃過，在很難聽的音樂聲伴奏之下睡覺，這聲音晝夜地從旅館下面的飯店中發出來。一清早，老頭子就出去尋覓買主，亞沙便整天坐在旅館裏，或者到街上去參觀參觀都會。他看到骯髒的，堆滿牛馬糞的廣場，看到酒店的招牌，霧中的像牙齒一樣的修道院的牆壁……他有時跑過馬路去，向雜貨店內望望，欣賞着裝着各種顏色糖菓的瓶子，打着哈欠，懶懶地回到自己的旅館去。國都引不起他的興趣。

最後，把牛賣給一個商人了。馬拉欣僱了幾個趕牛的人，把所有的牛分成每十頭一組，把牠們趕到城市的另一面去。疲憊的牛低着頭，沿喧鬧的大街走着，冷淡地望着那些牠們在生命上第一次看到的，同時也就是最後一次看到的東西。衣衫襤褸的趕牛夫跟在牠們後面，也低垂着頭。他們很寂寞……有時有一個趕牛夫好像睡醒了一樣，記起了他前面，有一羣歸他管理的牛在走着，於是爲了表示自己是個有工作的人，便拚命用棍子向牛背上打去。牛痛得磕磕撞撞的，向前跑了有十步，向兩旁望望，露出了似乎很難爲情的表情，因爲這是當着衆人的面挨打。

馬拉欣和亞沙賣掉牛以後，又給自己的家屬買了些禮物，這些禮物其實在自己家中也可以買到的，現在他們預備回家了。在火車開以前三個鐘頭，已經和客人喝得醉醺醺的，忙忙亂亂

的老頭子，又帶着亞沙走進旅館下面的飯店去，坐下喝起茶來。他和一切外省人一樣，不會一個人坐下吃喝，他需要同伴，需要也和他一樣忙碌和聰明的同伴。

「喊老板來！」他對堂倌說。「就說我要請請他。」

老板是一個胖胖的人，對於自己的住客非常冷淡，他一來，便坐在桌旁了。

「叻，生意完啦！」馬拉欣笑着對他說。「把山羊當鷹賣了。」（註）怎麼辦呢，到這兒來的時候——還值三元九角一普特，可是等我們來到時——已經只值三元二角五分了。他們說太晚了，最好能早三天來到，因為現在沒有人問津牛肉了，菲里波夫節到啦……啊，簡直是開玩笑！每一頭牛要賠十四塊錢。您想想看，運費要花多少？十五塊錢的運費，每一頭牛還要攤到六塊錢——什麼經紀費，賄賂，請客，這個和那個……」

老板爲了禮貌的關係，聽着，不願意地喝茶。馬拉欣嘆氣，拍手，嘲笑自己的失敗，不過從各方面看來，好像他所受的損失，並不怎樣使他不安。他覺得，反正一樣，不論是賠錢，是賺錢，只要有人肯聽他的話，忙亂着什麼，無論如何不要誤掉火車就成了。

過了一點鐘，馬拉欣和亞沙，身上負着口袋和箱子，從旅館樓上走下來，向門口走去，預備坐上雪橇，向火車站馳去，老板，茶房和一些女人都出來送他們。老頭子很高興，他向四方散着一角

（註）意思是說賠了本錢。——譯者

的銀幣，像唱一樣說道：

「別了，祝你們健康！上帝賜給你們所希望的一切。如果上帝還叫我活下去，而且還很強健的話，我還要在大齋時來一墜。別了！謝謝……上帝保佑！」

老頭子坐到雪橇上，摘下帽子，對着修道院的牆在雲霧中發暗的方面畫了半天十字。亞沙和他並排坐在座位邊上，腿翹到旁邊去。他的臉上依舊是毫無熱情，既沒有苦悶的表情，也沒有希望的表情。他不高興回家，但是對於沒有能遍覽一下國都的事也不覺可惜。

「走！」

車夫向馬身上抽着，扭轉身來，開始咒罵這沉重的和巨大的行李。